

青城十九俠

還珠樓主著

還珠樓主著

青城十九俠

十六集

勵力出版社印行

不 准 有 著 作 權 翻 印

本 書 非 經 出 版 者 允 許 不 得 改 編 戲 劇 或 電 影

民 國 三 十 年 十 月 八 日

七

著 者 還 珠 著
 出 版 者 勵 力 出 版 社
 總 發 行 所 勵 力 出 版 社
 分 發 行 所 勵 力 出 版 社
 總 經 售 勵 力 出 版 社

各 省 各 大 書 局 均 有 代 售

還 珠 著
 勵 力 出 版 社
 天 津 法 租 界 三 十 號 路 效 康 里
 勵 力 出 版 社
 上 海 山 東 路 二 〇 九 號
 勵 力 出 版 社
 上 海 四 馬 路 壹 錦 里
 春 明 書 店
 百 新 書 店
 上 海 四 馬 路 中 市

長篇武俠小說
青 城 十 九 俠
第十六集目次

第一回

羣仙威會古鼎煉神兵
二女長征飛舟尋蜀水

第二回

魯道人仗義拯奇嬰
呂靈姑飛刀誅巨害

第三回

橫江白霧絕壑運蛛糧
匝地金光荒崖探怪跡

第四回

雷雨撼川峽三吸金船尋異寶
烟光耀巖谷同驅邪魅斬番僧

青城十九俠 第十六集

還珠樓主著

第一回 羣仙盛會古鼎煉神兵 二女長征飛舟尋蜀水

低頭一看。乃是一根鐵杵。長約七尺。有茶杯粗細。杵頭甚小。通體黯無光華。祇中節似有花紋凸出。映月放光。靈姑把遁光。往下微落。一攢便到了手。甚是容易。再定睛仔細一看。那東西似杵非杵。一頭略尖。一頭略圓。形。又似古時矛柄。一頭略尖。還有兩圈凸起。不知何物。那放光的俱是古符篆文。猛觸靈機。想起譚籥會說。金門諸寶。大多古時兵器。內有廣成子降魔之寶。最是珍異。古戈矛。因經仙法祭煉。原質又非尋常金鐵。十九精光燦爛。那幾件降魔異寶。有的不經使用以前。外表反到沒他靈奇。取時全仗各人眼力。務須留心。不可錯過等語。這時趙光斗。趙心源。尙與那形如半輪紅日之寶。相持不下。二人用盡方法。祇能用劍光。將他逃路圈住。不能收取。靈姑雖料所得不是常物。心終疑慮。見彩蓉所得了兩件。靈光燦爛的寶物。往回飛行。正想將他喚住。那半輪紅光。想係急於逃遁。吃二趙圍逼過緊。倏地光華大盛。輪上五個芒角。同時慧星一般。激射出五色光華。遙聞錚錚兩聲。便有好些火星青光。四下隕落。二趙見飛劍。已受挫折。再不見機。寶物沒有收成。反把辛苦煉成的飛劍毀去。太已不值。七星真人趙光斗。會把七星劍召回。

還不及另取法寶堵截。勢才略緩。紅光立即盪開光圍。朝靈姑當頭飛來。靈姑正在招呼彩蓉。萬沒想到此寶竟會尋人。見狀大驚。忙指飛刀抵禦。銀光起處。兩下才一接觸。便吃盪開。紅光立捨銀光。仍舊朝人飛來。相隔祇十數丈。其疾如電。靈姑忙招飛刀回禦。紅光已自迎面飛落。倉卒之中。無法抵禦。便將適得鐵杵。順手往上一擋。驚慌過度。未免手忙腳亂。本不知那杵用法。祇打算暫時救急。略擋一擋。飛刀便可趕回。變生瞬息。連鐵杵的倒順也不及分別。剛隨手擦將上去。彩芒耀眼中鏘的一聲。手一震。紅光驟斂。杵上面却多了一物。同時飛刀也自掣回。逕向杵上繞去。那杵也似要脫手飛出。知有巧獲。忙把飛刀收去。杵才寧息。一經緊握手內。不再掙動。仔細一看。原來先前所得。乃是一個大斧柄。二趙所圈紅光。竟是斧頭。那斧形如大半輪紅日。兩面朝着刃口。各刻有五條芒角。平面斧背上。刻有三個圓圈。各有一珠微凸。斧柄貫穿其內。除所刻芒角圈槽。顏色各異外。通體都是朱紅顏色。晶輝湛湛。彷彿透明。非金非石。看不出何物所鑄。二趙本從遠處。各駕劍光追來。快要到達。見紅光已被靈姑收去。似知神物有主。自己無緣。不願再延時機。祇望了望。略現慨惜之色。便各回頭。往寶光叢中飛去。靈姑因二趙略望即去。不便喚住詢問。此寶來歷用法。各憑緣福。也就無須再為謙讓。照適才所見收寶情景。定是一件極珍奇的古異寶。好不歡喜。跟着彩蓉飛來。方自誇贊。譚簫也別了雲鳳。收得兩件法寶。趕到相晤。一見便認出斧上符篆。說此寶正是廣成子助黃帝開山降魔的至寶。名為五丁斧。金門諸寶。除本來體小。便於收藏者。

外。餘者十九都要經過得寶人。另下一番苦功祭煉。始能縮小。獨於此寶。和武當七姊妹合收的青蛟鏈。大小隨心。變化無窮。前經先師指點。這類古符篆文。還能認識。待我試試行否。隨將斧要過。體會上面符篆。試一伸縮。果然大小如意。又傳授靈姑。如法行使。也是一樣。俱各忻幸不置。三女俱都知足。尤其靈姑譚簫。今日人多。自己所得。俱是金門諸寶中。數一數二之物。不願再貪。互一商量。各自收手。仍回原處待命。武當七姊妹中的縹渺兒石明珠。和女崑崙石玉珠兩人。最喜與各派門人交好。近年因師父半邊老尼。禁與外人來往。常時互相談論。休說我姊妹本是無母孤兒。一出娘胎。便受恩師撫育教養。恩深二天。別派任是多麼易於成就。也不忍背師而去。便同門諸姊妹。那一個不感師門恩厚。峨眉青城兩派。正際昌明之期。同輩道友交往。也不過聲應氣求。互相切磋。各有進益。日後遇事。彼此多個照應。決無借此欲謀援引之心。師父怎會如此顧忌。俱都悶悶不樂。尤其石玉珠。自恃師父寵愛。表面上不敢違抗。私下仍和各派中幾個。莫逆之交來往。半邊老尼對他。也特爲寬容。故作不知。石玉珠看出師父信任。私心甚喜。也不和諸同門說破。以免效尤。常時借故離山訪友。往往經月不歸。七姊妹中。祇他一人。在山日少。這次元江之行。未來以前。便聽師父說。顛仙會代青城教祖矮叟朱梅。伏魔真人姜庶。收有一女弟子。名喚呂靈姑。生性至孝。資稟過人。仙福也厚。與峨眉三英中的李英瓊。互相輝映。異日爲青城門下。十九弟子中傑出之材。性本好交。又見師父獨對己說。好似有心示意。令其結納。一到大熊嶺。便留了意。當日到場各

派門人。雖然無幾知交。多半見過。靈姑又是新入門不久。功候有限。容易看出。因忙於相助禦敵。爭取寶物。無暇相見。不時抽空望看靈姑動作。嗣見靈姑飛身寶光叢中。看出飛刀神異。功力也頗不凡。祇是撈摸不着。馳逐多時。一無所獲。自己又不便分身上前相助。正替他着急。銀光倏地往下一沉。撈起一根暗無光華的鐵棍。看去毫無異處。石玉珠不知顛仙事前。有今日取寶。各憑緣福遇合之言。先見靈姑譚簫彩蓉。並立崖腰石穴之間。狀甚親切。一到取寶。便各自爲謀。全不相顧。遠不如同門七姊妹。一心一德。合力收取。無分畛域。又看出二女道力遠勝。竟任靈姑飛馳徒勞。不助一臂。心方不平。晃眼功夫。五丁斧飛來投軸。起初見二趙合力同收那半輪有五色角芒的紅光。久不得手。已知是件異寶。按說靈姑功候最淺。萬無收取之想。竟會無意中。拾得斧柄。使此寶自行投到。那形式和師父常說。將來青城十九弟子。大破苗峒諸妖邪。用來開山的那柄前古至寶五丁斧。一般無二。才知他仙福果然深厚。恰值合收青霓練不下。多虧易靜趕來相助。收到手內。因人成事。今日所獲已多。不便再起貪心。各自停手道謝。談了片刻。忽接半邊老尼飛劍傳書。說師叔靈靈子在成都。有難。令七女急速回山。領了機宜。趕往救援。石玉珠因聽易靜要會靈姑。便託先爲致聲。并把五丁神斧。落在靈姑手中之事。隨口說了。易靜正因乃父易周。不久有一對頭爲難。須用此寶。聞言大喜。便向三女身前飛來。這時顛仙剛由江心飛出。武當七姊妹。忙即遙爲拜辭。往武當飛去。靈姑對這位女神嬰。本極敬仰。立時取出遞過。易靜接到手中一看。贊不絕口。隨

卽交還靈姑。囑咐謹秘收藏。此時功候未到。須防外人篡劫。便少時鄭師叔傳了用法。重用玄門心法煉過。也不可輕易取出炫耀。說完。又與譚簫彩蓉禮見。二女這才看出他是生性直率。急於見識此寶。並非自傲。互相談得甚是投機。由此四女訂交。成了至友不提。靈姑見師父回船。衆同門紛紛上前參拜。也想前往。易靜道。他們都有覆命。此時人多。正忙善後。你可無須。鄭師叔既命譚道友今日出世。決可無礙。我們再談一回。少時同往庵中參見便了。譚簫因地劫災限未滿。白髮龍女崔五姑。也未前來援引。恐未出世時期。心尙疑慮。經易靜一勸說。心想大仇妖鬼徐完。已然伏誅。自在地底苦修。超劫煉形以來。道力迥非昔比。好在相去滿限。不足一年。祇在此一年期中。多加小心。想也無什妨害。現時各正派中後起人物。不少在此。正好乘機結識。以爲異日修爲之助。於是不再堅持。正笑談間。歐陽霜忽然飛來。先向易靜略爲招呼。匆匆說過。師父已由山路回庵。聽說靈妹尙有使命呢。還不快些回去。我此時忙極。先走了。說罷。先自飛去。四女遙望江中。顛仙師徒。五隻木船。已然沈入江中。各正派仙俠。也都各縱遁光飛去。譚簫彩蓉。因歐陽霜來去匆促。祇喊靈姑一人。未及問詢。不知自己和彩蓉。能去與否。還自遲疑。易靜已不由分說。直催快走。祇得同駕遁光。往苦竹庵中飛落。顛仙那木船。還有用處。須先運藏江邊水洞之中。也自剛到。靈姑一看。祇歐陽霜一人他去。先見諸人之外。還添了好些少年男女。女神嬰已然見過。尙有隱居顛仙苗山墨蜂坪梅拗別府的。吳玟楊映雪。和峨眉派門人。楊瑾。余英男。白俠孫南。七星手施林。苦孩兒。

司徒平、南海雙童、甄良、甄兌諸人、吳楊二女、剛從苗山趕到、並未參與元江取寶之役、全都初次晤面、經慕容姊妹、分別引見禮敍、顛仙已入後洞、傳命入見、衆人入內參拜之後、顛仙笑道、今日總算大功告成、實可欣慰、我和凌道友、初以塔頂金盆、亘古奇珍、如能得到、宇內妖邪、不難一掃而完、豈不少却許多事故、因此少違齊道友叮囑、甘冒萬難、意欲收取此盆、改用金船、封閉地肺中元磁氣竅、誰知運數難挨、反被金船飛去、船中還有兩件法寶、也未取出、徒勞無功、還要費却好些人力、也可算是愚而好自用了、你們所得寶物、多半長大、均須煉過、始能應用、適接齊道友飛劍傳書、令我即赴青城山金鞭崖、凌真人夫婦連各派長老好幾位、俱在那裏、用昔在白陽山古妖尸鳩后窮奇墓中、得來的九疑鼎、將今日所得各類寶器、重行祭煉、再行分別發還、少時便須率衆前往、除靈兒有事、不能同行外、今日峨眉諸弟子、好些謙讓未取的、如無他事、不妨隨去、也可長些識見、此仍曠世奇逢、良機不宜錯過、爲此連吳楊二弟子、也喚了來、同往參與、祇三徒兒歐陽霜、在俗家時、生有五個子女、因受情仇陷害、丈夫蕭逸疑他不貞、雪夜逼往竹園上吊、是我路過、救來此地、後來爲植金蛛所食毒果、查看土宜地勢、祇臥雲村最宜、因此夫妻母子、得以相見、我知他感情太重、會加誥誡、他終是子女情長、擺脫不得、再三求我引渡入門、見我不允、又私將本門心法、傳他子女、每一得暇、即往臥雲村、與子女相見、爲此耽誤不少功行、我因母子天性、他又常時背人默禱、求我鑒宥、別無過失、也就任之、不料近來益發妄爲、他長次二子、蕭璋、蕭玠、曾在幼年

爲凶禽狗鷗攫去。那鳥原是飛過臥雲村上空。爲羣兒爆竹之聲所驚。發了凶性。飛回將二子攫走。并非有心攫食。二子俱極聰明。饒有胆智。從小便練家傳武藝。矯健多力。不同常兒。始而詐死不動。等鳥回到危崖落下。乘其不備。一同縱起。竄入崖側一個石穴之中。惡鳥性起。爪喙兼施。枉抓得崖石碎裂橫飛。無奈石厚洞深。莫可如何。二子覷鳥他去。便卽扒出。竊取惡鳥食剩的獸肉。苟延殘喘。祇是危崖百仞。無路可下。逃走不得。惡鳥也頗刁狡。有時故意遠出。隱身密雲之上。等二子出洞。驟然下擊。全仗二子機智。縱躍輕靈。得以免禍。數日後。二子胆子越大。恃有石穴藏掩。那鳥無奈他何。反弄了些石塊。預藏洞內。故意現身引導。意欲引他力乏。打死洩恨。那鳥何等獍猛。二子如何能傷。逗得那鳥凶威大發。必欲爪裂快意。石穴竟被抓裂了好些。如非石厚。早已攻穿沒命了。後鳥不耐久鬪。饑欲獵食。才行飛去。二子想起危難。又思父母。正在崖上放聲大哭。幸值宜昌三遊洞。俠僧軼凡路過。見狀下來。問明救回山去。本意送他回家。二子偏哭求拜師。俠僧無法。因二子均非佛門中人。又轉介在崑崙派鍾先生門下。自從上次元江取寶以後。不久母子相見。二子也常往臥雲村省父。日前霜兒往視毒果收成。長十蕭璋。恰巧在彼。因聞元江取寶之事。也思覬覦。再三求說。霜兒因見武當七女。未經邀約。也來參與。心想乃子總算師門一脈。終比外人強些。表面故作不允。却示意乃子。將一切禁制方法。於各派門人來歷形狀。一齊告知。使其也作路過觀光。到時乘機攫取。另三個子女。蕭珍蕭璉蕭璿。聞知。也要隨來。他平日溺愛太深。拚着受點責罰。

依然明拒暗許。因四子女先得機密。預伏適當所在。等各妖邪祛除將盡。金船出水。立即見機而作。各取了一件寶物。照乃母預囑。適可而止。到手一二件。即行遁回。不可貪多。那三子女。尚能遵從。得寶先回。蕭璋仍是胆大心貪。既想爲二弟蕭玠取一兩件。乃師兵解以前。曾說過金門諸寶的來歷。略知細底。已得到手兩件。仍自覬覦。比時滿空飛劍法寶。交擲如梭。他又不肯上前。現身明奪。正在徘徊觀望。忽發現一件至寶。騰空飛走。衆人各有專注。不會留意。祇他一人看破。連忙飛身追趕。追出三百里。剛剛追上。得到手內。不料巧遇先前敗逃的妖婦。黑神女宋香娥。二人爲爭此寶。苦鬪起來。兩下正在相持。恰值吳楊二弟子路過。上前相助。才一照面。妖法業已發動。一道妖光。竟將蕭璋攝去。迅速非常。吳楊二弟子。追趕不上。又恐誤了師命。祇得來此。那妖婦邪法高強。淫凶無比。霜兒得信。自是憂急。匆匆向我求告了幾句。便往秦嶺妖婦崖穴中趕去。霜兒本領。雖能敵那妖婦。但聞妖婦還有兩個利害同黨。此去恐勝望極少。偏生我們。又須趕往青城。無暇分身往援。好在他行時。持有我護身靈符。即便被擒。也無大害。祇好等我青城事完。再去救他了。底下正喚靈姑進前聽命。秦寒蕻。凌雲鳳。戴湘因三人。均和歐陽霜至好。不等話完。立即挺身上前說道。妖婦淫凶惡毒。適被周李二位師妹。用紫郢青索。雙劍合璧將他飛劍法寶破去。也祇斷了他左手三指。依舊被他逃走。霜妹身世。煞是可憐。青城之行。曠日持久。如等師叔歸途。再去恐有不測。還有他子蕭璋。被陷久了。更非遭妖婦毒手不可。弟子等意欲不去青城。將適得寶物。交與別位師

姊妹帶去。日後煉成。轉傳用法。也是一樣。李英瓊等一千峨眉門下。俱都好義疾惡。紛紛應和。俱願同往。顛仙笑道。我豈薄於師徒之情。一則青城之行。於你們日後關係不小。二則有礙。無計分身。又恨霜兒母子。胆大妄爲。意欲任他受點磨折。以戒下次。既是你們義氣。我也不便攔阻。但此萬年不遇緣福。豈可爲他一人。累及大衆。雲鳳得有指南針。青城之行。必須親往。我看祇有兩人前去。便能濟事了。寒萼知自己。和司徒平。將來俱須兵解。便和司徒平。遞一眼色。與湘因同聲爭先。顛仙允了。楊瑾易靜。知妖婦利害。也欲同往相助。顛仙道。有他三人。足操勝算。你二人必須先去青城。到不多日。還須借重。前往巫峽。相助靈兒他們。吸取金船。取那船中餘寶呢。隨命慕容姊妹。取來另一朱盒。和十餘道靈符。並交靈姑。詳授機宜。說盒內貯有所養金蛛。另外又賜一根專制金蛛的法寶。命俟自己行後。三日內。和彩蓉。由水洞中。將五隻木船。取出一同駕駛。趕往巫峽。如言施爲。吸取金船。靈姑入門未久。驟膺重任。雖然鎮船之寶。連同所有仙兵寶器。取出殆盡。船中祇剩兩件寶物。船沉巫峽江底。入地未深。比起適才。容易得多。心中終是戒懼。還待請問時。忽又一道金光。穿入洞門。顛仙手指處。落下一封東帖。金光隨即飛去。顛仙看完來書。起立說道。各派長老。已然齊集青城。將爐鼎法台佈置完善。祇等我一到。便即發火了。隨對靈姑彩蓉笑道。你二人雖因事阻。不能赴此盛會。但此行功德緣福不小。中間雖有阻滯。不足爲害。並且還有奇遇。我啓行匆迫。不及細說。那苓兔速移洞內。由我行法封洞。免得庵中無人。受了妖邪侵害。靈姑見師父起身在

卽無暇陳說。忙把茶兔喚來。連根移植。令其暫守洞內。靜俟歸期。話剛說完。顛仙已催出洞。施展禁法。將洞封閉。逕率同去諸人飛起。數十道光華。破空而起。晃眼沒入青雲中。略閃卽逝。一時都盡。秦寒蕙。戴湘。因。司徒平三人。因是救人事急。雖然寒蕙持有彌塵幡。可以隨意所如。比尋常劍遁飛行。都快得多。但歐陽霜已先去了個把時辰。終以早去爲是。當與靈姑彩蓉話別。訂了會期。隨取出彌塵幡。三人并立一處。道聲再見。在一幢彩雲籠罩之下。電掣飛去。彩蓉原意。乘此時機。求顛仙收錄援引。也因事機匆迫。未暇求說。青城煉寶。曠世仙緣。顛仙不欲使衆弟子。一人向隅。除靈姑奉有使命。不能同行外。門人全都帶去。二女因庵中無人留守。雖然後洞已閉。此外無關重要。終是平日棲止之地。不願被仇敵。乘隙來此毀去。一面如言料理行事。一面由彩蓉。施展以前所學法術。在左近崖側。如式幻化一所庵舍。再將原址。嚴秘禁制。第三日一早。用顛仙水符。同入江心。將五隻木船。升向水面。船中毒果尙存少半。所帶金蛛。食量較小。算起來足夠應用。二女幾經籌思。也覺有幾分自信。先由彩蓉。幻化出一些舟人。裝着販貨商客。暗中行法。催舟疾駛。到了水道難通之地。再於黑夜無人時。取來前途江水。隔水行舟。空中飛渡。到了與巫峽相通的江流。才行降落水面。安穩前進。那金船落在巫峽中。最深險處。地名黑狗灘。乃江心一個水眼。船未吸出以前。那一帶江心。奇石伏礁。矗立如林。水迅速急。浪濤汹涌。兩岸險崖刺天。不到中午。不見陽光。景物幽森。行旅視爲全峽中數一數二的畏途。下水尤險。上下舟船至此。無論大小。所有人貨。全都搬運。

上岸。祇留一二精通水性。深知形勢利害的舟人掌舵。由許多土人拉縴。奮力強拽。或是上拖。或是徐徐放行。過險之後。人貨方始上船再走。那江潮漩大之時。往往深不可測。有時咫尺之間。水位相差達一二丈。就此謹慎行舟。遇上晦氣。仍要被浪捲去。撞在伏石危礁上面。碎爲齏粉。端的險惡已極。二女因要補辦米糧。並還未到預定日期。爲恐驚動俗人耳目。見灘側兩岸危崖。祇有縴路。祇上下遊岸石低處。才有人家。便自帶銀兩。同去採辦蛛糧。先還想仙法行舟。甚是迅速。爲期尙有多日。何故師命老早趕到。等一上岸購穀。才知當地甚是荒寒。雖上下遊。各有一處山村。居民俱無田畝。祇種着一些菜蔬。不是當地縴夫。便是專爲船客路過。起早打尖食宿而設的小店。設備簡陋。連村民所用米糧。均須遠出二三百里以外的大鎮集上。才有售賣。但要多數。仍是艱難。自身常不敷用。那有餘糧出售。峽民信鬼。二女容光絕世。裝飾不似常人。彩蓉更是愛好天然。衣著華麗。荒江野店。突來兩異言異服少女。向人買米。始而羣起猜疑。祇管敬畏維謹。連實話都難問出幾句。師命不許炫露招搖。地理又生。彩蓉雖善排教中搬運之術。無奈相去採購之區太遠。爲數太多。沿江諸峯。常有仙靈聚居往來。自己所習。俱是旁門驅遣五鬼邪術。卽便小心敬慎。由靈姑守船。自己押運。遇上正派仙俠。窺破爲難。可以現身明說。那各異派妖邪。多是仇敵狹路相逢。決不放過。並且無論所遇何派中人。機密均須洩露。倘來覬覦分潤。如何發付。仔細尋思。終是不妥。師命祇說到後。先補米糧。也未說出如何採購。爲難了一陣。正由上流頭。沿着江岸縴路。往下流頭

走去。路上遇見一幫繹夫。揹着繹板。赤膊光背。奮力前進。前半身都快貼到地上。蜿蜒蛇行於危崖峭壁之上。吭噎之聲。前呼後應。一個個頭紅臉漲。青筋赤奮。喊了好幾十聲。還沒走出兩丈遠。看去吃力已極。二女見狀。惻然心動。方打算助他一臂。業已行近。那一段繹道上。有一塊突石亘路。甚是險仄。照例上下遊。兩繹相遇。到此各按遠近互讓。有時因為繹道費力多險。各不相下。當時強人不過。恐毀舟船。忍氣讓過。事後仍有爭端。往往鬧成械鬪。禁忌更多。兩村相去二十餘里。另有山徑可繞。比較易走。繹道壁立數十百丈。下臨江峽。驚濤飛雪。灘聲如雷。高危險峻。稍一失慎。立墮重淵。沒走過的。上去便覺心驚目眩。那能舉步。崖勢高低錯落。上下艱難。除繹夫日常走慣外。輕易無人由此通行。每一幫繹夫中各有一個深悉地理。禁忌的繹頭。手持木梆。在前領路。按照梆聲急速。指揮進止快慢。那繹頭隔老遠。望見二女走來。忙卽敲梆大喊。喝令躲開。偏生所行。正當全程中最費力關頭。衆聲吶喊如潮。二女祇見前行一人。縱躍叫跳。以爲照例如此。各行各路。萬想不到是自己喝罵。再往前略走。又被那塊崖石遮住。兩下都看不見。石側恰又有一條山徑。一方不知究理。一方以爲必已聞聲避藏。誰知快要走到崖石前面。二女忽然迎面走來。行繹路遇婦女。本是當地大忌。這類終年拿生命血汗。負苦謀生的人。又都性情粗野。本來就沒好氣。當這要緊費力時節。突觸大忌。並將去路阻住。勢子又稍緩不得。如何不怒。幫頭首先發急。才見人影。通沒看清。首先大喝。那家野婆娘。耳聾了麼。還不快滾回去。老子就把你丟到江裏喂魚了。那幫繹

夫。本在俯身貼地。力爭上流。中有兩個。聞聲抬頭。見是兩個女子。立即厲聲暴喝。不知死的野婆娘。公公還不打他。總算幫頭年老。較多經歷。話罵出口。已看清二女氣度衣着。不類常人。沒敢上前動手。一面敲梆。仍然大喝。再不退回。他們衝你下水莫怪。二女見對方才一照面。便開口罵人。也是有氣。靈姑首先喝道。路又不是你的。爲何出口傷人。不看你們勞苦可憐。叫你知道利害。說時。二女仍往前走。並未停步。而頭排兩名繹夫。見二女越發走近。憤怒已極。連喘帶吼。直喝公公野人。狗婆娘太不要臉。我們衝他下去。後幾排跟着響應。齊聲暴噪。猛一奮力。直朝二女衝去。靈姑因想身是好道人。何苦與下愚一般見識。徑又奇險。一動手。必定傷人。原意數說兩句。走臨切近。再由衆人頭上飛過。不去理他。彩蓉却看出這幫繹夫。祇是粗野。並非惡人。心想問他何故如此。繹夫已迎面衝來。那老繹頭讓避一旁。神色遲疑。知難分說。見靈姑待要縱起。忙喝靈妹且慢。我來問他。說時。將手向前遙指了幾指。衆繹夫情急發橫。眼看相隔二女。祇三四尺。滿擬一下。便可衝倒。就不踹下崖去。也給他一個利害。正吶喊作勢之際。猛覺身後一緊。繹索好似定在鐵柱上面。一任拚命用力。竟難移動分毫。老繹頭見二女已然止步。面朝前方。還在勸令二女快些回身逃躲。尙來得及。否則必被衝倒。更要前行七八丈。過完最險一段。被他們分出人來。追捉到山凹裏去。如打偷牛賊一樣。打死也沒地方喊冤。那是何苦。繼見二女冷笑不答。又聽身後衆繹夫喊聲有異。繹板軋軋作響。回頭一看。衆繹夫身已整個全俯。頭面距地。不過尺許。頸項間青筋突憤。全都聲嘶

力竭。胸前繚板已多灣折。軋軋有聲。頗有斷折之勢。這樣拚命用力。脚底却不能移進半步。當是舟船觸礁。不由大吃一驚。忙伏身崖口。探頭遙望江上。所拽舟船。仍然好好的。浮在江心。祇是不動。船上橈夫不住揮手示意催行。好生不解。知道當地灘險。浪大溜急。繚繩一斷。那船立即順流而下。爲惡浪吞去。捲入漩渦之中。粉碎沈沒。照此奮力挽拽。久了繚繩不斷。船頭將軍柱也必扯斷。勢子一緩。遇上一個惡浪打來。船往後猛的一退。力再用得不勻穩。弄功連拉繚人。也一齊帶落墜落江裏。端的形勢奇險。進既不能退。亦不可。絲毫不能鬆懈。連想放下繚板。豁出一場官司。且逃性命。都辦不到。一時情急。不由跪倒崖邊。求神默佑。望江痛哭起來。衆繚夫多半土著。祇有一兩成。是原船上人。當此情危事迫。性命關頭。也是急得連哭帶嘶聲求告神佛。亂許願心。一面拚命挽拽。恨不得吃奶力氣。全使出來。那還顧得再與人叫罵衝撞。號哭之聲。晃漾江峽。與灘聲上下相應。越顯悲壯。靈姑知是彩蓉鬧的把戲。見狀甚慘。怒氣全消。老大不忍。隨走向前對繚頭道。你們先時那樣凶橫。這時怎如此膿包。小娃兒般哭喊起來。看你們還惡不惡。說時前排兩個耳尖的。當靈姑有心挖苦。身拽繚板。不敢鬆開。氣到極處。就地拾起一塊拳石。急喊得一聲。打死你這狗婆娘。待要反手。向上拋出。畢竟老繚頭見機。聽靈姑一說。猛想起二女來得奇怪。適才似見內中一個。朝江指了兩指。眼看衝到身上。船忽定住。不久便是祝神之期。莫不江中神女。現形點化。或神靈顯化。心中一動。越想越對。見衆人暴怒。又要無禮。心中一急。恐止不住。便向手邊榔頭連擊。那榔

頭不是遇有緊急異事。或神靈顯化。不能輕動。每一敲打。所有人等。全須跪伏。衆緯夫聞聲大駭。紛紛跪倒。自從緯繩一緊。衆人祇是拚力前進。誰也不敢稍爲鬆勁。因是平日過信神鬼。一聽梆頭連敲。當江神顯靈。也未細看究竟。慌不迭跪拜在地。中有四五個。較爲慎重的。惟恐身子一跪。不能用力。緯往後放。人也被他拽倒。方在急喊鬆不得勁。忽覺懈了多人氣力。緯繩並未後拽。也未加重吃力。試略鬆退。緯繩本被曳得筆直。已然由直而灣。仍未移動。竟似下面的船。定在江心。鬆了無關。方始放心。跟着衆人喘息跪拜。顛聲禱告不置。有兩個胆大。偷眼四看。不見神影。竟鬆下緯板。扒到緯頭身前。悄問神在那裏。怎看不見。緯頭敲梆以後。見衆紛紛跪拜。才想起這危急時。那緯繩萬不能鬆得。人已全數拜倒。心道要命。眼前一暈。忙再定睛看時。緯已灣垂地面。却未後移。當時驚喜交集。連話都說不出來。勉強定捺心神。待向二女跪求。兩緯夫恰來問神所在。立即乘機喝道。這二位便是江中女神顯聖。看我們得罪。差點沒出大亂子。還不快跪一旁。聽候發落。祇管亂說。小心你的狗命。衆緯夫先前面將貼地。祇知是兩婦女。攔路取鬧。也沒看清衣貌。聞言一僂覷。有了先入之見。覺着果和廟中塑像。不差多少。全把二女。認作江中女神。想起適才叫罵。許多冒犯。俱都胆戰心寒。頭在石地上。碰得山響。不住哀聲求告。神仙菩薩饒命。二女見這些愚人。又可憐。又可笑。靈姑喝道。我們不是江中女神。有話好說。快些起來。放你船走。就是衆緯夫底下話沒聽清。祇當神靈。不肯饒鬆。叩求越急。有幾人已頭破見血。一味哭喊。那敢起立。彩蓉看不過意。知道

衆聲嘈雜。靈姑難於分說。故作怒斥道。我們就是江神。難道亂磕響頭。哭喊一陣。船就走麼。我不怪你們。快些站起聽我吩咐。說時。將手一指。衆人哭喊之聲。全被禁住。頭也叩不下去。喧聲一住。方得聽清。因平時敬畏江神太甚。小有侵犯。便恐禍臨。何況當面辱罵。個個以爲難邀赦免。又見女神一指。口便失音。成了啞叭。越發害怕。心想無此便宜的事。依舊跪地。不敢扒起。彩蓉見老緯頭。跪得最近。滿臉憂惶之容。便對他道。因你們太已蠻橫。船確是我定住。但絕不是這裏江神。你可曉喻他們。趕速起立。看在你們可憐。不但寬容。免去罪責。還助你們。容容易易。這這一帶險灘。減輕勞苦。再如執迷不信。就任那船定住。我們也不管了。老緯頭較看出得點風色。不禁驚喜交集。首先起立。舉槓一敲。跟着便能張口。照話一傳。衆緯夫方始半信半疑。由地扒起。回了原狀。二女見衆緯夫。都是淚汗交流。泥痕滿臉。上身多半赤裸。祇用麻索繫住一條破舊褲子。甚是檻樓。戰兢兢。立崖邊。不敢則聲。知他們生涯苦極。好生憐憫。便問路上可以好說。何故倚衆欺生。開口喝罵。還要行凶撞人。老緯頭才把禁忌說出。實是不知神仙點化。情急無禮。並非有意欺生。又說衆人指江爲生。十分貧苦。神靈既出顯聖。務求大發慈悲。多加福佑等語。二女隨又問出江神廟。就在附近不遠。明日開始。便是各商幫土人祭賽酬神之期。遠近村鎮。俱來趕會。竟有不遠千里而來還願的。到時什麼東西。都買得到。端的熱鬧非常。二女便說。想買兩船穀子。不知能買到否。緯頭一任二女怎麼分辯。始終把他認作江中水神。答說神仙要穀子。還不容易。他們正求之不得呢。小人

少時回去一說。要多少。都能獻上。二女力說自己不是江神。穀米另有用途。祇願公買公賣。照價給錢。今日的事。不許對人提起。否則你們便有禍事。如能謹口。助我將穀子買到。過些日我們還許能幫你們忙。將江中那些伏石暗礁除去。使漩渦平息。省得你們費力。緯頭道。按說我們這些苦人。全指這些漩渦吃飯。祇求少費點力。並不想將他除去。不過小人。自十幾歲。就與人措緯爲生。今年六十三。看得也太多了。每一年中少說也有幾十條船。到此葬送。傾家的傾家。送命的送命。大人哭。娃娃叫。看去太可憐了。近三十年。立了這座江神廟。仗着江神保佑。才好一些。因船客心多不誠敬。依然常時出事。上月有一條大柏木船。載着一家扶柩回籍的官眷。官太太懷着八九月的肚子。女人家不知利害。又怕起早。執意不肯上岸。船離大灘。還有半里。祇到娃娃灘附近。許是懷孕。冲撞江神。一個漩渦捲去。祇孕婦一人。被浪衝出三十里外。被人救起。餘者連人帶船。全沈江底。尸骨都沒撈起一根。不久生了一個男娃。因在水中受寒。當地沒好醫生。不幾天也死了。剩下孤兒。被江神廟道士抱去。那情形真慘極了。我一起起這些事。就心酸。祇要神仙。肯將險灘去掉。我們那怕沒飯吃。也心甘的。因這裏出產太少。那些還願的商船。都各帶有貨來。內中就有些米客。單施給神廟的穀子。就不在少。憑公採買也行。不過神仙不許我們走嘴。要費事些罷了。二女見那老緯頭。雖然年老。但却極強健。說話也有條理。便令他選三能幹同夥。事完去至停船之處相見。除代平去灘險外。各有厚酬。祇不許衆人對外洩露。老緯頭聞言。自是喜出望外。率衆拜謝之。

後。彩蓉便即行法。命衆上路。衆人揹上繙板。試一走動。果然輕鬆已極。毫不費力。江船便連越奇險。又穩又快。往上流頭泊處走去。到了地頭。繙頭自去挑人。應約不提。二女送衆走後。覺着行舟艱險。繙夫窮苦。兩俱可憫。平險以後。土人生活無倚。也須預爲之地。商量了一陣。遙見遠處。又有幾幫繙夫走來。江波也被法術禁住。行甚穩速。繙夫們行歌相答。甚是歡忻。彩蓉已知當地禁忌。不願招惹。意欲隱身回船。靈姑說。繙頭會說一到會期。江波便平。還願的船。極少出事。平日偏那等風濤險惡。破舟傷人。層見疊出。難道祇來還願的。都是好人。神應聰明正直。不應如此自私。於理不合。反正爲期尚早。回船無事。船上毒果。均有顛仙靈符封閉。靠泊江岸僻處。不畏偷盜。不如乘暇往江神廟一探。看看是否妖邪憑藉。歸途就便一飽鄉味。再回不晚。彩蓉頗以爲然。總算蛛糧有了着落。真買不到。期前二日。再冒險行法購蓮。也來得及。於是同隱身形。往江神廟走去。到了一看。神廟孤單單。位列於半山坡上。相去附近村落。約有里許。當地山勢峻險。到處山石磊砢。獨立廟所在。是一斜坡。廟前有十來畝平地。再上十來丈。便是峻嶺排雲。危峯刺天。不可攀援。那廟背倚崇巒。面對江峽。廟後翠竹森森。千霄蔽日。廟前種着兩行松柏。景物也頗幽勝。廟址佔地。不過畝許。當中一排三大間神殿。殿外一個石台上。供大鐵香爐。左右各有兩間道士居的偏廂。出門便是山地。並無圍牆山門。雖還未到祭期。那些遠道而來的商販。以及附近山民。已各在廟外隙地上。支搭攤架竹屋。搬運貨物陳設。還雜着一些賣豆花燒蠟米酒湯元等飲食担子。熙來攘往。各自忙

碌異常。二女見吃食攤担。有四五處。俱是多年未嚐的故鄉風味。心想在此用些。就便觀看景緻。向人打聽也好。便擇了一個賣小籠蒸扣肉。帶豆花飯的攤前。就木板凳上坐下。攤販王老公。見二女裝束整潔。彩蓉尤其穿得華美。當是遠來官眷。屈尊就食。甚是巴結。二女要了兩小籠扣肉。兩碗冒兒頭。（米飯）一大碗豆花。帶相料鹹菜。王老公如言端到。笑問兩位官小姐。是否來還香願。二女見他和氣。比上流村民開通。隨口應了。邊吃邊打聽。當地原有不少神話流傳。二女聽出話多附會。方覺無什意思。忽見一個廟中香火頭。領着四五短裝赤膊山民。牽拽着一牛二羊。和四口肥豬經過身側。往廟側竹林中走去。靈姑奇怪。笑問。江神還吃葷麼。王老公聞言。搖手禁聲道。神跟菩薩不同。怎不吃葷。靈姑又問。不是還有兩天。才上祭麼。怎今天就殺牲呢。王老公見別人都已吃完。避開。左近各人。都在忙亂。無人旁聽。悄聲答道。這事莫說女客。還來不知。就小人因去年在廟裏幫過忙。才得知底。人都說廟中香火盛。道士發財。連廟牆都不肯修。其實他們那知道。道士暗中賠墊。有多少呢。且不说每月初一十五。這兩口豬。單是今天三牲。得多少錢呢。彩蓉聽話裏有因。便問這些猪牛。難道道士自買。不是還願人供獻的麼。王老公笑道。雖說羊毛出在羊身上。他們的錢。也是香客給的。到底是他們得了。又吐不是。老道士又不肯對香客們實說。照這常年私下賠墊。那有餘錢。再修廟牆呢。二女聽他說得無頭無腦。越發生疑。再四套問。又給了些酒錢。才做張做智的。說神的食量甚大。每來時。江中必有黑風暴雨。雖然每月初一十五。和每年兩次祭期。

實則正日子。神並不降。時常多在期前二三日。半夜無人之際。先由道士備下三牲。或是肥豬。洗剝乾淨。陳列殿上。祇老道士一人。披髮赤足。在內侍候。餘人誰也不許進殿。和偷看。到天快亮。才出來。喚人打掃。任是多少牲畜。也祇剩下一堆骨頭。遇到兩次大祭。神吃完還要帶走。事後老道士總得累病兩天。有時還須人抬他回屋。寸步難行。朔望小祭。最是利害。大祭想是東西多。神來去都快。却不見什勞累。老道士常年吃素。人最好善。對於香客。各隨敬心。從不強募。因恐官家知道。說他妖言惑眾。嚴禁張揚。他也能和神說話商約。每次照例自己出錢。買來牲畜。先二日上供。事後再用香錢貼補。平日又愛幫人。有求必應。趕到那年香錢少時。連牲畜都是向人賒的。那有餘錢修牆。聽小道士背後說。他近年說。自己不久要死。大徒弟祇能幫個小忙。不能接他。以後這裏怎麼得了。常時着急生氣。又背人把大徒弟下明德。喚至屋內。一談就是整夜。也不知說些什。後日是正日子。今晚該當預祭。牲畜均須現殺的。神才肯用。所以這時忙着牽往竹林內。湯鍋開剝。祇一祭過。江中浪雖仍激。船却平安無事。一直過多少天。不似往常。多巧妙的舵手。撓夫。用盡人力。也照樣會出亂子。近年人心太壞。信心的固然不少。有那好些取巧的商船。專趁別人把神敬好。來檢現成。休說還願上供。還時連岸都不上。一回平安渡過。便成了例。從此省下香資。有的得了便宜。還賣乖。到處傳說。神廟道士。算准每年兩次。和朔望江潮。借神騙財。船客們誰不想省幾個。好些信以為真。專等祭期走過。叫着趕灘。果然無事。鬧得近來香會。一年不如一年。我們也少做好些。

生意。要照三五年前。這兩天。山上下。人早住滿了。那有這樣空閒。按說老道士。既能和神對面說話。應該稟告。請神給這些刁猾人降災。不是立時就會興旺麼。他偏恐怕造孽。寧乾吃虧着急。大約神到現在。還當是來往的舟船。都敬供他呢。你說氣人不氣。二女一聽。便料江神決非聰明正直一流。廟中住持。倒是個好人。必是難言之隱。當晚便是預祭。妖神定來受享。正好窺探動靜。偏與緯頭約定在木船藏泊的崖上相見。購糧之事。更關重要。不能延誤。彩蓉略一盤算。又問神降。可有一定時刻。王老么答道。約在子夜前後。並無定時。二女問不出準時。欲向廟中探聽。飯錢已然付過。一同起立。借口隨喜。往廟中走去。剛到石台前。便見一個小道士。由偏廂中趕出。迎問施主。可是拜廟燒香的麼。今日不是開殿之期。師父師兄。多不在家。請後早會期再來吧。二女見那小道士。年約十八九歲。神情和善。身材健實。好似武功。頗有根底。靈姑笑答。我們行船路過。聞得江神。是個女身。甚有靈應。明早便要開船。特意來此朝拜。後日怎等得及。你祇開殿門。容我略為瞻仰。立時即走。多給香資。總可以吧。小道士見二女裝束談吐。俱是貴家官眷。不敢得罪。作難了一陣。才低聲悄答。香資多少無關。這是各人憑心的事。祇今晚是廟中預祭。照例是不能容許外人進去。既是施主遠來。難得路過。明早又要開船。小道便瞞着師父。請進略看即走。也還可以。不過少時我們還有好些安排。最好不要在裏耽擱。留下香頭。恐師父看了見怪。也不必上香了。二女一一應諾。小道士又輕腳輕手。掩回東廂。隔窗偷覷了兩眼。才行走回。領二女由殿角繞出殿後。有一側

門同進一看。殿房共隔成一大兩小三間。當中塑着一個女像。神貌不美。脅有雙翅。旁有四五小神。男女不一。貌相裝飾。與女神大體相似。中有一個男體。彷彿新塑成不久。貌最猙獰。問是神的子女。東偏室內。放着不少道家用的法器。和三口高幾及人的長劍。一切收拾得甚是整潔。淨無纖塵。西偏一室。關着。二女欲令開視。小道士力阻。說內中是間堆東西的空屋。現時祇有幾個木架。無什好看。並且又髒。門經師父自內反鎖。無法打開。二女見他答時。面色微變。情知有故。見門有縫隙。試對門縫往裏一看。果有些木架。陳列在內。黑暗異常。如換常人。決看不見。看處太小。方想另尋縫隙。張望。猛聞到一股血腥羶穢的惡臭氣味。由內透出。心方奇怪。小道士已面帶惶急。因是女客不便拉扯。不住埋怨。說好略看即走。爲何失信。彩蓉知道明說不行。不願炫法相強。便朝靈姑遞一眼色。笑道。屋裏很黑。想必無什好看。我們給了香錢走吧。我有點不舒服。出廟你扶我兩步。有話回船再說。靈姑明白他要分身幻化。入內查看。將頭一點。隨取了三兩銀子作香資。小道士謝了接過。快走出時。彩蓉故作在東偏室內。丟了一條手帕。奔往尋找。小道士意欲陪往。靈姑又故往西偏門外走去。小道士恐二女將他調開。好往西屋窺探。不願再隨彩蓉。忙搶向西屋前。背門而立。這一轉身之際。彩蓉已將真形隱去。另幻化出一個假身走來。小道士因他回轉甚快。並未入室。未以爲意。靈姑知假身不能發話。便道。手帕原來就在這裏。已然尋到。我們走吧。隨即迎上。相偕走出。小道士見二女外走。心才放定。相隨送出。人去以後。彩蓉仍隱身形。行法開了西屋門。進

門一看。地方竟比正殿還大。因半截向殿後突出。成了方形。所以外觀不覺。室中一排並列着七個牲牢木架。架前各有一個長大水槽。滿壁血污狼籍。腥穢異常。壁間還掛着一個黃布包裹。上面濺了不少血點。取下打開。乃是一疊三角形的堅厚魚鱗。和一束形似水草的綠毛。長約三數尺不等。比猪鬃還要粗硬得多。毛上有膠。又黏又膩。奇腥刺鼻。越料那江神是個水怪。這兩樣東西。必與怪物有關。剛給包好還原。忽聽隔壁有人走動說話。牆甚堅厚。聽不清切。方要走出。便聽裏牆脚下響動。跟着兩大塊並列的方磚。往上一一起。走上一老一少兩個道士。老的一個鬚髮皓然。貌相清秀。慈眉善目。一望而知是個玄門清修之士。少的一個。年約三十左右。生得猿背蜂腰。英氣勃勃。武功似有根底。師徒二人。俱是短裝挽袖。上來以後。老的笑道。再有二三年。我塵緣便了。這東西近年神通越大。我已難制。何況是你。異日歸你承接。怎壓得住。我又許上願心。其勢不能捨此而去。他子孫越多。每到祭期。供品逐漸增加。就你能勉強制住。也是供應不起。除他又無此本領。自家安危不說。如若激怒。興風作浪。發動江潮。爲禍行旅生靈。何堪設想。將來怎麼了呢。少的答道。上次江邊望月。仍然狂風暴雨。大昏地暗。我們在崖下避雨時。曾見金光霞彩。挾着霹靂之聲。直墜江心。怪物巢穴左近。波浪跟山一樣湧起。那高的崖。都被漫過。師父說那不是尋常雷電。回廟占算了三日。才知那是一件仙家寶物。自飛到此。投入江心水眼之下。不久寶主人便要尋來。怪物也應在此時遭劫。前些日還在歡喜。怎又發愁了。老的道。我武功雖還不差。如論道家造詣。却是

尋常所習多是旁門小術。仗着生平行善。不會爲惡。仍須再轉一劫。始得正果。所占如是世俗間事。倒能十得八九。仙神玄機。究難窺測端倪。那日虔心定慮。占算多次。第一寶物來路。祇知方向。對於何處飛來。寶主是何仙神。全未算出。第二我算取寶人。近日已然起身。還是乘船來此。昨晚定到。船便停在烏龍嘴危崖之下。那裏危崖百丈。本非泊舟之所。今早天還未明。我便悄悄借打魚小船。沿江查訪。並無蹤影。適又仔細推算。仍和日前卦象一樣。來人神通廣大。御空飛行。相隔千百里。朝發夕至。須船何用。況且人祇兩個。船却五隻。來處應在數千里外。水流不與江峽相通。這麼遠阻。才祇三日。便即到達。還有好些。都是不近情理。假如仙人行法。將船隱去。我看不見。但那停處。人却不能挨近。我去時會想到此。屢用禁法試驗。親駕小舟。將小舟附近上下流。到處走遍。通無絲毫可疑之兆。分明仙機難測。一樣占算不準。全盤皆錯。因此失望。想起怪物猖獗。怎不發愁呢。少的又道。其實江潮也真險。近年怪物還難得失信。故意傷人。倒是那些小怪物。喜歡興風作浪。每次吃飽回去。安睡不出。那幾天還好。祇一睡醒。便出生事。祭時又愛惡鬧。實在惹厭。要等成了氣候。確是後患。我想那晚電光。既是仙家異寶。又在怪穴附近。失寶仙人。早晚終要尋來。見了怪物。豈肯留以爲害。我們那年所得鱗甲頭髮。足夠用好幾年。不等用完。他也遭報了。仙人暫時不來。也無大害。至於我們供應不起。師父何妨略示一點靈應。給那取巧的人們。還愁他不來奉上麼。老的道。人家將一求利。就取點巧也應該。何況這類邪神。祇會爲禍。永不知什降福呢。說罷。搖頭嘆息。

不止。二人邊說邊打掃室中木架。少的由下面地穴中。取出一些法衣法器。香蠟水盆之類。陳列架前。將一空竹筒。放入水盆以內。旁邊放一空盆。又去東室。將三口高幾及人的長劍取來。點好香蠟。然後披髮赤足。手持一劍。口誦法咒。行法焚符。將手中長劍。朝盆一指。喝一聲急。竹筒便似有人扶起。植立盆中。倏地斜着旋轉起來。盆水便由竹筒口。水箭一般。時曲時直。隨着劍尖所指。朝四壁和各木架水槽以內。激射上去。彩蓉是旁門驅遣五鬼。和小五行移運之術。自己隱身在側。全無警覺。法力實是有限。適聽所說。難得旁門中。會有這等正人君子。追憶出身。越起同情之感。知壁間血污。年久已成墨色。憑二人法力。決難滌淨。有心暗助二臂。便在暗中施展淨土之法。水勢立時加急。所到之處。污穢全洗。煥然一新。二人見狀。似出意料。各自張目四望。不見人跡。互看了一眼。彩蓉見二人。仍未看出自己所在。暗中好笑。恐被警覺。見已沖洗得差不多。地上積水。也快成河。如非行法禁阻。早往地穴倒灌下去。便即緩停施為。水勢一小。老的吩咐。時已不早。即速添槽收水。少的隨又行法。舉劍一指。筒水便向後排各水槽內。依次放去。一會放滿。水也停止。竹筒自由盆中飛出。直落地上。所有污泥穢水。又由筒口湧出。落向空盆以內。滔滔不絕。流有半盆。便不往上增高。直到完竭。地上涓滴無存。仍祇半盆污水。這時壁間所懸藏鱗甲怪毛的圓包。早經老的取下。少的淨室以後。便將半盆污水。和原感清水的空盆。捧回地穴。換了一個中感五穀的大缸出來。放在香蠟案前。另外一小罈五色米豆。同放棄上。打開包裹。取出六片魚鱗。和六根長毛。二次

邁步行法。搯罡步斗。先將三口長劍。相繼擲起。到了空中。一個轉折。各自劍鋒朝上。落回缸中。不偏不倚。浮立米上。一切停當。老的便向正殿跑出。一會同了適見小道士。分搭着一條牛進來。放在架上。彩蓉隨出一看。後殿外聚着兩個火居道士。和五名幫忙的土人屠戶。還有二羊四猪。也俱洗剝乾淨。仍是老道士師徒。兩人一個搭進。面對水槽。各陳架上。知道怪物來時。身居槽內。享受那些牲畜。正殿祇是虛設。細情已得。恐靈姑等久不耐。便即隱身退出。飛回泊舟之處。先遇老緯頭。佞神心切。爲表虔誠。所拽之船。將險處過完。料知無事。便囑咐好同伴。借了一塊鍋魁。攀崖搥磴。老早趕來守候。正與靈姑相見說話。購穀之事。也打聽清楚。可以託他代爲收買。必不誤事。這一來。正好夜往除妖。晤面問完前事。強給了些賞錢。由彩蓉行法。將他攝回鎮上。船無動靜。坐守無事。仍任沈隱水中。在崖上眺望了些時。重去廟前。意欲再嚐鄉味。到時夕陽在山。天還不晚。一些攤挑。俱都忙着收拾回去。人數已然走了多半。尋到王老么攤上一問。才知今晚淨廟。廟前照例人須退淨。不留一人。全祭期祇此一日。恐犯神怒。過此一任喧嘩熱鬧。所以搭有臨時竹屋。已然住過多日的人。均須退往村民家中借宿。前有數人。不信。曾被黑風攝走了。兩個終無下落。是來趕廟的人。俱知此事。誰也不敢逗遛違抗。各在黃昏前避退。王老么因在廟中住過。知道神來。都在半夜。事前老道。還要命人出視一回。是人都走。無可留連。雖也隨同收市。却不似衆人害怕忙亂。又見二女。是好主顧。貪做一筆買賣。好在菜飯現成。笑對二女道。小人已快收攤。今晚前村人多。正打

算挑到那裏賣去。不過雜亂一些。現離淨廟還早。他們這些人。都是胆子太小。其實無妨。二位貴小姐。如喜清淨。便在這裏吃些也可。我還帶有一點好撈糟酒。這酒吃多了。也不醉人。我把這些燒蠟。每樣再整一碟。對着落山太陽。邊吃邊看晚景。完了蒸兩小籠扣肉。一大碗豆花。帶上香料。另外新熬一杯熱油辣子。和我外敬的隔年兜兜鹹菜。加上兩碗新出鍋的帽兒頭。連酒菜帶飯。共纔才四十七個制錢。還不到七分銀子。這位貴小姐。晌午還沒吃上這一半多東西。就給我八九錢銀子。我一家四口。兩個月不做生意。都吃飽飯了。適才我屋裏人來送東西。聽了喜歡得眼睛花轉。連說貴家小姐。真大方。將來一定多福多壽了。說到第一個多。突又改口岔道。我王老么。最有良心。這都歸我孝敬。二位貴客也都嚐下我的手藝。少吃一樣。便是小人該死。沒有誠心。邊說。邊忙着重鋪案板。亂取酒菜。又忙着端板凳。連擦帶擰。加倍奉承。二女知他貪着多得點錢。把自己做財神看待。惟恐客去。鬧得手忙足亂。五官並用。話和迸重一般。奪喉而出。暗中好笑。見所賣燒蠟。樣樣新鮮。人散清淨。正好飽嚼。故鄉風味。并等時至。便即坐下。靈姑笑道。那有吃你的道理。有什麼都拿來。仍和先頭一樣。加倍算錢好了。我們爲想燒香。也許停止兩天。多照顧你幾回才走呢。王老么聞言。益發大喜。以爲二女愛聽夜中之事。手裏敬酒敬菜。便信口開河。說個不休。彩蓉偶想起老緯頭所說廟中收養孤兒之事。便問又有此事。王老么因而談起。那孤兒生具異相。種種怪處。現由老道士撫養。年才滿週。已能行走說話等情。二女聽了。俱想夜來便中一視所言真否。吃到

中間忽見適才小道士由廟中走出。經過二女身側。祇看了一眼。便往坡下走去。二女淺斟低酌。言笑宴宴。這一頓飯。直吃到黃昏月上。不特廟中人未催收攤。連王老么也無一毫急遽神色。大與適才衆人散時。所說不符。還是二女恐他受人埋怨。才住飲吃完飯。給了二兩銀子。王老么歡天喜地。稱謝收下。這才從容收拾。笑說今天遇見財神。將這些剩東西回家。與妻室兒女。破例享一回福。今晚不再做夜生意。在家給二位貴小姐。整兩樣好飲食。明天好來孝敬。再如收錢。那我王老么。就不是人了。收拾停當。又陪二女立談了一會。直到廟中鐘響。方始唱着山歌。挑担別去。二女假作回走。見王老么走遠。四顧無人。彩蓉行法。隱去身形。重回廟前。徘徊了一會。忽見小道士。滿面喜色。跑回廟去。因時間尚早。也未隨同入內。靈姑見久無動靜。漸漸雲霧滿山。月色昏濛。等久不耐。想先看看那怪孤兒。拉了彩蓉同往。本意先往道士所居廂房。探看正殿上火光。突然透出。遙望人影往來不絕。當是水怪將至。連忙趕去一看。老道士師徒數人。正在殿內。忙着行法部署。搬運東西。除神龕未動外。所有一切神案陳設。五供法器之類。全數移往東間空屋以內。另用木板。現砌一個有五尺寬深。數丈長短的大水槽。由殿門起。灣向西間設供屋內。跟着老道士師徒。便脫衣赤脚。披散頭髮。祇日裏行法的大徒弟。身着法衣。餘者俱是短裝。每人背插五支魚叉。腰懸一個黃麻布口袋。又在門環上。繫了兩根繩子。俱由門楣高處。用滑車穿過。再經殿樑。通入神龕後面。龕前水槽後。放着五個火盆。中置炭基。火已升起。好似做過多次。甚是手熟。各執各事。并不多話。

祇管看着事多忙亂。一會便自停當。老道便指神龕。對一道童道。你兩個先進去吧。二道童意似不願。齊答師父不說。今回要交正子時。才來嗎。這早進去。豈不悶氣。老道士笑道。你兩個小東西。必是適才把我。和師兄所說聽去了。不要昏想。那不是容易的事。再說不到事後。連我都未必看得見。何況你們。今天是你師兄。代我應付。雖然好了一勞永逸。要是天不從人願呢。以後每次。都是你師兄代我。這頭一回。最關緊要。不得不加倍留神。萬一要和我受傷。那年一樣。忽然提前趕來。你師兄臨場。再一發嫩。比時我顧那一頭好。早藏在神龕裏。到底穩當得多。免得湊手不及。又不是看不見。快進去藏起。爲是一道童又朝殿外。細看了看。方始怏怏走入龕中藏起。老道士又向大徒弟說道。今晚十九能如人意。無論見什利害陣仗。切忌心慌。縱有失錯。我也格外小心。保無他慮。那東西至早也須交子才來。現在正好調攝心神。坐到亥已。等你焚符催引。我再用奇門遁甲。隱伏一旁。爲你壯胆。大徒弟笑答道。弟子承師父傳授。已然熟練。知道謹慎戒備。請師父放心好了。老道士笑道。我也知你不會出錯。祇爲那年自恃熟慣。一時大意。不料那東西。竟是凶殘。毫無情義。如非徒兒。冒着奇險。將我法器送來。幾爲所傷。闖出大禍。今晚除照例喂他外。我還存有相機除他。永絕後患之意。故此絲毫大意不得。照你天性爲人。在我門下。實是埋沒了你。偏生機緣似合不合。大是可疑。萬一爲師功行圓滿。務要緊記。適才所說而行。不可自誤。你兩師弟。天性皆厚。人極聰明。向上。異日如有成就。不可淡忘。浪生自有他的去處。弄巧他年成就。還許在你之上。如不務

正却是壞極。看他自己福緣修爲如何。我祇能到此爲止。與你無緣。由他去吧。二女見老道士說時。喜容滿面。大徒弟却是面帶悲感之容。兩眼含淚。低頭不語。神龕內二道童。更低聲嗚咽。悲泣起來。正尋思。師徒四人。爲何悲喜各殊。老道士已低聲笑喝道。徒兒們。又忘了適才的話麼。這是什麼時候。還不打一會坐。調神養氣。準備正事。怎到悲感起來。說罷。二童哭聲漸止。老道士和大徒弟。就水槽旁。各自打坐。不再言語。大徒弟面上悲容。依然未斂。二女因知老道士。還有數年。便卽坐化。以爲適才談及此事。師徒情厚。所以想起難過。又往西屋看了一回。日裏已全準備。祇在屋內外。用米設了兩處奇門遁甲。以爲少時隱伏之用。防禦也頗完整。有攻有守。稍差一點的妖物。決難爲害。這些在彩蓉眼裏。俱是旁門中末技小術。覺無意思。怪來尙早。廟中火居道士。早已避開。更無他人。正好往尋怪嬰。剛出殿門。靈姑偶一抬頭。見窗櫺高處。扒着一團黑影。來時並未看見。忽然有此。乍看疑是水怪潛來。及告彩蓉。定睛一看。竟是一個兩三歲大小的嬰兒。短衣赤脚。腰間亂插着一些小刀鏢弩之類。手脚緊抓窗眼。正在悄悄往裏偷看。週歲嬰兒。如此胆大身輕。人言果然不謬。彩蓉因王老么說他。還有許多怪處。趁此無人。正好抱向隱處。問個仔細。爲防出聲哭喊。先伸手一指。將他禁住。然後飛身下去。輕輕抱下。同往東廂房中跑去。二女見西廂燈光全熄。知有禁忌。便尋到裏間。撤去隱身。和嬰兒禁制。行法將當窗一面閉住。還未放出光明。小孩已連喊仙人放下。讓我磕頭。靈姑未看清嬰兒相貌。祇覺身形長瘦。有異常嬰。聽他被生人突然擒抱。又吃

法術禁制。開口不得。才一撒禁。還未見光。將人看清。開口便叫仙人。毫不害怕。如此靈異。不禁愛極。剛喊得一聲小乖乖。正要伸手去拉。彩蓉手上光華照處。幾乎嚇得連手縮回。原來那嬰兒。生具異相。扁額高顴。獅鼻龍睛。豬口暴牙。兩耳狹長垂肩。一道紫色連眉。緊壓眼上。幾與鬢相連。兩額角各有一個短肉角。白髮如針。又稀又短。額下還有一叢寸許長的白鬚。從頭到脚。通體俱是火紅色。最奇是手脚俱作爪形。五指分歧。乍看幾疑怪物幻化。不信會是人類。端的醜怪非常。靈姑手才伸過。便被抓緊。方覺力氣強勁。怪嬰已掙下地去。望着二女。納頭便拜。彩蓉知是天生異質。一把拉起。問道。小乖。我抱你下來。不害怕麼。怪嬰搶口答道。我不怕仙人。不要叫我小乖。我叫浪生。叫我小乖。我不喜歡。你如不是仙人。我就抓你了。靈姑問道。你怎知我們是仙人。那個對你說的。你扒在窗門上做什麼。浪生聞言。一雙龍睛怪眼。連翻了幾番。答道。我師父最愛我。我也愛他。就大師兄。嫌我牽翻。我抓破過他的鼻子。他不愛我。那天叫五鬼嚇我。着我把鬼抓跑。他氣極了。一來就畫鬼符。把我困在地洞底下。不許出來。今夜祭江神。後天廟會人多。本該把我關在地洞裏頭。要廟會完啦才放。前日十四祭神。師父有事。忘了跟我說好話。是大師兄。將我關在洞底。我不服氣。硬往上撞。差點把江神逗急。將師父師兄。連我一齊吃去。還是師父聽見磚響。趕忙想法。叫大師兄代他。偷回地下。勸我一陣。才沒鬧出事來。這回怕我鬧事。不放在地洞裏。師父和我好說。叫我乖乖守在他屋裏。不要走出。我原聽話。一答應多難受。也不改悔。適才一個人在屋。想起師父常

爲祭神發愁。那麼害人可惡的江神。偏要給他吃肥豬。我已有氣。又聽說今晚一個不好。就要和江神打死架。我想江神利害。師父要是打不過。着江神吃了去呢。日後還有那個愛我。越想越着急。才帶了這些東西。想等江神來了。師兄打不贏。我不管。師父要打不贏。我就偷偷拿鏢箭把江神打死。省得師父沒錢置猪着急。我扒到大殿窗門上一看。師父師兄。正打坐呢。神還不來。正等得心急。你就把我抱回來了。你是仙人。本事比我師父大。你們幫我。把江神打死吧。靈姑又問打死江神容易。你怎知我們是仙人。說出來。我們一定幫你。浪生怪眼一翻。略爲尋思。才答道。這個師父不許說。我橫順曉得你們是仙人。我已不聽師父的話。偷偷出屋。不能再聽話亂說了。幫我就幫。不幫我也會打他。時候不早。師父又在打坐。莫要着江神。偷偷走來。把師父偷吃了去。邊語縱身一躍。便往外跑。彩蓉看出此子。異稟奇資。性情桀驁。忙伸手一招。浪生情不由己。便退了回來。再縱已吃彩蓉禁住。急得亂迸道。仙人快放我。打江神去。再和師兄一樣制我。我就要抓你了。彩蓉剛說。你去不得。話才脫口。浪生條地大怒。縱身一把抓到。動作快極。如非靈姑手急眼快。伸手一擋。彩蓉幾被抓中。浪生回手。又抓靈姑。吃彩蓉伸手一指定住。不能再動。急得龍睛怒凸。直閃凶光。怒罵原來仙人。也不是好人。你祇敢一放我。就把你們抓死。靈姑見他情急。温言哄他道。不是不放你去。一則時候還早。二則江神最怕你這樣利害娃兒。他見你扒在窗門上。當時不敢進去。等過一天。夜深人睡之時。連你師徒。一齊吃了去。那多不好。莫如和我們談一會天。等江神來。吃肥豬

時偷偷趕去。一下殺死多好。靈姑因見浪生胆大倔強。不受恐嚇。設辭相誑。前半竟與老道士平日所言巧合。浪生信以爲真。立即轉怒爲喜。笑道。我師父也說江神怕我。祇當是哄我的。真是這樣。那我就等神來吃大牛時再去。我不抓仙人。快放我呀。彩蓉將法撤去。令他坐下。盤問身世。浪生也語焉不詳。祇知父是四川州縣官。父死任上。乃母扶柩回籍。船行江峽之中。路過險灘。因有八九月身孕。肚大體弱。又在病中。不能上岸。行至娃娃灘附近遇難。除却幾個上崖幫繹的船夥外。俱被惡浪捲去。無一倖免。祇乃母一人。被浪打向江灘之上。沒有沈底。經人救起。產了一子。水中受寒。山村無處延醫。祇廟中老道士魯清塵。醫道最好。偏又因事他出。嬰兒生具異相。落地即能睜眼說話。人多當他怪物。幾乎拋向江裏弄死。孤兒性更暴烈多力。稍有不合。便亂抓怪叫。生具異稟奇資。落地便能分別善惡。土人們。過信神怪。初救人時。本是好心。及見生下怪嬰。俱恐貽禍。立即改了待承。也不問產婦能否禁受。竟將他搭向江邊崖洞裏去。死活不管。幸得兩個年老好善的。給了些稻草吃食。並命家中婦女。前往招呼。一面攔住衆人。不可傷害嬰兒。產婦這才多挨了三日活命。嬰兒也得保住。下餘土人。連原救人那家。俱對產婦母子。輕賤厭惡。但不再幫忙。反而傳爲怪事。引了多人。前往觀看。閒語嘈雜。產婦名門官眷。夫喪之餘。遭此大難。日抱嬰兒。血淚呼號。一直到死。嬰兒天性至厚。見母悲泣慘痛。所來土人婦女。什九詞色不善。洞外還聚集多人。嘈雜不休。先雖心中厭惡。尙還不知究竟。到第二天。閒人去。乃母自知不保。愛子生而能言。犯了衆惡。恐

死後遭人毒手。乘着夜靜。一邊喂他離娘乳。一邊忍痛強提住氣。告以利害。教他斂抑小心。以後不可當人說話。嬰兒生已二日。力氣愈強。知識越長。聽知究竟。立即發威暴怒。產婦本要往下詳說身世。見狀一急。便自暈死。等到緩醒。人已不能說話。眼含痛淚。望着嬰兒。正在挨命。恰值魯清塵得信趕來。人既正直。慈祥。又是一方重望。喧囂立止。問明經過。見狀知無生理。祇得先給產婦灌服了兩粒丹藥。稍補元氣。好使詳說姓名身世。產婦人甚機智。一見老道士。便知是個好人。開口便哭。求收容嬰兒。千萬慈悲。不可落於旁人之手。又令愛子拜師。再四哀聲叮囑。眼看兩下欣然應諾。末了才說身世。不等說完。便自身死。嬰兒落地。便遭大難。備受憎嫌。忽得老道士溫慰憐愛。乃母又有遺命。不由依戀已極。先還不捨死母。抱住哭鬧。不放拾走。經魯清塵耐心婉言臂解。才行備棺埋葬。將他帶回廟中撫養。因生險浪之中。恰又姓風。取名浪生。因他靈慧穎悟。生具神力。身輕善躍。骨格堅凝。成長甚快。不到半年。便有三四歲大小。祇是心志剛毅。皮氣強暴。除師父外。誰也不服。魯清塵知二人多對他嫌憎。日常不令生人見面。祇教他識字。和談吐問答。魯清塵三個徒弟。俱得師傳。學有一身好武功。大弟子下明德。更是他衣鉢傳人。連所習法術。全學了去。浪生半年後。見師兄們習武。也魔着師父要學。魯清塵說他。雖然生有自來。到底年紀太幼。不許。浪生無法。因二師兄宜從善。三師兄金百鍊。俱疼愛他。便背師偷學。共祇四五個月的功夫。竟把本門一手雙發的雙鏢督學會。近見師父。爲了妖神之事。時常憂急。老大氣忿。本想大來學成本領。殺死江神。

爲師除害。當日又聽師父和師兄們。議論祭神之事。並說今夜必有一場爭殺。弄巧許能就此將害除去。浪生平日愛聽故事。早從宜金二童口中。得知昔年師父。曾和妖神鬪過一次。幾乎把命送掉。心想比時妖神母女。祇得四個。師父已打他不過。如今師父年老。妖神又添了一子一女。小妖神更是利害。凶惡難制。雖有大師兄相助。也非敵手。越想越耽心着急。決計背人藏伏殿門窗中。暗刺妖神。助師除害。小娃兒有什顧忌。想到便做。魯清塵知他最有信實。不論有多不願的事。祇要事前說好。一點頭。永無更改。見他再三央求。在師父房中守候。許其悄悄伏窗外望。決不出門一步。不要將他關入地洞以內。心中憐愛。又因室中說有奇門遁法。出進兩難。縱令伏窗偷覷。也不妨事。那知浪生智慧過人。記性絕佳。上月師父他出。下明德嫌他頑皮。會用奇門。禁他數日。撤去時。生死門和撤法。竟被記下。一見師父洒米佈陣。和師兄一樣。心中暗喜。也不說破。俟魯清塵等走後。扒窗遙覷了一陣。側耳遙聽。大殿上住了聲息。算計佈置停當。靜候妖神來享。知那奇門當門而設。脚一踏進。便在米圈中。旋轉縱躍。決走不出。仗着目光靈奇。能在暗中視物。便照前記撤法。看好門戶方向。由休杜兩門。挨次撤起。將米抓散。破了遁法。胡亂尋出兩把鋒利匕首。和鏢弩等暗器。

第二回 魯道人仗義拯奇嬰 呂靈姑飛刀誅巨害

剛輕悄悄跑出。偷往大殿。扒在門窗高處。往裏張望。不料被二女抱回房來。二女見他說到魯清塵師徒密計。與神相鬪時。目光閃爍。語多吞吐。問他怎知己是仙人。又答不出。料有原因。忽聽外面山風暴起。遙聞江峽中。波濤怒吼。灘聲如雷。勢頗驚人。浪生忙低告道。神快來了。彩蓉因時甫交亥。道士所說時辰。決不會差。並且風勢初起。妖來須在風定以後。問怎知妖神快來。浪生說。向例多半如此。風住一落偏東。雨神便飛來。也有無風之時。不知不覺。悄悄飛來。師父祇上過一次當。以後全都算準。這次定是把小妖神一齊帶來了。我先怕他偷來害師父。所以心急。既刮了風。定是明來。至快還有半個多時辰。我們聽見雨響。再出去等他。也趕得上。不過我耽心師父。總是早點去好。彩蓉便告以區區妖神。舉手伏誅。不足爲慮。到時再去。決來得及。先往易被驚走。轉留後患。最好等他進殿受用之時。我們偷偷掩去。斷了他的逃路。再行下手。一個也逃不脫。你還可以由我抱住。看個熱鬧。祇到時不要亂動。免受誤傷好了。浪生暴性已過。想起師言。雖然驚喜交集。但還別有疑慮之處。欲在妖到以前。先往守伺。彩蓉終以爲道士師徒。雖無除妖之力。却能人妖互約。相處多年。未爲所傷。可知妖物氣候有限。魯清塵必能抵敵片時。心想。看明白再動手。妖物又是水怪。殿有水槽。防他逃時帶水。爲害生靈。決計等他入殿享受時。先在殿外設下禁制。再行入內誅殺。強止浪生勿急。急反債事。浪生有了先入之見。聽彩蓉說得如此容易。也就相信。放下心思。待有片時。忽聽暴雨打窗之聲。風勢更狂。浪生忙說。江神來了。彩蓉知浪生。生來夜眼。忙把窗放光。

華收去。同就窗隙往外偷看。祇見外面狂風暴雨。陰雲如墨。籠罩全殿。遙望殿門大開。盆火驟熾。燈燭輝煌。甚是明亮。火苗也極旺盛。風吹不搖。卞明德手持長劍。脚踏槽水。當門而立。條地劍尖刺水。朝外一甩。槽中之水。立似瀑布倒掛。飛出殿外。朝空斜射上去。高出殿房丈許。波翻浪滾。循環不已。卞明德隨卽縱落槽後。火盆後面。全神貫注。持劍相待。一會。便聽空中噓噓之聲。由遠而近。晃眼之間。一條黑影。疾若箭射。順着瀑布飛瀉。直入殿門。三人見那怪物。通體墨綠。長約丈許。滿生三角尖鱗。前身大半。形似如意。曲頸扁頭。平臉上叢生着五個茶杯大小的怪眼。藍睛怒凸。睜閉不息。凶光閃閃。眼下有一通紅肉縫。再下一張寬約尺許。長約二尺的長方形怪嘴。嘴內上下兩圈鋼錐般的利齒。和兩條三叉形的怪舌。蛇信一般。吞吐不休。身粗尺許。祇得怪頭四分之一。後半身形似橫立着的半截琵琶。上生雙翅。形如兩短柄薄扇。釘在背上。腹前兩根長爪。伸開來怪蟒也似。約有兩丈長短。腹下六個鴨掌形的肉足。毛尾上生着一蓬怪毛。神態奇特。獍惡非常。才落水槽。望見卞明德。便噓噓怒嘯發威。怪頭高昂。張牙舞爪。待要撲去。卞明德早有準備。手中長劍。向火盆一指。立有一團烈火飛起。隨喝道。你母今日爲何又不遵前約。放你先來。急速進房受用。再若無禮。神火落下時。你活活燒死。怪物想知難犯。這才怒嘯連聲。順水槽往祭室內。泅去。跟着又聽空中噓噓之聲交作。聽去有四五個。這時風雨全住。祇那條瀑布。斜立空隙。黑雲水霧。比前還要濃厚。除正殿景物可見外。餘者俱難看出。待有半盞茶時。又有四怪。自空飛墜。形相俱差不多。祇

頭上多着一蓬毛髮。身稍長大。聲勢沒頭一個猛惡。好似來熟神氣。由瀑布順流落入水槽。噓噓叫了幾聲。便順下明德劍尖指處。洒向側室中去。彩蓉方覺怪物。無什能爲。忽見大殿上。五盆之火齊發。火牆也似將下明德擋住。猛聽破空之聲。又快又急。晃眼一條藍光。疾如流星。自空飛墮。那條瀑布也似電捲一般。掣回槽去。緊跟着殿門便閉。三人僅看出後來這怪。身子祇有三尺來長。頭前五眼。藍光四射。身上藍光齊閃。兩翅一放一收之間。已掉頭往祭室中駛去。端的快極。彩蓉才知老怪已能通靈變化。小大由心。看他來得迅速。逃必更快。忙囑靈姑浪生少待。自往空中暗佈網羅。斷他歸路。彩蓉去後。忽聽殿內道士師徒呼叱。與怪物怒嘯之聲交作。浪生急道。今晚又和那團一樣。定是大師兄把江神惹翻。仙人快去吧。說罷下地便跑。靈姑不會禁法。知難強阻。又聽道士聲音有異。算計彩蓉不會去久。自信怪物無什靈奇。浪生同去。還護得住。忙拉他道。要去你扒我背上。不許亂動。我一到便把怪物殺了。浪生依言扒向肩上。靈姑因彩蓉未在。恐有疎失。想先窺探明白。如非危迫。便等彩蓉事完回來。一同下手。日間會去祭室。知道牆垣堅厚。除通正殿一門外。上面還有一個天窗。下視室內。一目了然。破窗飛落。也極容易。便帶浪生往殿頂飛去。到了上面。收了遁光。輕輕越過殿脊。掩向天窗旁邊。往下一看。靠牆六個注滿江水的木槽。以內各踞着一個適才所見的怪物。左右四怪。大小形相。俱差不多。初來那怪。和末了一怪。分踞當中兩隻大木槽內。身子較小。神態却要癯惡得多。尤其後來那怪。身長祇得三尺。遍體藍鱗。精光湛湛。爪髮尾

毛剛勁如鐵。怪掌在水皮上。似沾着未沾着。凌虛而踞。虎虎欲飛。不似餘怪。身子半沈水內。首尾綠毛蓬鬆。根根倒立。五隻怪眼。齊閃凶芒。遠射數尺。分外顯得威猛。旁四怪都是大口箕張。各伸腹前兩隻長爪。亂抓面前架上牲肉。夾向口中。上下兩排利齒。略一咀嚼。便成粉碎。嚥將下去。無論是猪是牛羊。利爪搭將上去。祇二劃一抓。便大塊抓落。比刀還快。有的更深探入腹。連腸肝肚肺。一齊抓出。鮮血淋漓灑了一地。祇顧爭吃搶奪。別的全未在意。當中二怪。偶然也抓吃幾塊。却是時吃時輟。十隻凶睛。齊注前面。頗似蘊毒已深。蓄怒待發之概。細看對面道士卞明德。也是披髮仗劍。左手握着大把米豆。目光注定當中兩怪。一瞬不瞬。二怪祇微張牙舞爪作勢。立即厲聲呼叱。左手揚起右手長劍。對着燭架上所懸的鱗片綠毛。作出欲斫之勢。表面雖還鎮靜。頭上已然見汗。怪物也似有所顧忌。欲發又止。水槽四外。到處都是法米法豆。老道士魯清塵。本有奇門隱形。這時也現身出來。背插六柄短叉。短衣赤足。站在卞明德身後。面帶焦急。看神氣師徒二人。定和怪物打過一次交代。當中二怪。看似有意相拚。箭拔弩張。待隙而動。一任呼叱鎮壓。不少歛迹。靈姑總以為道士供應怪物。已歷多年。見雙方尙未發難。魯清塵師徒。又有好些準備。既能相持。還等彩蓉到來。下手穩妥。免得漏網。不能全戮。又留後患。便未發動。誰知事機瞬息。一觸即發。當中老怪忽然長爪伸向牛腹之內。祇一下便將牛的全付心臟。抓將出來。正要回爪。送入口內。左槽那條無髮小怪。伸爪便搶。抓着一些肝腸。兩下一撕。分裂爲二。奪時用力過猛。血水橫飛。卞明德驟出不

意灑了一臉。就這心神微微一分。二怪條地一聲怒嘯。魯清塵忙喊徒兒留神。中槽二怪箕口張處。先時兩股二尺許粗細的水柱。劈面向二人打到。緊跟着舞動兩隻鋼抓般的前爪。直竄過來。所噴水柱。又勁又激。其疾若箭。二怪往前一竄。槽水立即高湧。左右四怪也各搶爭吃。待要飛起。兩下相隔。原本不遠。探爪可卽。行法人當疎神之際。危險已極。還算魯清塵深悉怪物動作習性。見卞明德心神一分。便知不妙。一面大喝示警。左手將卞明德。猛力朝旁一推。一面發動禁制。身往右蹤。避開正面來勢。右手急忙往後抓。又向外一甩。便有六溜火光。裹住那六柄鋼叉。朝六怪飛去。卞明德也頗有急智。兇勢不佳。縱時左手一揚。滿把法米法豆。化爲無數大小火彈。覆雨一般打去。就勢空手提了那罈五色米豆。往側縱去。師徒二人恰好同時發動。左右四怪。身還未及騰起。吃火彈剛打了一跌。火叉同時飛到。倉卒之間。不及抵禦。各吃火叉。又向如意頭頸上面。禁法再一發生妙用。緊緊嵌住。連繞帶疼。急得噓噓怒嘯。在槽中舞爪掙扎。不能脫出。當中兩怪。眼看將仇敵衝倒。爪裂洩忿。忽被火彈火叉。迎面打來。這類旁門中應急煉成的法器。老怪雖不甚在意。但那小怪是個雄的。年紀最幼。最是凶惡。老怪也最疼他。惟恐受傷。忙卽攔向前面。橫身遮擋時。小怪也吃火彈。打中了好幾十處。總算見機。知又利害迎禦得快。負痛舉動兩爪。將火叉敵住。未彼又中要害。轉是老怪。急於救護幼子。開了個脚忙爪亂。火彈打向身上。不過略往後退。還不怎樣。這一叉却正打向頸間軟處。幸是修煉年久。氣候甚深。才一打中。便回爪將叉拔下。怒吼一聲。奮起神

力一折兩斷。忙着又把小怪那柄叉。抓去折斷。經此一停頓。師徒二人。才得避過凶鋒。魯清塵看出老怪。比前幾次。利害得多。所煉法器。已制他不住。料知內丹已成。少時情急噴出。必遭毒手。所盼救援。不知何故。尚未出現。好生憂急。便乘老怪回身拔叉之際。忙喊徒兒。快快隨我退出屋去。一面縱身上前。將法架上。所懸怪物鱗毛。搶到手中。一同往外逃退。怪物因是生性殘暴。極少安分受享。魯清塵雖無力除他。防備極爲周密。煉就法器相待。軟硬兼施。每來必要吃點苦頭。本就懷恨多年。當晚主祭人。又是卞明德。越發倔強不服。先已小鬪過一次。等魯清塵看出怪物來勢不善。現身相助。怪物凶野之性。業已大發。一則初到貪吃。二則魯清塵把昔年物在怪身上斫落。下來的鱗甲頭髮。做了鎮物。屢次爲此吃虧。不無顧忌。凶焰方得少息。及至行法人爲牲血洒中。心神一散。怪物乘隙暴起。又吃了虧。懷恨自然越深。這時老怪正噴腹中所煉真氣。熄滅法火。回救四木槽中小怪。剛將火叉毀了兩把。忽見魯卞二人。搶了法器。往外逃走。如何能容。連下餘兩小怪。都無心再救。兩翅一展。率領三小怪。飛身追出。靈姑沒想到雙方動作這快。方覺魯卞二人。手忙脚亂。有了敗意。未及施爲。人怪雙方。已飛向正殿。急得浪生在背上。大喊我師父。定被妖怪吃了。仙人還不下去。隨說隨掙落。祇一抓。便將天窗上鐵櫃。抓斷了兩根。靈姑恐他莽撞受傷。忙一把攔腰夾起。喝道。你去不得。等我抱你下去。殺那怪物好了。浪生聽到末句。才住了掙扎。靈姑隨將飛刀放出。銀虹略繞。鐵柵粉斷。靈姑手夾浪生。飛身直下。見槽中還有兩怪。在又下亂掙亂叫。魯清塵

一走。火叉無人主持。效力漸減。靈姑急於應援。本來無心殺他。二怪見銀光破屋飛落。驚懼情急。一怪負痛回爪。猛力一抓。竟將又拔起折斷。展翅便往外飛。木槽離地六七尺。怪物起時。水隨湧起。晃眼功夫。室中之水。已將過槽。仍在繼長增高。奪門而出。小怪起得太驟。驚湍飛射。靈姑不會防備。衣服全被濺濕。又見小怪脫叉欲逃。不由大怒。銀光電掣。攔腰一繞。立即腰斬兩段。另一小怪。恰巧隨後脫叉飛來。見同類慘死。嚇得怪嘯一聲。頭還未及撥轉。吃銀光迎繞上去。照樣殺死。血濺尸飛。浪生見怪物如此易殺。喜得拍手舞足。怪叫不已。靈姑見二怪雖斬。尸身猶在水中撲騰。目射凶光。爪牙皆動。勢頗猛惡。恐其性長未死。重指飛刀。一陣亂攪。眼看血肉橫飛。成了碎段。才行停手。往外飛去。經此一來。又耽延了一會。剛出屋門。便見老怪。由殿外帶着浪頭。展翅急竄飛入。兩隻長爪已斷。似要往祭室中駛進。剛側轉身。瞥見銀虹飛出。知道利害。一敢再進。退又無路。噓噓急叫。待往殿後飛竄。靈姑如何肯放。手指銀虹。攔住去路。怪物無法。箕口張處。噴出一團淡碧光華。意欲迎敵。靈姑飛刀何等靈奇。迎着碧光。略一沈滯。便聽波的一聲。極清脆的爆音。碧光碎裂。化爲千百縷冷烟。激射四散。銀虹隨向怪物頭頸間繞去。怪物噴出碧光時。後面彩蓉也指着一道劍光。飛身追入。見銀光已將碧光裹住。忙喊此乃水怪內丹。留他有用。飛刀神速。已將碧光絞碎。怪物雖有一點氣候。怎禁得起飛刀飛劍。兩下夾攻。內丹一破。自知無幸。心橫發狠。還在妄想拚死。發動洪水。爲害生靈。身才暴長。未及飛避。銀光首先繞向頸間。彩蓉飛劍青光。又攔腰落下。祇慘

嘯得半聲。身首分成三截。當時一顆比水缸還大的怪頭。直朝後牆飛擡上去。中後兩截尸身。也在水上飛躍亂迸。彩蓉知他性長。恐傷殿房。將手一指。全都禁住。落在水內。靈姑忙問姊姊怎去這久才來。這是老怪。我在西屋殺了兩個小怪。還有三個小怪。都殺了麼。彩蓉道。三小怪已全被我殺死。我到晚半步。致令那老道友。爲怪所傷。真是可恨。語聲才住。浪生首先驚叫。急問我師父被怪物咬死了麼。彩蓉還未及答。跟着神龕內。縱落兩個道童。哭喊仙人救命。浮水趕來。浪生又連掙帶喊。要看師父。二道童笑道。浪生仙姑能救師父。你千萬莫強。求仙姑好歹救我師父一命吧。隨說隨在水裏磕頭。人矮水深。通體淋漓。二女看了。甚是感動。彩蓉道。你師父爲老怪所傷。又吃小怪。孤了一下。幸我趕到。未被吞噬。現被你大師兄。救回房去。我們必盡全力救他。你們不必悲哀。大約江水已被怪物發動。仗着崖岸甚高。怪物又死得快。未致成災。此時江中波濤大漲。必須平復。這裏的水。最深處。雖不過丈。因我早防到此。設有禁制。未使蔓延。水都聚在一處。也須退去。呂仙姑帶有丹藥。你們可先隨他同去。看你師父傷勢如何。先給服下一粒靈丹。將命保住。我事完即來。速速去吧。三小哭謝。靈姑仍抱浪生。帶了二道童。同臨道士丹房。見魯清塵臥在床上。胸前被怪爪抓傷甚重。肋骨斷了兩根。上身滿是血跡。又中怪物丹毒。通身寒戰。面如白紙。牙關緊咬。氣還未斷。人已不能言語。三小見狀。立即大哭奔去。下明德眼含痛淚。正在行法。禁止血流。用自配丹藥灌救。回顧四人進房。立向靈姑拜倒。哀哭求救。靈姑答道。令師傷勢甚重。這裏有家師所煉靈丹。

可給他灌服一粒。將命保住。我同來的。還有一位道友。現在殿上退水。等他事完來此。再行設法施治吧。說罷。取出一粒丹藥。命卞明德用水調化。搗開病人牙關。灌服下去。並囑三小。不可哭喊。卞明德跪謝接了。依言行事。靈姑便去外屋相候。約有頓飯光景。魯清塵寒戰漸止。眼也睜開。張口便喊。諸徒近前。說今日之事。我早算定。是我劫運。本意能避過去。留一全軀坐化。否則祇能將害除去了。我多年心願已足。先還想我雖道力淺薄。無力除怪。師徒合力。決不致為怪物所傷。不料此怪。頗有機心。早將內丹煉成。偏是深藏不露。忽然乘隙發動。我師徒驟出不意。一切佈置戒備。全無用處。致為所傷。如非仙姑駕臨相救。不特我師徒幾人。身命難保。左近生靈。和江邊停泊舟船。也無倖免。我數限將盡。縱不為怪物所傷。不過落個全身。終須化去。身在旁門。超劫轉生。始得善果。藉此解化。乃大佳事。你們何必悲痛。倒是那二位仙姑。關係明德浪生二徒甚大。二仙此來。尚有要事。不致便走。務要照我前言。虔敬相求。不可自誤。二仙俱是玄門正宗。拯濟羣生。積修功業。乃分內事。無庸多事絮聒。為師身中妖毒。神智全昏。本應即死。忽得清醒。定出二仙施治之力。據那日召集。尚有數月壽命。正好藉這仙藥之力。靜心調養元氣。以待時至。後日會期。好在一切均與你們說過。無須重述。由明早起。我便閉關自修。不到日期。連你們都不見面了。卞明德見他說時。十分吃力。人尚不能轉動。面容隱忍痛楚。再三勸阻。說仙姑共是兩位。與師父占算相符。呂仙姑先來。給師父服了一粒靈丹。適才追殺老怪的一位。尚在殿上退水。少時到此。必能轉危為安。師父新

醒。體力不佳。務望保重靜養。不可言動多勞。魯清塵笑道。徒兒如何得知。便那位仙姑到來。也祇醫傷定痛。定數焉能挽回。我因此丹靈效。乘其功效最著之時。囑咐你們幾句。少時見二仙。致了感謝。便一意調元靜養。不再發話了。浪生最戀師父。悲淚不止。幾想問話。卜明德恐師父又勞神。頻頻攔阻。浪生也知有害。強自忍抑。悲痛已極。這幾間偏廂。佔地頗高。水又未自當地發出。深祇尺許。這時已全退淨。現出地面。靈姑獨坐外屋桌上。聽魯清塵師徒問答之言。分明事已前知。彩蓉適才趕回稍早。何致受傷。退水又去了。老大一會。還未回來。不耐久候。走向外面一看。陰雲盡去。星月滿天。樹木多被狂風吹得東倒西歪。殘枝敗葉。到處都是。直似暴雨初過情景。水已涓滴無存。大殿火光。本早熄滅。此時却是明如白晝。暗忖。人都退了。彩蓉還在殿中作什。打算催他回屋。與魯清塵醫傷。剛往殿階上一縱。腳未落地。便聽彩蓉與人說話之聲。猛見一道青光。帶着幾條長大黑影。疾如電掣。直向天空射去。差一點便被迎面撞上。驟出不意。不禁大驚。忙向側面縱避。定睛仰望。祇天際略有一絲青光閃動。破空之聲。由近而遠。晃眼聲蹤全無。端的快極。靈姑自從元江取寶之後。見聞大增。看出那道青光。正而不邪。知有外人到此。方自奇怪。忽聽彩蓉呼喚靈妹。進殿一看。殿內外大小六具怪尸。不知去向。血跡也都去淨。彩蓉面色發紅。神情似頗急遽。一問究竟。才知那道青光。是彩蓉兒時舊侶衛翊。現在崑崙派。遊龍子韋少少門下。不但劍術。有了造詣。又得本派名宿鍾先生期許。學會許多法術。爲崑崙派小一輩中有數人物。適才彩蓉往斷怪物迷路。

正在行法設伏。恰值衛翊空中路過。看出是左道禁法。誤認壞人。上前喝阻。其勢汹汹。如非彩蓉災劫之餘。心氣平和。幾乎動起手來。嗣經彩蓉說明原委。又認出鴛鴦眼的異相。才各略敘原委。衛翊原奉師命。有事巫峽。彩蓉又忙着除妖應援。匆匆說了幾句。便訂後會而別。爲此遲到一步。以致魯清塵師徒。幾爲怪物所殺。等怪物死後。彩蓉行法退水時。衛翊也事完趕來。重又會晤。並助彩蓉將怪物尸身。移沈江中。他那去處。也在附近。日內還要相見等情。靈姑聽彩蓉語氣。與衛翊頗爲交厚。祇是面帶憂急。神色不定。知有原故。忙回救人。也未深問。便催速往。彩蓉愀然答道。那老道士。頗能前知。已早算出我二人來意。和他應遭之劫。現在身中寒毒。已不能治。至多還有三兩個月可活。他雖旁門。吐納修煉。頗有根底。他必早把身後一切安排。長日閉關入定。將本身真火。聚於金門玉闕。以俟數限一到。立即出神坐化。免使寒毒耗損真元。照理醒後全身都要血凝凍痿。仗有靈丹之力。減却他多日苦痛。想要救活。休說我無此本領。他也未必願意。如能施救。我早先救人要緊了。廟中人少。再出這事。後日又是會期。大殿上香案什物。尙自散亂。不如由我將這三間殿房。清掃乾淨。部置還原。免驚俗人耳目。還替他們。省却不少的事。靈姑祇得罷了。殿房血污腥穢。已經彩蓉在退水時。就便清除。祇把魯清塵師徒。適才移去的陳設用具。移回原處。再稍整理。不消片刻。便即完事。正要走出。浪生忽然哭喊跑進。見了二女。忽又破涕爲笑。急喊仙姑快去救我師父。靈姑疑心魯清塵傷勢危殆。不暇多問。便催彩蓉。抱了浪生。一同飛往。魯清塵已然坐起。見

了二女。便要下床拜謝救命之恩。彩蓉連忙止住。一問卞明德。才知浪生聽魯清塵吩咐完了後事。得知師父祇有數十日壽命。傷心情急。擬求二女相救。探頭外屋。不見靈姑。卞明德早知二女不會就走。因有話和師父商計。避着浪生。假說仙人已去。浪生越發惶急。故此哭喊追出。魯清塵功力頗深。服藥不久。人已好了十之七八。並無異狀。二女問完前事。見卞明德等長幼四徒環跪求救。滿面悲愁之容。浪生更是淚眼熒熒。哀告不已。方自喚起。溫言慰解。魯清塵嘆道。我適才再三曉諭。如何還不明白。浪生嬰童無知。你三人怎也不知輕重利害。等天一亮。我便閉關靜養。有好些事。要拜求二位仙姑。似此哭鬧。徒亂神思。於事何濟。我蒙仙姑靈丹賜救。才脫險境。不耐多言。明兒可照我前說的話。代爲稟告仙姑要緊。如有一線生機。二位仙姑正在廣行功德。何用你們強求呢。說得語聲斷續。氣頗衰弱。靈姑便勸他臥倒將息。魯清塵告罪依了。卞明德料知望絕。祇得強忍悲酸。談說前事。原來那水怪。本是前古蛟龍一類。名爲藍螭。產於冰雪寒潭之中。性最凶殘。力猛非常。喜伏寒潭深澗。和江海泉眼深處。雖好殘殺。但是一飽便睡。往往旬日。不餓不醒。醒時無論什麼人物魚介。遇上卽無生理。因他惡明就暗。尋常祇在深水裏作怪。不是餓極。無處獵食。尋常不上水面。又是卵生。爲數甚少。出生時身小不過寸許。大螭口中噴吸之力極大。餓時性發。箕口暴張。猛力狂吸。離身十丈以內魚介生物。全被吸入口內。偏是護犢。所產之卵。全在身側不遠的水底沙窩之中。這些小卵。那禁得起他這樣擾害。不被誤吞入腹。便受狂濤震碎衝裂。所以產量甚

稀。世人極少見到。可是成長極速。不消多年。便長過丈。二女所殺老怪。潛伏江心水眼。已數百年。起初祇在江底。殘殺生靈。激動上面狂濤駭浪。爲害舟船。近百年中。漸漸通靈變化。餓時常率小怪。興風作浪。將行舟捲入逆漩之中。吞食人畜。魯清塵本是明末秀才。飽學博物。生來好道。明亡前。棄家學道。祇惜誤投旁門。僅學了些旁門法術。他却立志清修。專以救世濟人爲務。這年雲遊至此。正值江中風濤大作。舟船紛紛沉碎。看出江中有怪作祟。立意除害。積修苦功。便在江崖上。搭一茅蓬居住。乘着明月風靜。冒險入水。偵伺虛實。看明怪物細底。知道利害。不敢和他水鬪。盤算了三月之久。才行下手。先後在半夜裏。將物引出水來。苦鬪了好幾次。結果雙方各受些傷害。終於制服不住。勢更猖獗。船行至此。總有半數以上。難免於禍。魯清塵無法。祇得長日守在江邊。遇有船過。便在暗中行法。護送出險。無奈人單勢孤。法力有限。搶灘的船太多。不能兼顧。不消月餘。累得心力交瘁。所保全的過船。並沒多少。最後又下苦功。仔細觀查。連入水底好幾次。探明怪物習性嗜好。重又擇一靜夜。將怪物引上岸來。鬥到酣處。先給他吃點苦頭。然後與怪相約。從此互不侵犯。以後怪物不許傷害舟船。由魯清塵建一神廟供他。每月兩次。備下牲畜。請怪物上岸受享。此時怪物神通尙小。鬪時往往吃虧。心中不無畏怯。一經好言開導。許以美食。立即應諾。方得暫安無事。無如怪物。性太凶暴。飽臥還可。醒時稍一腹飢。便不安本分。灘本奇險。那再經得起怪物。在下面發威大鬧。每月依然不斷出事。比前已好多了。魯清塵不願假借神怪。招搖惑衆。荒江野岸。村小

地僻。不能分身往別處募化。起初祇和一個已死的徒弟。合力在坡上。建了一個大茅蓬。算作神廟。用身存十多兩散銀。買了些肥豬。如期供應。預計至多供上數月。錢便用光。恰值有一官府入川。趕灘路過。因連日風浪太大。不敢開船。時正炎暑。借宿村中。見民家宰豬。說是山坡茅蓬道士。託宰祭神肥豬。每月兩次。每次一口。少時便要抬往。那官人頗賢能。問出道士。善於醫病。從不向人捐募。師徒都是茹素。日以野菜野草糠米爲糧。甚是清苦。每次祭神。都在半夜無人之際。有那好事村人。見次草茅蓬內。豬骨都不留一根。前往窺探。必吃他的徒弟迎頭勸阻。去的人有時不聽。強橫動武。交手必敗。人少如此。人多照樣敗回。休想過去。村人知他師徒好武功。平日相處。又極謙和。次日老的再率徒弟。登門陪禮。兩次過去。也就無人再找沒趣等情。心想當地肥豬。有三百斤左右。少說也供百人以上之用。照例祭神。祇是虛設。未見實享。道士行跡詭秘。又精武藝。疑是江洋大盜。隱跡居此。便率幹僕。和一隨護武師。往探。魯清塵已早算出。命徒來迎。接入棚內。背人告以經過。并請藏於所設奇門之內。隱身靜伺。到了半夜。果見怪物來此受享。親見奇蹟。魯清塵隨允明日送他過灘。那官本來程限緊迫。幾次要想冒險上駛。俱吃眷屬舟人苦求強勸而止。見道士有此法力。心中大喜。又向知怪物。不是人力可除。宣揚徒自生事。憐他清苦行善。自捐三千金。另建廟供神之用。不久魯清塵查知怪物。餓醒必鬧。又算准時刻。將祭期改前一二日。不等怪物醒轉。在廟中宰牲設供。命徒弟持了法牌。前往江邊呼召。由此習以爲常。每逢朔望。祭後數日內。多半風

平浪靜。縱然出事。也因難勢奇險。風色不順。沒將伏礁急漩躲開所致。與怪物無干。不似往習。怪物作祟。滿江舟船。全數沉沒。極少倖免。救不上一個生人。歲月既久。漸漸傳播開去。舟人都知江神有靈。齊來供獻。香火日盛。人怪到也相安。怪物本是一個雌螭。這年不知何處。又來一個雄螭。兩下交合產卵。到了祭期。齊來享受。魯清屢恐他種類日繁。爲害更烈。每值產卵期中。想盡方法破壞。雖得手了好幾次。先後仍被長成了五個小螭。連那雄螭。共有兩大三小。知此怪已有靈性。再隔些年。內丹一成。更難制伏。現時防護小螭。甚是周密。無法再行下手。雄螭不除。必要孳生不已。供應艱難。還在其次。小螭更不安分。豈非大害。好生焦急。先同來的徒弟。名喚王清。隨師多年。本領法力。俱比乃師。差不了多少。自恃太過。見師父日夕爲此愁思。便乘怪物享受回江。伏臥之際。背師自入江中。暗刺公螭。那公螭氣候尙淺。但這東西。在水底力猛異常。雖得刺中要害。人却被他長鬚捲緊。無法脫卸。王清自知難免。惟恐母螭醒來發見。和師父拚命。爲害生靈。把心一橫。就勢行法。連人帶雄螭。一齊沉入江心水眼以內。一面自己震破天靈。遁回元神。等魯清塵半夜起來。發覺愛徒不在。算出究竟。趕往救助。已自無及。祇得把他元神收住。用本門法術。送往左近臨產貧婦家中轉世。等他離乳之後。用銀收買爲徒。便是現在的卞明德。雌螭醒來。不見雄螭。還不知爲人所殺。祇當年久生厭。遁向他方。連往上下遊。搜尋多次。江中舟船。遇上自是遭殃。終未尋到。仍回老穴潛伏。每逢兩怪結合。與雄螭失蹤那幾天。怪物想起舊情。必要大鬧。於是又添了一年兩

次大祭。到時供應獨豐。怪物大嚼醉飽之餘。回穴一臥多日。比起朔望兩祭。隔時還久。這春秋兩祭。江水一漲一落。恰到好處。利於行舟。怪物再不肆虐爲害。最是安穩。無形中又將江神。增加不少靈異傳說。可是那號稱江神的藍螭。祇是一個尙未全成氣候的怪物。祇能性發爲禍。不能造福行旅。尤其到了近十數年間。小怪逐漸成長。祇一睡醒。便在江中作祟。除兩次大祭。怪物飽餐之餘。照例把小怪封閉穴內。不使外出。有十來日平安外。祭期全照定準。往往不信心的。到能平安過去。信心的反而出事。於是漸失信仰。再有幾個胆大聰明的。故趁大祭行船。得了平安。於是紛紛效尤。鬧得廟中香火。一年比一年稀少。雖因地僻。遠近商民。多趁祭期。來做生意。熱鬧不減。香火也有。多是虛應故事。供銀比昔年大遜。怪物食量。偏越來越大。魯清塵師徒。又好行善。每有餘資。多以散衆。向無積蓄。漸漸捉襟見肘。連牲畜錢。多是先賒後付了。魯清塵年已八十。自思坐化在即。卞明德雖得自己傳授。無如年來怪物本領大增。分明內丹將成。便自己在世。也未必能制得住。何況身後。屢次占卜。都是自己運盡之日。怪物也該遭劫。守候數年。通無朕兆。日前正在作難。忽見江邊風雨雷雹。挾着金光飛墮。道淺未能深悉微妙。却已算出。於己有關。當彩蓉二次暗入祭室之時。已被看出有人來過。嗣見卞明德行法時。如有師助。知道來人。尙在室內未去。越發心喜。比時如若請見二女。原不致於受傷。因想夙孽太重。多年清修。到此境地。不久即可化解轉劫。所有磨難。都使今生受盡。祇不傷三個愛徒。不願再以人力勝天。始終聽其自然。若無其事。自從算出此

事起。便日夕籌維。將後事一分派。浪生每日守伺在側。聽出不妙。心中憂急。立志和怪物拚命。魯清塵知他和彩蓉有緣。又無凶險。故意放任。好使親近。一面又令卞明德。事後求二女援引。彩蓉對浪生。先頗喜贊。本無他意。及聽卞明德說完前情。忽然動念。答說浪生孤兒。又是異稟奇資。此地如不留養。我二人拚担不是。帶回山去。還有說法。卞道友一節。你本劫後餘生。雖奉鄭仙師之命。有事於此。還未正式拜師。此身尚無歸着。靈妹是更入門未久。如何代為援引。卞明德接口答道。此層家師已早想過。並非要求二位仙姑。如何為難。祇求此次取寶時。令弟子追隨在側。如有機緣遇合。不惜口角餘芬。便可援引到別位仙師門下。彩蓉應了。隨向卞明德商議買米之事。卞明德道。這個容易。小廟常收各方佈施米穀。為數也頗不少。家師因這裏買米艱難。為防災變。每年收下新穀。除施捨貧民。和變錢買豬外。向例要存出好些。年年倒換。祇食舊穀。以前香火盛時。所存米穀。足夠上下村衆。和全廟人衆之需。近年香資大減。存穀比前雖少。但照二位仙姑所說石數。也相差無幾。到了會期。有兩個乘此時過灘的穀商。幾於每年必到。由弟子和他們一說。當時就可買下了。二女聞言大喜。便令卞明德。到日出頭代買。暫存廟內。再由彩蓉行法。夜間運入木舟。以備應用。並命道童。明日告知老繇頭。中止可議。會時所給買米定銀。也送他養老。祇不許對人說起。卞明德隨談起。灘勢險惡。江中伏礁甚多。怪物雖除。大害並未全去。彩蓉說。去礁平水不難。但有多人。指江為生。害去以後。衣食無着。兩害相權取其輕。事自應辦。祇這些苦人也。必為他設法。魯

清塵本在靜坐養神。任卞明德代說。不會開口。聞言接口道。貧道昔年曾經想過。這裏山勢石多土少。本不宜於耕種。去年秋間。無心閒遊。發現危崖背後。有一狹長山谷。不特地土肥厚。出產甚多。還通着大片窪地。開出田畝。再好不過。祇是四面危峯峭壁。無路可通。連貧道略知武功的人。也祇可以空身攀援上下。有心開出一條山夾縫。使此奧區變成福田。無如遍查形勢。此山是塊整石。上蓋浮土。石質堅固。廟後危崖。有一處相隔最薄。也有三五十丈。休說法力淺陋。祇能驅役五鬼邪神。難任是役。便是法力較深的道術之士。除非真有五丁開山之能。這數十百丈高厚的堅石。也無法將他攻穿。二位仙姑。飛劍神奇。何妨一試。靈姑忽想起元江取寶。所得五丁神斧。立答道。我有一柄五丁斧。觸石如粉。難得此時天還未明。無一外人在此。待我往廟後試他一下。彩蓉道。我也想用此寶。削去江心礁石。用以開山。實爲絕妙。但是會期已近。此時試用。必驚俗人耳目。傳說張揚。轉多不妥。好在我們取寶時。會期也到末天。到時我自。有處。魯清塵大喜。稱贊功德不置。彩蓉知他不宜多勞。事俱商定。見天將明。自己還有別的心事。囑咐了幾句。便即辭別。浪生意欲隨往。又捨不得師父。二女又因取寶關係重大。木船隱沉水內。帶一嬰孩同往。諸多窒礙。祇允事後攜帶回山。不令隨往。魯清塵本想勸二女。將浪生即日帶走。聽雙方詞意堅執。也就不再勸說。等卞明德等四徒。送走二女回來。略囑幾句。逕自退入靜室。閉關入定不提。二女回到原泊舟處。彩蓉令靈姑暫候。自先入水查看。見無異狀。才放了心。這時天已大明。江崖上朝陽始升。夜雨之後。草

木華流。苔蘚肥潤。到處林木山石。都是欣欣向榮。濕陰陰地。仰視天空。一碧無際。一輪朝日。獨湧天邊。射出萬道光芒。氣象甚是雄曠。下面江峽。斷岸千尺。轟高削立。驚浪怒濤。如雪夾漩而駛。漩聲浩浩。宛若奔雪。不到正午。照例不見日光。氣象蕭森。景物陰晦。這一夜功夫。平添了無數大小新瀑。恍如數十條。大小白龍。飛舞騰翔於重淵之下。靈姑極口贊美。不聽彩蓉應聲。回頭一看。彩蓉獨立朝陰影裏。眉蹙不舒。似有心事在懷。正自凝想。人說美豔。再被當前景物。一陪襯。越顯得丰神絕世。儀態萬方。暗忖彩蓉自從元江取寶之後。日夕相聚。情感益親。勝逾骨肉。以前身世行藏。無話不談。來時並還說。等二次吸起金船。取得船中遺寶。不問師父允否收錄。決計同回大熊嶺。苦志潛修。以求正果。每日總說以後漸入佳境。前路明坦。興志勃勃。從未見有憂色。昨晚還好好的。怎自行法退水。遇見他那舊友以後。便心神不定起來。心中奇怪。忍不住問道。彩姊。你在盤算些什麼。江神廟前豆花飯甚好。我們晌午還去吃他好麼。彩蓉面上。一紅答道。我們這神氣穿着容易叫人生疑。最好暫停一日再走。明日即是會期。香客商賈四方雲集。什麼異言異服的人都有。靈妹打算飽嘗鄉味。好在取寶還得數日。要去明早再去好了。靈姑見他支吾不答。以他爲人和平昔情形。必有難言之隱。也就不再追問。暗中留意窺伺。彩蓉面上。老是時喜時愠的。有時故意談笑。似恐心事。被靈姑看出。欲蓋彌彰。更露形跡。靈姑越發心疑。也不給他叫破。當日便在泊舟崖上閒眺。隨便飲些江水。吃點乾糧。徘徊眺望。到了黃昏將近。彩蓉忽說。自己想往廟中看望。當地不可

離人。令靈姑留守。靈姑知道一切都與魯清塵師徒商妥。去否無關。彩蓉藉詞他往。必有用意。但是不便攔阻。又因事關太大。彩蓉所說。萬一是真。倘因同時離開。生什變故。如何承當。祇得罷了。彩蓉去後不久。忽見一道青光。由上流頭。橫空疾駛。即來。先疑來了同道。轉瞬已自飛過。心正尋思。此人劍術頗深。怎飛得這低。豈不驚俗眩衆。青光倏又折回。到了頭上。略一停頓。便即下落。靈姑因那金船藏珍。關係修道人甚重。不特各異派生心覬覦。便是崑崙武當兩派。和海內外散仙修士。見了誰也不肯放鬆。彩蓉不在。更須謹慎。一經看出來的是生人。并非元江所遇諸友。又似撲己而來。早就有了戒心。暗中準備。青光還未及地。手指處。一道銀虹。已先迎上。才一接觸。青光倏地掣退。靈姑原見來勢太驟。未分敵友。不得不防。本無比拚之意。見青光往下一撒。也將銀光止住。方問何方道友到此。請示來意。同時對方也發話道。我來尋人。呂道友休得誤會。跟着前面青光斂處。現出一個猿背蜂腰。面如冠玉。長眉入鬢。星瞳炯炯。身着白袷衣。腰佩革囊寶劍的英俊少年。緩步走了過來。靈姑聽來人稱己爲呂道友。猛想起天明前。大殿門外。所遇青光。正與此人一般家數。知是彩蓉所說童友故交。愛屋及烏。敵意全消。更想藉此探詢來人口氣。彩蓉時愁時喜。究竟是如何。忙把飛刀收去。陪笑答道。道友尊姓高名。令師是那一位仙長。能見告麼。少年答道。卑人衛翊。家師崑崙四友之一。遊龍子韋少。靈姑一聽。果是衛翊。喜接口道。如此說來。道友尋的是彩蓉姊姊了。久仰崑崙四位前輩仙長大名。今見道友劍術神妙。果不虛傳。可稱幸會。聽彩姊說。昨晚

除妖空中行法。得與道友無心路遇。後在廟中晤別。已然因事他往。現又尋來。有何見教呢。衛翊目注靈姑。略爲尋思。便笑答道。明人不做暗事。實不相瞞。我與道友一樣。都是爲那金船藏珍而來。昨晚別時。因見空中邪氣迷漫。疑有妖人盤踞廟內。不想行法人。竟是昔年舊侶。蓉姊自從幼年。隨人上墳未歸。諸鄰友都當他迷路入山。飽了蛇虎之口。獨我不信。背了家人。私往山中尋找。也將路徑迷失。困倒山中。幸遇家師和鍾師伯。得有今日。他却不幸。爲妖鬼徐完攝去。受盡苦難。數十年來。時在念中。昨夜劫後重逢。始悉前事。聞之痛心。祇爲他陷身妖邪門下太久。如今既已歸正。如何仍習邪術。我再三勸他。隨我往見家師。必爲援引。他又不去。惟恐妖鬼死後。失勢無依。并非真個迷途知返。因他說起元江取寶。曾經參與。比時武當七姊妹。也都在場。我與七姊妹中的姑射仙林綠華相熟。所居恰又離此甚近。意欲證明真假。適往訪問。果然不虛。並還因此得知。巫峽取寶之難。不亞元江。祇金船陷入水眼不深。吸上較易。沒有金蛛。仍吸不上。我素不願搶人現成。初意仗有師傳法寶。直入江心金船之內取寶。誰知金船禁制。仍未全除。不知破法。不能妄入。蓉姊再三勸我息念。我均未允。現知細底。既不巧取豪奪。祇率罷休。深覺昨夜對他。不過意欲告知。好使放心。還有好些話說。我崑崙門下。雖不似目前峨眉青城兩派。聲勢之盛。人才之多。論起功力修爲。却也不相上下。師叔崔黑女。自從陰素棠犯規叛教。便立意收一女弟子。承繼本門心法。多年物色。不會尋得美材。蓉姊天性品質。無一不是上選。本意約他訪我。取了寶物。同返崑崙。他偏執意。

不允。疑他所說不真。也由於此。現在取寶一節。我也知難而退。不再作梗。對他前途。仍是關心在念。好在令師大顛上人。未允收徒。可否請道友助我勸他。等將寶物。取到手內。覆命之後。由我引進到崔師叔門下。免使身無歸屬。又被昔日同道妖人。誘脅了去。再入岐途。就感謝不盡了。靈姑見他對於彩蓉。情分真摯。現於詞色。便問彩姊被妖鬼徐完攝去時。年尚幼小。道友稱他蓉姊。想必年紀更輕了。衛翊答道。蓉是他的乳名。論年紀。比我祇大一個多月。因蓉姊生母賢美多才。夫亡以後。遭嫡室妬忌遺棄。流落滇中。與我叔父母所居是緊隣。比時雙方年小。我們也幼。遭家變。父母雙亡。寄養叔家。受盡欺苦。與蓉姊同病相憐。常在一處玩耍。後來蓉姊年紀漸長。生活日苦。娘又下世。還算隣人善心收留。那家也非富裕。僅得棲身。那日他去城外上墳。我本同行。他恐家叔母播弄是非。害我挨打。又恐旁人編造黑白。堅不令往。我幼時會練習武。如若同去。他固不會迷路遇難。我也不會有此仙緣遇合了。今日微倖得有小成。全出他賜。他已萬苦千災。方由苦海中掙脫出來。我不知道。那是無法。既已盡知細底。如再視同陌路。萬一重墮泥淖。怎能問心得過。無如蓉姊爲人。外和內剛。從小我就強他不得。一別多年。仍是如此。昨夜已再四商勸。終是不聽。反說他已失身妖鬼。無顏與我再見。下次相逢。還要避道而行。怎好意思。同在崑崙門下。這話實是欠通。再說恐也無用。道友和他患難知交。言以人重。倘蒙勸解。許能聽從。也未可知。靈姑聞言。越知二人童年。早種情根。彩蓉今日愁思。必由於此。正待答話應諾。彩蓉忽然飛回。一見靈姑衛翊。並立說話。

不由臉上一紅。皺着眉頭。看了衛翊一眼。似想說話。又張不出口來。衛翊見彩蓉來。却甚喜歡。笑道。蓉姊。你到那裏去了。我正託呂道友勸你呢。昨晚所說的事。你能答應我麼。彩蓉微愠道。我心已定。並與譚簫姊姊有約。他此番往青城。見了崔五姑。爲我盡力援引。好些前輩仙師。都在金鞭崖上聚會。便鄭仙師不允收錄。也必不致落空。你對我好意。終身銘感。但是崑崙派前輩女仙。祇陰素棠與崔黑女兩位。一個已因爲惡叛教。遭劫慘死。我生性好潔。你也深知。多苦不怕。照你昨晚所說。崔老前輩那等行徑。雖說骯髒風塵。滑稽玩世。我却一日也做不來。你昨晚行時。又說氣話。害我耽心了一天。本意不想見你。適因取寶事難任重。關係我前途成敗至大。你仍是童年性情。我又素不受人要挾。萬一因你失事。我這苦命人。怎生得了。迫不得已。適才設辭。瞞了靈妹。前往下流頭。飛來石古洞前尋你。問個明白。不料你又他去。我已

在洞壁上。留字代面。今既相遇。好在靈妹患難骨肉之交。此事早晚也須告知。就說出來無妨。取寶之事。鄭仙師已早有安排。到時還另有能人。到來相助。你祇不在暗中作梗。必能成功。你如憐我。便請息會回山。免我這苦命人。出什差錯。無法交代。如真以此要挾。或是乘機巧奪。我所習旁門邪法。用以尋求正果。雖是無望。如用來對敵。正不知鹿死誰手。事到其間。說不得祇好與你拚命了。靈姑見彩蓉言詞堅決。令人難堪。方恐二人反目。誰知衛翊聞言。毫無忤色。祇苦笑道。姊姊你錯怪我了。昨晚原因久別初會。盼望切。見你初脫苦孽。身尙無歸。恐將來有什失閃。欲踐幼時生死禍福之約。那金船之寶。曠世奇珍。正好

合力下手尋取。同返崑崙。共證仙業。如真與人有約。不能變計。便各行其是。反正此寶現成無主之物。誰有緣福法力。能得到手。便算誰的。並不爲過。今日往晤武當七姊妹。承張林二位道友。告我取寶之難。不能專仗人力。還要取助異類。又出元江所得諸寶相示。才知細底。適已對呂道友說過。生平不願因人成事。巧取現成。祇請姊姊踐言。情願知難而退。幾時有心要挾呢。彩蓉冷笑未答。衛翊又道。我昨晚話太率直。難怪姊姊不肯深信。但巫峽沈船。已有不少異派中人知曉。到時必來擾害。你和呂道友祇得兩人。俱要主持行法。人勢太單。恐難分身抵禦。暫時什話不談。且容我從旁相助。明了心跡。再說如何。彩蓉那知衛翊別有心意。本爲取寶耽心。惟恐衛翊作梗。自己難處。一聽衛翊捨了前念。改作相助。暗自忻慰。不禁轉了喜色。仍故答道。我們倒無須你相助。祇求你不來作梗。已足感感情了。靈姑不知衛翊與彩蓉總角之交。耳鬢廝磨。性情素所深悉。見彩蓉聲音顏色。拒人於千里之外。頗覺過意不去。恐怕雙方鬧僵。方欲設詞緩和。衛翊已含笑。道。蓉姊如此說法。那我到時。祇作壁上觀。略開眼界。總可以吧。彩蓉想說。連看都不許。見衛翊滿臉笑容。心方生疑。未及答話。衛翊已朝二女舉手爲禮。道聲容再相見。腳點處。一道清光。冲空直上。往下流頭。天空飛去。指顧之間。蹤跡已杳。端的比電還快。靈姑見他飛行如此神速。心甚贊服。埋怨彩蓉道。衛道友是姊姊總角至交。我見他人頗豪爽真誠。所說全是好意。即便不願與他同門。多一有力之人相助。總比從中作梗。要省事些。何必這樣深却峻拒。使他難堪呢。彩蓉苦笑道。靈妹和我情逾

骨肉。我的事。也不須瞞你。他這人從小聰明絕頂。因受惡叔欺凌。將財產霸去。常加虐待。比時雙方都在童年。雖然兩小無猜。互相愛好。原不懂什麼情愫。後來年紀漸大一些。他忽然對我用起情來。常時背人尋我同玩。一天不見都不行。不久我被妖鬼擄去。我自學會妖法以後。會往故居。尋他幾次。都未尋到。事隔多年。以爲他已老死在外。不料昨晚重逢。他的遇合。竟與我相差一天一地。不但仍是當年丰度。并還學了一身道法。依他心意。仍是不忘舊情。再三向我勸說。由他接引到崑崙門下。拜女劍仙崔黑女爲師。異日與他同隱。如劉樊合籍。葛鮑及修一般。我多經災劫之餘。萬念皆灰。幸遇靈妹。才得今番遇合。眼看前路有了生機。一心問道。惟恐失錯。如何再惹世緣。就照他所說。他也玄門清修之士。與我共處。不過雙方情厚。不捨分離。祇作個神仙眷屬。地老天荒。常共廝守。不涉兒女之私。但我已然失身妖鬼。蒙垢含羞。終身莫滌。如何再配與他爲偶。爲此故作不情之拒。欲使絕念。昨晚他走時。出言要挾。如允舊約。無一事不肯由從。否則他今此來。也爲取寶。既然忘情故劍。視若路人。就祇好各行其是了。今早回來。我料他色厲內荏。當時負氣。事後必來尋我。因此不肯離開。及至等了大半日未來。惟恐相別年久。改了性情。萬一真個反臉成仇。却是我們一個勁敵。拿不定準。前往探他心意。沒有尋見。心還發愁。不料他已到此。適才看他。仍是當年對我情形。他這人言行如一。祇把話說定。決無更改。祇是別時。他面有喜色。令人可疑。我對他難堪。並無妨害。也不會因此懷恨作梗。轉恐他聰明機智。看出我那種不情。出於故意。那就難保

糾纏不清了。靈姑暗查二人話氣神情。一個固是用情專誠。一個也是未能忘情。聽歐陽霜平日之言。彩蓉與師父無緣。譚簫和他。那麼深交。受託時也祇支吾答應。並未明允力任其難。爲之援引。譚簫脫劫以後。由本身元嬰煉成道體。法力高深。已能前知。如知彩蓉前途。萬無不告之理。照此看來。果如衛翊所云。祇做名色夫妻。同修正果。焉知不是他的歸宿。便將所託的話說出。又從旁勸解了幾句。彩蓉聞言不答。隨後想起自身經歷。竟自掩面痛哭起來。靈姑再三慰勉。終無話說。一會月上東山。二女吃些乾糧。夜深各回沈舟之內安歇。次日一早。同往廟內。裝着香客隨喜。見江邊埠頭。舟船雲集。因船多灘險。泊舟之處。祇得里許。餘者多是水深浪惡。山險崖高。無法上下。好些後至舟船。都在上下遊。三五十里以外。覓地停泊。肩挑担負。起早趕來。還不在內。廟前坡上下。更是人山人海。喧語如潮。大殿外香烟蓬蓬。漫爲雲霧。端的熱鬧非常。靈姑暗忖。近年舟人信心大減。尙且如此熱鬧。如在昔年。正不知有多繁盛呢。方嫌廟中進香人多擁擠。不願進去。忽見廟側一株大黃角樹上。有一小孩抬手。定睛一看。正是浪生。忙告彩蓉。隱身飛縱過去。將浪生喚落。帶向廟後樹林之內一問。原來二女走後。魯清塵說。浪生已有歸宿。不久即隨二女他去。吩咐閉關以後。由他自在行動。無須似前禁閉。祇囑浪生不可生事淘氣。否則便要自誤仙緣。悔之無及。一面暗中誥誡下明德。對於浪生。須以恩結。不可生嫌。說完隨即入定閉關。四徒知是師父臨去遺言。傷心已極。尤其下明德和浪生。不久他往。從此更無晤對之期。連送都不能送。悲痛已極。當面不便

哭泣。同退出室。各自痛哭。互相勸勉。卞明德和浪生。素不投緣。惟恐會期中。淘氣滋事。奉有師命。不便再加管束。知道二女。早晚必來。設辭哄他。天未明。便令其隱身樹上相候。不令行動。說二位仙姑。不似常人。來時難免隱身。非在高處。不能看見。此來無多耽擱。如被走脫。永無入門之望。浪生因師父也會說。此乃曠世仙緣。不可自誤。惟恐二女走來錯過。信以爲真。果在樹上。耐心眺望。候久不至。腹飢焦躁。忽見二女雜在人叢之中。走來。喜得將手連招。二女忽又隱去。以爲有心問他。正自驚急欲哭。四下查看。二女已在樹下現身。招他下去。不禁心花大放。見面說了前事。靈姑見他情急依戀之狀。笑道。你大師兄哄你呢。我們還要託他買米存放。焉有不來之理。况又答應將你帶走。怎能失信呢。浪生聞言。暴跳道。大師哥太可惡了。他說二位仙姑。嫌我牽翻。不想帶走。非緊纏不放。便被走脫。日後休想再見。却害我餓着肚皮。天不亮。就扒在樹上。着了一早晨急。少時我非尋他算帳去。靈姑忙勸道。長兄當父。你師父已然閉關。他便算是你的師長了。他就哄你。也因今日人多。恐你性暴淘氣。惹出事來。難處之故。你既腹飢。我們也正想吃豆花飯。可隨我們。一同吃完。在廟外閒遊些時。晚來人靜。再去廟中見他。商量買米好了。浪生仍自忿恨不依。彩蓉故意怒道。你師兄原是好意。再不聽話。我不要你了。浪生方始安靜。不再爭鬧。那賣豆花飯的王老公。自從前日。得了甜頭。回到家中。連夜做了幾樣拿手菜。準備次日。敬給二女。好多得點賞錢。不料昨日等了一天未來。以爲二女開船走去。自家又捨不得吃。正想趁今早會期賣出。忽見二女。帶了浪生

走來。好不歡喜。見攤前三條長板凳上。都坐滿了食客。惟恐二女官家小姐。不願與粗人雜坐共食。一面忙用好話。催衆快食。說有官家定坐到來。請讓一步。一面令乃妻代爲照管。擠迎上前。說兩位官小姐。快請這裏來。那些顧客。多是趕集的商農。先聽王老么催快。還不願意。在說閒話。

第三回 橫江白霧絕壑運蛛糧 匝地金光荒崖探怪跡

及見二女神情穿着。俱爲所懾。富是進香的大官眷屬。三口兩口。忙着吃完。會帳走開。王老么慌不迭擦抹案板。請二女浪生坐了。換上新滌碗筷。陪笑說道。小姐昨天怎沒來照顧。還當官船開走了呢。前晚回家。連夜宰了一隻肥鷄。又把隔年留存的釀腸血豆腐蒸好。共配了四樣菜。略表孝敬。還沒有動呢。隨說隨將攤側箱內菜肴取出擺上。二女見是一碟捧捧鷄。一碟爛燒鴨子。一碟釀腸。一碟血豆腐。外加攤上原賣的小籠蒸扣肉。大碗豆花。帶肉末香料。面前已擺了一大片。王老么還在現炒熱菜。直說夠了。我三人那吃得這許多。王老么道。這是小人一點心。小姐們自吃不多。聽說這娃娃。食量太大。廟裏素飽子。都能吃上一籠。今天跟小姐出來開葷。少了那夠這娃娃吃。言還未了。浪生聽王老么。連叫他娃娃。怒喝你敢叫我娃娃。怪眼一番。便要縱起抓去。幸吃二女手快。將他按住。王老么知他利害。直說我說錯了。小祖宗不要生氣。我做好的你吃。浪生也真覺餓。二女一喝阻。便不再鬧。埋頭大吃起來。一會王老么又炒了

一碟辣子鷄丁。一碟腰花。兩碟素菜端過。浪生自小隨師茹素。初嚐美味。高興已極。彩蓉見他食量兼人。吃得又香。邊吃邊拿眼偷覷自己神色。那一樣菜。都要留些。似未盡性。便笑道。愛吃你祇管吃。吃完叫他添。祇不許吃酒好了。王老么巴不得多賣。又添了兩小籠扣肉。一碗豆花過來。浪生共吃了四碗冒兒頭。菜是全光。方說夠了。這時別的顧客。俱吃王老么。推有官眷包坐謝絕。因浪生得異樣。香客多聽廟中。養着一個怪嬰。見了紛紛傳說。齊來觀看。攤側人都圍滿。又見二女攜帶浪生情景。互猜浪生要被官家帶去。從此享福。一步登天。交頭接耳。議論紛紛。二女先看浪生。吃得有趣。不會覺查。見狀未免煩厭。彩蓉給了五兩銀子。已要起身。猛瞥見前面香客遊人。東倒西歪。往兩邊亂擠。一個身材高大的頭陀。甚是眼熟。正往廟內擠去。不禁大驚。忙即悄告靈姑。連帶浪生。繞向廟側樹林之內等候。我有事去就來。此時千萬不可和我一起。遇時我不說話。裝不認得才好。靈姑因彩蓉神色慌張。說完便走。料有原因。見王老么還在千恩萬謝。隨口敷衍兩句。允其再來。逕率浪生。依言往廟側密林之中走去。這時香客遊人。越聚越衆。擁擠不通。靈姑恐浪生力大。亂闖惹事。便將他抱起。低聲叮囑。不許言動。自往前擠。仗着民風敦厚。見是女子嬰童。都各避讓。才得勉強擠向前去。行近廟前。瞥見衛翊。在殿前石台上。方疑彩蓉是尋他去。猛聽前面人聲鼎沸。紛紛波動。尋聲一看。乃是一個長大頭陀。正由廟中擠將出來。先前彩蓉見頭陀時。靈姑面向飯攤。並未看到。見那頭陀。身高七尺以上。豹頭龜鼻。濃眉大口。一雙狗眼。閃閃生光。額束銀箍。滿

頭黃髮披拂。亂蓬蓬的。身相甚是猥惡。走起來。一句話也不說。祇是一味朝前猛衝。所過之處。人全東倒西歪。衆聲叫罵。有那年青氣盛的。不甘吃虧。便揮拳打去。頭陀既不還罵。更不還手。仍自往前擠撞。如未聞見。可是打人的。都相繼呼痛。咒罵不已。靈姑看出頭陀神情有異。不但絕好硬功。弄巧還是妖邪一流。心憤出家人。不應如此強橫可惡。如在平時。早已上前處治。一則遊人太多。動手恐有誤傷。又惦着彩蓉行時之言。無暇及此。祇率忍耐下去。經此一亂。再看衛翊。已然不見。繞到廟側無人之處。回顧頭陀。也將擠出人羣。叫罵之聲相接。知道吃虧的人甚多。斷定頭陀。決非善類。暗忖這賊頭陀行徑。平日惡行可知。實是容他不得。等見彩姊。商量之後。探明細底。如是凶僧妖邪。務須除去。祇恐遠方路過。一現即行。被他滑脫。又爲世人貽害。方欲到了林中無人之處。飛空查看。忽聽耳側低語道。速往廟後。道童宜從善在彼。我有話說。靈姑聽是彩蓉說話。忙穿樹林。繞抵廟後危崖之下。見宜從善滿臉憂惶之色。彩蓉業已先到。等宜從善。將靈姑引到崖腳一個大祇方丈的石窟以內。方始現身出來。靈姑見他蹤跡。如此隱秘。問是何故。彩蓉嘆了口氣。答道。方才你見那高大頭陀麼。靈姑道。你原來必是爲這賊頭陀走的麼。先你走時。我並未見。走後我來尋你。才得看見。他一味在人叢裏。橫衝直撞。受小傷的人。不知有多少。如非想來尋你。抱有浪生。又恐人叢中動手。誤傷生事。早打發他了。那厮不過有一身好硬功。看他步行亂擠情形。不似什麼高明人物。難道憑你。還會怕他麼。彩蓉天驚道。我走時匆忙。防賊頭陀看見。不知你還未見。忘了。

告訴。幸得你不曾造次。不然又是一場麻煩。這廝乃是青海西崑崙二惡之一。原是番人出家。名叫赤隆兒瓜。外號金獅神佛。他還不算最凶。是他師兄。麻頭鬼王。呼加卓圖。比他法力更深。二凶僧從小患難相交。情共死活。彼此心靈相通。煉有幾件極神奇的法寶。內中一件。乃是各人所戴金環。每遇危難。相隔千里。取環一擦。另一凶僧。便即聞警追來。其實他們不過身在旁門左道。不忌葷酒女色。性情粗暴。並不十分爲惡。人不犯他。他不犯人。本來無關。祇爲妖鬼未戮以前。與他相識。有一年這廝路過北邙山左近。值我由外新回。與他路遇。定要將我劫去。我鬪他不過。行法告急。妖鬼趕來。一見是他。先頗不願得罪。說我是得力門人。不便奉贈。此外鬼宮兒女甚多。任憑挑選奉贈。他偏執意不允。要定了我。兩下翻臉動手。他自非妖鬼敵手。妖鬼也祇能將他困住。急切間不能傷害。後來這廝乘隙磨擦金環。困到次早。麻頭鬼王由西崑崙趕到。將他救走。由此結下深仇。另約能手。尋鬪幾次。均未得勝。恨我入骨。此時遇見。豈肯放過。這廝適才不會隱身。由人上飛越。乃是故意。近年我雖學會妖鬼邪法。如和他鬪。仍是敗的佔多數。況當取寶吃緊之際。怎能惹他。原想這廝無心路過。乘他未見。隱形追蹤。暗中一查探。才知上年他已來過。不知何故。想佔此廟。來尋廟主商量。他也是用重價購買。不是強奪。卞明德見他以前得我吩咐。允以下月相讓。他却堅要提前。最好當時接收。說了若干好話。允以三日之後回信。方始走去。卞明德等三人。因他師父。還有多日。才能坐化。聽賊頭陀語氣。甚是蠻橫。意欲強佔此廟。不讓也要讓。接廟以後。舊人一個不

留他師父已然閉關入定。不能驚動。本意一拚。又因我再三誥誡。不敢妄動。爲此十分焦急。那米商昨日到達。米也訂好。起初打算運入廟倉存放。經此一來。祇得變計。令卞明德和米商說。將米船開往上流頭。無人之處。停泊今晚夜裏。由我將米船沈入水中。再行運入原乘木舟以內。雖然這類邪法。頗干正教之忌。如若不知究竟裏。被他看破。必要作梗。所幸爲時不久。未見得祇此個把時辰。就會有人路過爲難。比起由廟運往。多一周折。總妥速些。可惜靈妹入門未久。各派中人。所識者多。此時如能得一見聞。交遊較多的正派中道友。到時隱身崖上守護。就萬無一失的了。靈姑便問。衛道友會允相助。你雖堅拒。他意未忘。約他如何。彩蓉嘆道。其實他在崑崙門下多年。正邪各派。均有交遊。見聞廣博。用他實是最妙。無奈此時。我與他越遠越好。此情萬承不得。說起傷心。以後不提他吧。靈姑見彩蓉。目波紅潤。隱含幽恨。也就不再提說。衛翊會在殿前石台上現身之事。商議結果。因知顛仙到時。必還另派能手。前來相助。便令宜從善。轉告卞明德。趕卽暗中購辦米穀。由二女夜來。先付買價。轉交米商。令其依言行事。推說江神用米。不許傳揚。頭陀不可得罪。仍用婉言回覆推宕。如能推到下月。自是最妙。否則與取寶之事。必有關聯。明闢不過。便將師父閉關之事告知。借給他一面廟房。等坐化後。再讓全廟。這樣說法。祇把二女暗中主持一節。隱起。於廟中諸人。決不妨事。自己再行準備應付。商定以後。宜從善。便說連日忙亂。浪生在廟。實難管束。請二女將他帶走。彩蓉一想。已然應允。看浪生聰明。也還聽話。凶僧保不常來侵擾。浪生在廟。容易生事。

恐在身旁。雖要多費一點心思照料。却不致有什別的亂子。隨口應了。浪生先因戀師。不肯隨往。及至師父閉關。室有禁制。不能擅入。再聽卞明德等三人一說。惟恐二女捨己他往。誤却仙緣。二次見面。已然執意追隨。聞言大是歡喜。二女又誠他。此去務要聽話。不可胡亂言動。浪生允了。隨同回轉。大敵當前。不敢大意在崖上逗遛。逕回沈舟以內。夜來彩蓉往廟中。交付米銀。並探頭陀動靜。到廟一看。大殿上蠟淚成堆。香烟猶自瀰漫。卞明德宜從善金百煉三人。還同了十來個臨時幫忙的村人。正在收拾打掃。計算日間佈施。忙得不可開交。彩蓉原是隱身入門。仍把卞明德悄悄喚出。同往西廟靜室。交過米錢。問知香客黃昏始散。頭陀去未再來。因在廟前擠撞。好些受傷村人。心中不服。都想尋他晦氣。會命一精細人。暗往跟蹤。那人去了好久。方始回說。那頭陀出村以後。便往廟後亂山走去。越走越快。山路崎嶇。正恐追他不上。頭陀忽然回身。將那人喚住。笑說他乃青海有道神僧。雲遊至此。發覺江心黑狗灘附近。藏伏着怪物。意欲留此。為這一方除害。日裏在人叢中擠撞。小有傷害。可是衆人有眼無珠。不知敬重所致。如真有心為難。被撞的人。一個休想活命。你既跟來。足見是個有心人。為念俗人無知誤犯。從身畔取出一道靈符。吩咐用一水缸。將焚化在內。受傷的人。用此符水。一抹傷處。立即痊愈。還治百病。並說廟中既無神光。又無妖氣。乃是道士假名騙財。他因除害。兼愛廟前風景。已用重價。向道士買廟。限令三日之內出讓。由他主持。從此不但不要人們重燭供奉。還可大顯法力。為這一方造福。除怪時。雖有用人之處。也以重金相

酬。不令人白費氣力。回去可傳語衆人和道士。說他因見廟中香火。已有多年。也許原來實有不成氣候的小妖小怪。冒充神靈。與風作浪。吃那閉關的老道士除去。早來訪問道士師徒。名聲不差。香火供銀。由人自願。向不強募。算起來除混衣食外。尚無別的惡跡。故此好好商說。否則不特當時要將此廟強佔。不給分文。還須另加處治。特于寬容。給了三日期限。休再不知好歹。讓價任憑多大。決不還口。祇管遲延。那就不客氣了。看三個小道士。俱似會點障眼法。如不服輸。把廟產認作本身基業。不捨出讓。可往後山白石崖頂上。尋他鬪法。以勝負來決。也無不可。說罷一片紅光。人即不見。那人和卞明德相好。也未向外傳揚。逕來報知。卞明德聞言。雖也不無憂疑。因知師父占算如神。既說自己去後。廟歸宜金二人執掌。香烟還要大感。別無凶險。又恃二女法力。可以相助。心想廟決不會被頭陀佔去。想試那符。有無靈效。便備水缸一口。如言施爲。姑令受傷人。取水一抹。果然立愈。正想收拾就緒。夜靜無人。往尋二女。彩蓉已自走來。聽完前事。便告卞明德。仍照日裏所商應付。百事曲從。千萬不可和頭陀變臉。有自己在。就讓他將廟佔去。也是暫時的事。不多幾日。仍定奪回。否則一經爲敵。取寶事忙。無力兼顧。廟固不保。連魯清塵。也不能在廟中閉關靜修了。卞明德自是應諾。彩蓉問頭陀所居途向。隨隱身往白石崖飛去。到後查看。荒崖枯寂。星月在天。削壁千仞。草木不生。崖頂怪石磊砢。石齒森利。連人坐立之處皆無。上下更無一個可以容身的洞穴。那有頭陀影子。先恐被頭陀邪法瞞過。連用冥聖徐完所傳搜形煉神之法。試了幾次。終於

無人出現。知道不是所說不真。便已離此他去。祇得回轉廟內。問知卞明德。已將銀子送往江邊。交與米商。心想子夜將過。難得凶僧不在。此時正好行法。將米運入沈舟。何必再俟明晚。忙又趕向江邊。路遇卞明德。交完米價回來。說米商周福庭。多年交好。對魯清塵師徒。最是信服。起初聽說米穀神用。還不肯要銀子。經卞明德再三解說。祇令依言行事。不許洩露。方允收下。二女泊舟之處。浪大難險。雖有神明默佑。終是害怕。爲此還給了他一道靈符。護送米船。乘夜前往。來時船已開行。大約明早便到。二女泊舟之處。舟人日間睡眠。候到夜裏。便可行法收納。兩地相去。要搶二十來里上水。平日就是好天。也須好幾班緯夫。因有靈符催護。祇一人掌舵。一人搖櫓。即可平穩上駛。舟人見這樣吃水的糧船。夜行如此容易。越發堅了信心。決不致於誤事等語。彩蓉知卞明德所習。乃旁門中。驅役五鬼的淺術。稍爲高明一點的。一見卞知當此強敵伺側之際。隱藏尙且不暇。如何還敢炫耀。如被外人看破。立生禍變。如非事貴慎密。自己略爲施展。便可運走。何須多費手脚。卞明德一番好意。不佷多說。忙答這樣不妥。我如破法。你以後便減靈效。速即收法。隨我追去。卞明德知船行江中。正在吃緊當兒。彩蓉却催他先收禁法。後追料有差錯。好生慚愧。不敢怠慢。忙把禁法一撤。彩蓉同時也用遁法。將他隱了身形。一同帶起。飛到江心上空。俯視江峽。宛如一條仄長的深溝。月光不照。暗影中祇見星光隨波閃動。夜色端的幽寂。晃眼追上那三隻米船。彩蓉隨帶卞明德。往下低降。見船上布帆高拽。首船頭上。立着一個手持符籙的舟人。不住展動。禁法撤

去符已失效。依舊趁風上駛。疾如奔馬。照那走法。片刻即到沈舟之處。竟比預擬要快得多。知非無故。好生驚疑。匆匆教了卞明德幾句話。以備少時如若現身。好與米商答話。跟着急飛首船。一把先將舟人所持符籙搶去。到手一看。仍是卞明德原物。靈效早失。毫無異狀。可是船行更速。舟人因符無端自手失去。自是驚詫。互相嘩吵。齊說船走這快。沒了靈符。怎能叫船停止。沒有止法。如何得了。紛紛埋怨持符人。自不小心。有的便主擺設香案。向江神求告。此應彼和。亂成一片。彩蓉見衆驚嘩。恐萬一無事生事。便將卞明德送落船上。命照適才所說。略爲增減。止了衆喧。自己再在暗中留神照料。見機行事。舟人見卞明德飛落。又是一陣喧嘩。卞明德忙卽喝止。假說奉了神命。來此護送。吩咐禁聲。一面盤問衆人途中可遇什麼事。俱答無有。彩蓉在側聞言。越發奇怪。暗中行法。試止前進。祇略慢些。終止不住。又試探不出別的朕兆。沒奈何且等到了地頭。再說。不消片刻。船到沈舟附近。忽然自停。彩蓉四顧無異。忙回沈舟一問。靈姑也說。自他走後。並無動靜。暗忖對方道行甚高。看此行徑。頗似暗中相助。並無惡意。好在身有顛仙所賜靈符。事急時可防萬一。時機瞬息。且相機把穀米運回沈舟。再作計較。如眞有人爲難。運米時也必發難。否則定是顛仙命人來此暗助無疑。便囑浪生。伏臥舟中。不許妄動。並令靈姑在水中加意防備。自水上面行法運糧。等出水一看。江峽上面。已是大霧迷漫。星光全隱。越想越覺對方有意掩護。更不怠慢。先將舟人全數昏迷入睡。然後行法辟水。和沈舟一樣。在水裏空出停船之地。將三船徐徐沈下。將米穀分運原

乘獨木舟內。一切停當。並無變故。心中大慰。隨將三船。浮升水面。乘霧未散。親身送船回泊。歸途因是順水。卸載之船。行自迅速。約有頓飯光景。便即回到江邊埠頭停泊。囑咐下明德幾句。便放舟人醒轉。獨自飛回。這一來。斷定有了大力暗助。蛛糧已備。祇等三日之後。廟會終了。即可用金蛛吸上金船。取那船中所藏的至寶。彩蓉雖覺頭陀所說。黑狗灘除怪之言。頗似志在金船。以代藉口。但是自問法力。比頭陀差不了多少。先時害怕。是爲人少勢單。難於兼顧。現已添一能手暗助。加上顛仙所賜靈符好用。不求勝敵。祇求全船寶物。到手即行。總可如願。擬議之餘。均甚歡喜。因取寶日期將到。次日僅由彩蓉一人。隱身出探頭陀。和昨夜暗助送糧那人下落。靈姑浪生。一直守在沈舟以內。浪生天性好動。初隨二女回時。見那五隻獨木舟。都沈江中水深之處。上面隔有兩三丈深的江水。人須穿水而下。中間四外的水吃禁法。隔壁却是空的。江水晶瑩。清明若鏡。船在中心。水族遊魚。就在離頭丈許。和四外晶瑩之中。遊行往來。歷歷可觀。甚是好看。有時靈姑爲了逗他好玩。更把新從彩蓉所學的法術施展。放出光華。照向上面。晶波輝映。幻爲五彩。更成奇觀。喜得浪生。不住拍手歡笑。磨着靈姑演習。不捨離開。靈姑告以此乃旁門小術。無足重輕。異日隨往仙山。修爲有成。不特飛行絕跡。頃刻千里。靈山勝域。自在遊行。還可了道成真。長生不老。種種好處。說之不盡。浪生聽得志奪神往。惟恐忤了二女意旨。日後不肯攜帶。百依百隨。無話不聽。靈姑先頗愁他頑皮。不聽約束。及見他這等聽話乖巧。心中喜極。也是百計引他喜歡。兩人守在船上。一點

也不顯寂寞。可是木舟一切舒適。食物僅有二女所帶乾糧。浪生自隨二女開齋。在廟前吃了一頓好的。心中不無戀戀。彩蓉去後。忽然腹飢。偶問靈姑。仙家法術。能把吃的東西變來不能。靈姑答以真到神仙境地。早已避穀。不食人間煙火。我們雖離成仙尚遠。不禁飲食。祇可和昨日一樣。身有便錢。遇上吃些。怎肯爲那口腹之欲。賣弄法術。眩惑世人呢。學道首主刻苦清修。我們在山中吃的。多是山糧野菜黃精薯蕷之類。廟前豆花飯。因是多時未吃的家鄉口味。又兼有事打聽。才去吃了兩頓。你將來拜了仙師。不肯吃苦。却修不成呢。浪生聞言。便取舟中乾糧自吃。靈姑見他。沒再言語。當之過甚。暗忖此子雖然聰明。畢竟才過周歲的嬰兒。又是幼遭孤露。偏歷苦厄。雖幸魯清塵哀憐留養。廟中生活。也頗清苦。聽他說。昨日那等尋常飯食。尙是初次到口。小孩子家。如何不口饑。似此聰明靈巧。生身父母如在。官家子孫。正不知如何愛憐呢。心中一起憐念。浪生再一樣樣將順。更覺委曲了他。因知沈舟有師父靈符禁制。祇不升上水面。任多利害的妖人。不能侵犯。縱有頭陀。是個大敵。但又不認得自己。左就無事。少去即回。決無妨害。便笑對浪生道。你想吃昨天的豆花蒸肉麼。我就帶你去。這乾糧不要吃了。浪生道。大姑姑不說。不要二姑姑。和我離開這裏麼。想是想要吃。要用法術變來才好。離開這裏。萬一妖邪來了。大姑姑回來。要怪我們的。靈姑笑說。我曉得。我帶你去。不要緊的。浪生自是喜歡。靈姑隨帶浪生。離舟出水。飛上崖頂。略爲眺望。正待起身。浪生似見崖後。青光一閃。忙喚靈姑看時。已不再見。這時日甫過午。崖頂陽光甚盛。前夜大雨。

之後。石凹中積潦未乾。日光照處。光影閃動。靈姑聞說。先頗生疑。及至飛往查看。見崖後亂木叢雜。遍地苔蘚。間以水潦。映日閃光。到處刺荆野蔓。無可駐足。苔痕又是一片濃綠。並無跡印。祇有一塊高約丈許的怪石。矗立在側。光滑滑寸草不生。石上孔竅玲瓏。大小何止百數。石後如有人物。隔孔可見。難於隱跡。全崖頂僅此數畝方圓地面。生有草木。下餘都是略具坡陀的禿崖。石質渾成。一目了然。因路難行。浪生又未看清。當是水光閃耀。也就沒有往怪石底下細看。逕率浪生。往江神廟飛去。先到廟側森林隱處飛落。然後步行出林。會期正當極盛。香客雖減。廟前商賈雲集。仍是熱鬧非常。二人由人叢中。擠向豆花攤。恰值午賣方過。食客稀少。王老么夫妻。正在忙着添火蒸肉。往大鍋中倒豆漿。見靈姑浪生到來。忙即笑容讓坐。問道。小姐的船。還沒開麼。還有一位官小姐。怎未同來。靈姑笑說。他今日在船吃過飯了。我們許要等會完才走呢。王老么一面忙着添送菜飯。隨口笑道。今年我真運氣。開市就利。先遇見你二位官小姐。隨便吃點東西。給了那多銀子。已夠我買幾担穀的了。想不到吃卜方的出家人。也會有那樣大方的。真是怪事。浪生便問。出家人可是前天擠人的頭陀。王老么答道。不是他。還有那個。靈姑先未理會。聞言心中一動。忙即探詢。王老么道。昨天擦黑。我正收拾東西。那位大師父。忽然走來。要買吃的。我見他前天強凶霸道。在人堆裏亂擠。一個出家人。那樣蠻不講理。張口就要吃肉。一點不守清規。憑良心說。實是看不上眼。又恐他吃完。不給錢。本心想要推託不賣。因他長得凶神惡煞一樣。那天又擠傷不少的人。心裏

害怕。不敢惹他冒火。我屋裏也怕惹事。不住霎眼。強勸我賣。沒奈何。祇得忍了心痛。譬如少得幾錢銀子。捨財免災。送些他吃。他偏吃得又多。單扣肉就吃了二十三籠。豆花十大碗。飯和別的菜。還沒記數。吃得我心痛極了。他和掃盤獅子一樣。一小籠四片扣肉。一口就光。他那裏誇一聲好。我心上便像挨了一大棒槌。心想捨這一頓飯。至少糟踐我好幾串錢。他吃着甜頭。明天再跟着來。還不把我吃死。太使我急痛了。把我屋裏。恨入了骨。他還吃個沒完。直到後來。我翻菜櫃。他看說。連明早賣的。都已吃完。熟菜飯已一點沒有。要吃還須拿錢現買現做。他才停了筷子。我見他坐着沒走。心正打鼓。莫不還沒葬夠。要我再做他葬吧。誰想他是青海番子。人雖粗野。用錢却真大方。這一頓不到兩串錢的東西。居然給了我十多兩銀子。還說他正向道士買廟。以後天天買我吃的。這財喜不是天上掉下來的麼。靈姑笑道。你發財了。怪不得有這喜歡。那頭陀可和你說。他住在那裏。王老么道。他說住在後山白石崖。番子住的地方。都怪那白石崖。離此很遠。好些人連地名都不曉得。我還是十年前。隨人打竹狗。去過兩回。又險又陡。除了崖窩竹狗洞前。長着一片竹子。和無人肯吃的苦筍。連草都沒一根。共總幾個竹狗住窩的石窟窿。又低又仄。人都走不進去。崖上下二三十里。從無人跡。他偏住在那裏。就怕毒蛇竹狗咬。人那有安歇的地方呢。自從頭天。他一發蠻亂擠。這裏人沒有不恨他的。要想在村裏借住。也是無人肯留。我雖得他點錢。像這樣不守清規的番和尚。真要把廟買去。日後這裏香火。也不會興旺。再要是不安分。廟會散了不要緊。

江神不來受祭。興風作浪。拿行船出氣。那就糟了。聽說廟裏魯老道爺。已然閉關入定。將廟傳給大徒弟卞明德。他三個徒弟。都有本事。不是糊塗。卞明德更是精明能幹。文的武的都來得。何致於接手不兩天。就把廟產讓人呢。說是假吧。番子口氣。又那麼硬法。好像兩家已經說好。就這兩天。還說他愛這廟。江裏又有水怪。非他不能除去。道士想不讓也不行。我聽着奇怪。想起廟裏老少道爺平日好處。不放心。連夜去見卞道爺報信。他師弟兄三個。已早知道。並不着急。祇說他師徒四個。早想離開此地。難得這位青海神僧。肯來接替。再妙不過。祇是日期太迫。手邊還有好些事未了。打算過上十天半月再讓。都是出家人。給錢不給。到沒什麼。神僧性急。真非早接不可。祇好和他商量。先勻出一半偏廂與他師徒四人居住。候到事完。再行離開。免礙他師父的功行就好了。隨後又把這位番和尚的神通法力。說得天上少有。地下難尋。我一聽口風。簡直非讓不可。心裏實不願意。情知這廟要糟。但又無法勸說。剛生着悶氣。走到坡上。忽聽身後有人喊我。回頭一看。正是那番和尚。扳着臉問我。小道士說了什麼話。我到着他嚇了一跳。心想廟既決定歸他。莫如敷衍一陣。管什日後好事。且先得點現成好處再說。便把卞道爺所說的話。添枝加葉說了一套。這番子真吃恭維。聽人怕他神通法力。高興極了。說他本意並非強佔此廟。願出重價來買。滿想道士把持不讓。爲除水怪起見。他便給些重價與道士。用法力硬往外轟。不料道士對他如此恭敬。連背地都是那麼誠心。倒不好意思強逼了。適才正打算進廟商量。明早交接。忽接青海師兄來信。說有

軍事。催他立刻回去。並不許今日與廟中道士見面。他正想找人帶話。正遇我出來。先疑我是道士耳目。現知才是好人。叫我傳話與卞道爺。說他奉師兄之命。非回去一趟不可。但他主意已定。廟仍要買。此去約有三兩日耽擱就來。念在對他心誠恭敬。不加強逼。銀子任憑要多少。廟是必讓。最好趁他走這三兩天。趕緊安排。準備移讓。眞要是來不及。務把大殿和西偏廂。先行讓出。到了立壇除妖之時。却得聽他調遣。不許隨意行動。說完。又給我一錠銀子。嚴囑不許對別人說。否則他是神僧活佛。決不寬容。我想青海這遠。如何趕得來回。他把我領到廟側無人之處。將手朝地一指。立時湧起一朵金蓮花。托了他向空飛去。晃眼不見。如是別人。定被瞞過。我恰聽人說過。番子都會障眼法兒。又隨過魯老道爺幾個月。得知好些門道。假意跪地。叩頭不起。暗中偷覷。那金蓮花。果是假的。一會便見一條黑影。由我身側閃過。料定是他。恐被覺查。仍做不知。看在銀子身上。望天叩了好些頭。搗了好些時鬼。才往廟裏去傳話。卞道爺祇答可以。也沒說什麼。我猜那番和尚。說回青海見他師兄。定是假的。他們多會邪法。吞刀吐火。驅遣惡鬼。他定要這廟。不知出什花樣。我有點放心不下。恰巧我有個姪兒王大毛。是個趕船的。年青力壯。手脚板都着實來得。上月和主人打架。散了夥。沒處着落。前來尋我。聽我屋頭人談起此事。他說那番和尚。在成都辟邪時見過。也沒和我夫妻說。今早起五更。便往白石崖去望看。他前年跟番和尚。辦過一件事。還得了百多兩銀子。知道番和尚。法力很好。住的地方。不畫符念咒。顯不出來。到了崖頂。遍找不見。便照番和尚

當初所傳符咒。一劃一念。果然現出一座牛皮小蓬帳。人却不在。看出番和尚。果是熟人。去青海並非假話。既留帳蓬在此。日內一定回來。他本爲沒錢養家着急。知番和尚手頭大方。他又幫過大忙。祇要見面。好歹也弄他一二百兩銀子。從此可以回家買田。不再出來奔波勞碌。喜歡得了不得。適才趕不及。來和我報喜信。據他說。番和尚除了愛吃酒肉。玩女人。並不做怎壞事。玩女人也是用錢買。不是霸佔強奸。他原是番子。與我們出家人不同。不能怪他。不過他老廟在青海。他買這廟。必有什原故。暫時居住。決不會長。我姪子以前好賭荒唐。人却誠實。所說必不會假。我問他幫過番和尚。什麼大忙。他却不说。那牛皮帳蓬。還在崖上。祇別人看不見罷了。靈姑知彩蓉。連日尋找頭陀下落。曾往白石崖。去過兩次。俱未尋到蹤跡。心甚憂慮。不意無心中。探出細底。並還有人得過他的親傳。出入帳蓬之法。暗自喜慰。仍作不經意之狀。問道。番和尚所居帳蓬。既有法術障眼。你姪兒用什符咒。使他現形進去。你知道麼。王老么道。其實我姪兒大毛。從小隨我長大。最是親熱聽話。我適才也問過。他說別的都能依我。惟獨這件事。番和尚用他時。原是逼於無法。看他誠實忠心。才行傳授。傳時還賭過惡咒。萬萬洩露不得。如若違背。對人說了。便有殺身之禍。並且大毛祇一走口。番和尚那裏。立時知道。無論相隔千里萬里。祇消他一行法。三日之內。大毛就非死不可。番和尚又惡又狠。殺人不靈眼。大毛是知道的。居然還敢私下拒他。也因問心無愧之故。說時。正趕晌午。來了好些買主。沒空多說。我想大毛。不會再傳人的了。靈姑初意。用銀子買動王老么。向

大毛學那符咒。一聽口風甚緊。知他叔姪一般誠信。不便再行套問。隨給了一小錠銀子。同浪生去找卞明德。問知彩蓉晨間來過。旋即他去。未說何往。番僧三日之約已屆。本定當日接廟。昨晚忽命王老么帶話。自願從緩。不知何故。靈姑因王老么與魯清塵師徒多年交往。又是廟中舊人。情感甚好。如由卞明德設法誘探。勸令傳那符咒。或許有望。便把前事告知。談了一陣走出。遍尋彩蓉未遇。盤旋到了黃昏將近。估量彩蓉已回。回到沉舟一看。自從晨起出去。並未回舟。知彩蓉不會走遠。如欲他往。必先通知。似此竟日不歸。他又無什別的交往。雖有一個衛翊。但因失身妖鬼。清白已污。污穢傷心。不願再踐宿諾。再三力說。心志已決。不可更移。連面都不願再見。焉有朝說夕更之理。先已疑慮。等到半夜。仍未見回。惟恐彩蓉又往白石崖。吃頭陀趕回撞見。或是中道誤遇。閃避不及。動起手來。爲妖法所困。越想越像。焦急萬分。明知彩蓉雖然出身邪教。但是見多識廣。法力高強。他如不是頭陀對手。自己去了也是白饒。無如同舟共濟。患難深交。萬望恕置之理。暗忖師父昔日曾說。自己福緣深厚。到處逢凶化吉。遇難呈祥。師傳飛刀。更是百邪不侵的神物利器。還有新得的那柄五丁神斧。更是靈奇。妙用無方。雖未親身祭煉。用法已知大概。此去能敵便罷。如不能敵。祇消用飛刀護住全身。另用五丁神斧禦敵。至多不勝。想必無什凶險。祇浪生留在舟中。恐他待久不耐。無知誤動靈符。或是驚擾朱盒中潛伏的金蛛。生出事來。帶在身旁。又是累贅。意欲把浪生先送到江神廟去暫候。又帶浪生飛往江神廟。見了卞宜金三人。問起彩蓉。仍說自從早

晨走後。並未再來。王老公已允勸說大毛。傳那符咒。尙無回話。斷定彩蓉。十九出了了事。心中益發作忙。匆匆將浪生留下。令其暫候。問明途向。逕往白石崖飛去。時已夜深。雲淨碧空。月明如晝。亂山危崖。羅列矗立。月光之中。眞似被了一層霜雪。除崖側泉聲幽咽外。更無一點別的聲音。靈姑雖見荒山寂寥。夜色凄清。不似有什朕兆。因知頭陀法術神妙。形蹤隱秘。人不能見。彩蓉出來時久。也許早被妖僧擒住。困在蓬帳以內。所以處處留心。暗加戒備。先沿崖查探了好一會。不見動靜。暗忖蓬帳必在向陽平坦之地。敵暗我明。來了這大一會。頭陀如在帳內。必被看出。不會不出交手。看這神氣。必又他往。以自己的法力。使他顯形。定然無望。蓬帳不過仗着邪法。將形蔽住。終是有質之物。何不用飛刀。齊着地平。滿處橫掃過去。試他一試。想到這裏。又恐頭陀。故不出面。暗中設伏相待。祇顧搜敵。疎於防範。中了道兒。爲了憂念彩蓉安危。百未顧慮。逕將飛刀放起。護住全身。另將五丁神斧取出。如法施爲。化成半月形。帶有五色精芒的光華。離地二尺許。向前平飛過去。番僧邪法神妙。有無限生剋妙用。靈姑飛刀並不能破。這一改用。恰是番僧邪法的剋星。那蓬帳設在白石崖頂當中高處。相隔不遠。靈姑先見斧光。精芒掩目。靈幻無比。試探着指揮前進。所過之處。地面上稍微突起一點的怪石。沾近崖尾。立即碎裂如粉。心方贊喜。忽見離身兩丈許。斧光到處。波的一聲。冒起千百朵碗大青蓮花。紛紛散滅。心疑妖僧出現。有了先人之見。未敢輕敵。忙止斧光前進。定睛一看。前面忽現出一座牛皮小帳蓬。帳內飛也似跑出一條人影。忘命般。往側面跑。

去。這時帳篷現出。妖法已破。如非早將斧光止住。稍差須臾。連人帶帳篷。全成粉碎了。靈姑心細眼快。不會冒失。一見帳中空空。逃出那人。是個短裝村漢。又是步行逃跑。想起王老老之言。忙縱遁光。飛追上前。攔住喝道。你可是王大毛。快快停住。免得受傷。那人先頗驚惶。聞言才止步跪下。戰兢兢說道。小人正是王大毛。我是好人。家中還有妻兒老小。便這帳裏住的番和尚。也不是什壞人。求仙姑饒命。說罷。叩頭不止。靈姑四顧。不見頭陀蹤影。笑答道。大毛起來。我不會傷你。你叔老么。我也認得。祇問你幾句話好了。大毛一聽。驚喜道。仙姑是買我么。叔豆花飯吃的女客麼。嚇得我什麼似的。這就好了。這就好了。靈姑一心惦念彩蓉。喝問道。你莫說這些空話。你既在此。可知頭陀回來也未。有一穿杏黃衫。略像道裝打扮的小姐。來過麼。大毛答說。前年頭陀。因在成都宿娼。偶經辟邪村外。不知何故。得罪觀主玉清大師。雙方約地鬪法。頭陀連敗三次。有一師兄。又往北海有事。不能趕回相助。嗣因惡氣難消。使用本教中血烙誅魂大法。在辟邪村左近的散花坪。暗設血壇。與仇敵拚命。不料玉清大師。法術神奇。仍遭慘敗。尚幸事前見機。留有退步。用銀買動大毛。作他替身。玉清大師。人甚慈祥。破壇以後。擒到大毛。看出凡人。受了番僧愚弄。祇誥誡幾句。便即放掉。頭陀自然乘機遁走。大毛敢於尋他。便由於此。當日因乃叔王老么。受了卞明德之託。再三逼他傳授頭陀符咒。大毛從小受叔撫養。相待極好。難於推却。又恐觸怒頭陀。凶多吉少。對於卞明德所許厚酬。也不無動於心。叔姪二人商量。暫時不向卞明德回復。由大毛趕往白石崖。等候頭陀。

回蓬。問明此來。究爲何事。再探頭陀口氣。到底所傳符咒。能洩與否。相機行事。及至崖頂。見頭陀仍未回轉。料他歸期不遠。去時原本帶有乾糧。便在蓬邊守候。過不多時。先見兩個女子。飛到崖上降落。意似尋找頭陀。查看了一陣。也和靈姑一樣。用兩道青光。沿崖上下。飛舞橫掃。幾次捲近蓬前。仗着頭陀法術妙用。並無傷損。二女查看不出蹤跡。快快飛去。大毛原聽乃叔說過。近日廟前。來了兩個官家小姐。行動大方。廟中道士。曾囑禮待恭敬。不可怠慢。二女用銀甚爽。永無從人。奇怪了好幾天。今早正趕有一夥船夫。來買豆花。乃叔在此多年。船人個個都熟。順便一打聽。都說並無一船。載有這樣女客。分明有些怪處。二女裝束貌相。都與乃叔所說彷彿。想起頭陀。前遇對頭。也是個年青美貌的女尼。却那麼利害。看二女行徑。定尋頭陀晦氣而來。頭陀會周濟過自己。人却不守清規。二女和己不識。却是好人。周濟過乃叔。看他雖會放光飛行。並不能使蓬帳現形。論本領未必是頭陀對手。頭陀性如烈火。知有外人。來此窺伺。侵擾必不干休。正尋思回來對他說是不說。隔不多時。靈姑飛來。心頗奇怪。怎又多出一個女子。因見靈姑行動遮掩。彷彿畏怯神氣。不似先來二女。有心尋敵。一到崖頂。便用青光飛掃疾馳。以爲靈姑本領更不如二女。雖覺所放光華強烈。祇在蓬內潛伏。無奈他何。不料靈姑法寶利害。才一接近。妖法立破。蓬帳也自坍倒等語。靈姑詳問先來二女形貌衣着。內中一個。頗似彩蓉。劍光也像。祇身量較矮。又覺不似。彩蓉除自己師姊妹數人。和譚簫外。並無道侶。另一女子。又是何人。好生不解。且喜頭陀未歸。二女新去不久。即

便彩蓉不在其內。也不致有什凶險。只不知終日夜不歸。遍尋無着。是何緣故。這一來。心略寬舒。此外也無處再找。便囑大毛。此事祇許告乃叔。不可洩露。正要起身同去。大毛跪求道。番和尚。蓬帳已給仙姑破掉。無處棲身。這一帶野狗利害。求仙姑用仙法攜帶一程吧。靈姑聞言。心中一動。暗忖彩蓉會說。番僧不宜結怨。適才爲尋彩蓉情急。全未顧慮。現將他帳篷破去。歸來必當有心尋隙。怎肯干休。想了想。便對王大毛道。你凡人骨重。無法帶你飛去。再者天上罡風。也吃不住。莫如仍留這裏代我傳幾句話。頭陀如回。可對他說。我乃成都辟邪村。玉清大師門下。前來尋他。今既不在。無暇多留。現在便要回去。是好的。後日可去成都尋我好了。說罷。給了大毛幾兩散碎銀子。大毛本心想對頭陀報警。祇恐二女難惹。一聽教他如此。並還給錢。自是高興不過。連忙拜謝。應諾不迭。靈姑日前在苦竹庵。初會各派同門時。曾聽凌雲鳳等人說起。各派有名人物。得知玉清大師。是神尼優曇大師門下三弟子之一。以前出身異教。道行深厚。法力無邊。首次元江取寶。便有此人在內。曾與赤身教主鳩盤婆。嫡傳愛徒魔女鐵蛛。在庵前江岸上苦鬪。用盡魔法。終爲所敗。各派妖邪。望風遠遁。無一對手。心想後日深夜。便是江峽取寶之期。現將頭陀蓬帳毀去。結下仇怨。如被查知蹤跡。就不是爲了攘奪金船至寶而來。也必從旁擾害。難得也和玉清大師有仇。如能將機就計。將他引往成都。到時免却好些心思。實在再妙不過。好在聽大毛之言。頭陀並非大師之敵。便被尋去。也祇送死。並非貽害於人。自信措施甚巧。愁慮大減。那知玉清大師。從去年三月。已然

移居黃山五雲步。萬妙仙姑許飛娘故居左近。成都辟邪村玉清觀。先改由門人陸玉倩。在彼主持。頭陀爲復前仇。已然連去兩次。頭次吃陸玉倩巧計躲過。二次全仗峨眉門下女弟子墨鳳凰申若蘭。事先得了玉倩告急之信。約了三英中的李英瓊余英男前來。不俟頭陀到達。中途迎候。用法寶飛劍。將他驚走。陸玉倩自知力不能勝。師父又在黃山煉寶。不能分身。勉強挨到今春。也往黃山暫避。全觀封閉。祇一老道婆在內。雲鳳隨意閒談。話未說完。靈姑却記在心裏。以爲玉清大師。仍在成都。不特心思白用。爲此疎於防範。還幾乎鑄成大錯。這且不提。當下靈姑。飛回江神廟。去領浪生。進廟一看。彩蓉恰也剛到。正向卞明德。問知靈姑去處。準備趕往。二女見面。靈姑先將前事說了。又問彩蓉。整日何往。彩蓉眉頭一皺。答道。我因後日子夜。江峽中有風瀑。正當取寶之期。恐那番僧作祟。欲往白石崖探看。不想走到路上。被一黑衣道姑。將我喚住。我一請教名姓。竟是峨眉派中有名人物。女殃神鄭八姑。他當初也是旁門中人。和玉清大師。同門至好。因在雪山玄冰峪。勤修內功。守護雪魂珠。一時不慎。走火入魔。軀殼僵死多年。不能轉動。又受五鬼天王尙和陽。用魔法燒煉。幾於形神皆滅。幸得玉清大師。齊靈雲等。由怪叫化凌真人那裏。借來九天元陽尺。驅走妖人。復體脫劫。後來峨眉開府。經神尼優曇引進。拜在妙一夫人門下。靜俟外功一完。便成正果。我前在北邙山。聽妖徒們說起他的來歷。並未見過。他今此來。乃是日前往青城山金鞭崖訪友。正值羣仙在彼祭煉法寶。受了鄭仙師之託。來此相助我們。吸取江峽金船。取那前古至寶。前晚

降霧。暗護米船。便是此人。他說番僧金獅神佛赤隆兒。精通邪法。更會化血脫形之法。多利害的法寶。飛劍也不易傷。他性最凶暴量窄。一有嫌隙。便苦苦糾纏。仇復不已。生平祇前年在成都。和玉清大師鬥法。吃過一次大虧。極少遇見對手。你我均非其敵。他師兄麻頭鬼王。呼加卓圖。本領更大。但以年來道行精進。酒色已淨。長年守在青海勤修。不似他那樣貪色貪酒。二番僧同門至友。禍福與共。無論多遠。聞警立至。近年麻頭鬼王。算出他們大劫將臨。屢自警惕。無如金獅神佛。生來好事。不耐靜修。依然在外遊蕩。日前金船自元江中。脫禁飛翔。所過之處。精光麗天。上燭霄漢。必是被他發現。因金船橫空疾駛。速於雷電。追趕攔阻。皆所不能。一路尋覓寶氣。跟蹤到此。他也知得一些來歷細底。知金船上有廣成子靈符仙法。本身又具無邊妙用。不是尋常寶物。祇知下落。便可隨意取攜。意欲設下法壇。驅遣邪神。用他本門大力金剛神法。將船攝出水面。自行駕馭。連船帶寶物。齊攝回去。但那邪法。甚是惡毒。有許多禁忌。難得江神廟地勢設備。件件合用。故以重價。收買此廟。初意還恐獨力難支。想連麻頭鬼王招來。一同下手。不料麻頭鬼王。得信不來。反令他急速回廟。他素敬信麻頭鬼王。雖然不能不去。就此去而不願。決不能捨。期前必定趕回。應付番僧。已費手脚。何況日來金船脫走。飛落江峽之事。風聲已漸傳出。到時恐還有別的異派中能手。前來阻擾。爲期迫近。恐我姊妹耽擱。故此將我喚住。指示機宜。我正高興。武當七姊妹中的石家姊妹。忽然路過。他們和八姑。也是舊交。彼此敘些套話。石家姊妹。便強約我和八姑。到他洞府中去。

小聚。我聽八姑說。明日什事皆無。又以沉舟不便款客。便隨了同去。誰知衛翊也在那裏。武當七女。竟是他作說客的。八姑也說。我前隨妖鬼。所習俱是邪法。峨眉青城兩派。取才最爲嚴格。武當七姊妹。最得乃師半邊老尼寵愛。如蒙引進。必可收錄等語。衆人七張八嘴。再再勸說。我實在不願改變初衷。心惡峨眉青城。雖不要我這樣下材菲質。崔五姑仙師。和譚姊妹。均允異日爲我設法。終非無望。便以婉言推諉未應。七姊妹情意殷厚。依然苦留不放。我見八姑。已允在彼下榻。左就無事。大可乘機領教。所以延遲至今。中間石玉珠。會和林綠華耳語。推有他事失陪。離去了好一會。恐王大毛所見二女的時候。和那裝束貌相。定是他兩個。不服番僧利害。暗在查看無疑。你將番僧蓬帳毀去。推在玉清大師身上。照番僧皮氣。也許中計。如能就此引開。實是妙事。我們一切。均已就緒。除八姑外。大約楊瑾。和女神嬰易靜。次日也要前來。武當七女。因上次元江。得了十幾件寶物。對於鄭仙師。甚是感謝。聽說要來旁觀。如有外敵侵擾。決無袖手之理。這一來。平添了好些助手。我們可以全神貫注。那金蛛。不致心懸兩地。決無大礙了。靈姑大喜。卜明德知道自己仙緣遇合。就在取寶之時。惟恐延誤。重又拜求攜帶。彩蓉知他法力有限。取寶是在深夜。到時江濤暴漲。風雷雨電交作。更有不少強敵。前來爭鬪。危崖百仞。下有狂濤駭浪。無處藏身。又不能將他放在木船上。惟恐受了外敵誤傷。作難了一陣。便告以種種凶險。勸他當夜先不要去。日後必爲設法援引。包在自己身上。定使如願相償。卜明德偏守着魯清塵之言。認定仙緣不再。千載一時良

機不肯錯過。再四求說。甘冒險難。雖死不悔。彩蓉無奈。祇得允了。令卞明德趁明日閉空。將廟中之事料理完妥。後日黃昏後。卽去泊舟之所。先爲佈置一藏身之地。免受誤傷。卞明德大喜拜謝。二女正要起身。靈姑忽想起。來時不見浪生。祇顧商談。不會理會。因宜從善也未在房。以爲同住別室。命金百煉往尋。彩蓉也說剛來。問知靈姑尋他。正要回轉。靈姑便到。並未見浪生在屋。卞明德說。浪生素不喜他。靈姑走後。先往靜室。張望了一回師父。便與宜從善同往廟前玩月閒談。後來還同回大殿。吃了回來。又同走出。因和金百煉。忙於收拾大殿。計算香資。未暇過問。也許仍在外面。一會金百煉急匆匆。攆了宜從善回轉。說在廟側密林之中。尋到。人已扒伏地上。昏迷不醒。浪生不知何往。彩蓉料知出事。近前一看。身未受傷。祇吃法術禁制。不能言動。連用解禁之法。終於無效。靈姑便要飛出。尋找浪生蹤跡。彩蓉攔道。他一個嬰童。生具美質。與人無忤。無論正邪各派。見祇喜愛。決無傷他之理。看宜從善並無邪氣。不似受了法術禁制。我竟解他不開。實是奇怪。許有什道術之士路過。二人在彼玩月。無知冒犯。薄懲示儆。浪生如在。自會尋到。如被來人帶走。鴻飛冥冥。何可追尋。此子機智絕倫。也許看出不妙。覓地藏起。等人醒後。一問自知。正說之間。宜從善忽然自行眼張口開。漸漸回醒。見了衆人。忙卽縱起。頭腦仍有些昏暈。彩蓉看出他立足不穩。勸令臥倒少息。俟問再答。宜從善眼花直轉。終忍不住。強打精神。說不幾句。人漸清醒如初。重又坐起。細說前情。原來浪生和宜金二童最好。前聽人言。說二人福薄緣淺。難望大成。祇盼卞明德異日加以

攜帶努力前修。或有幾分希冀。心中不服。這晚來到廟裏。因金百煉事忙。便拉宜從善出廟談心。宜從善知他仙福甚厚。再三懇託。異日攜帶。浪生自是情熱。一口答應。後回大殿吃茶。重往林內。已談得起勁。忽聽頭上破空之聲。浪生穉氣。說兩姑姑在空中飛行時。便是這種聲音。不是大姑。便是二姑回來。立即望空大喊。宜從善較有識見。便勸說。能在空中飛行的人。不止二位仙姑。那頭陀便是一個。要是二位仙姑。自會降落廟內。喊他則甚。現當取寶緊要關頭。如將外邪招來。豈不生事。浪生認定那破空之聲。不是彩蓉。便是靈姑。依舊狂喊。不聽勸阻。浪生愚質。聲音洪亮。這一放聲高叫。直是響徹雲衢。山鳴谷應。那破空之聲。已自上空飛過。聞聲忽又回轉。宜從善心想。如是二女。既由廟前經過。又有浪生在此等候。決無不降之理。見破空之聲。去而復轉。情知對方是個生人。快要降落。方拉浪生。急速覓地藏起。看清來人路數。再行出面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就在二人微一爭執之間。一線青光。已如流星飛瀉。直落面前。浪生知靈姑飛行時。光如銀虹。彩蓉光雖青色。但頗長大。一見青光甚細。勢子又勁又疾。方覺有異。對面光斂處。現出一個身着半截羽衣。赤足藍履的道裝少年。朝浪生看了一眼。笑道。小娃仔。你喊我麼。浪生一見。果被宜從善說中。是個生人。老大不悅。鼓着嘴道。我自喊我姑姑。那個喊你。你各自走吧。少年笑道。姑姑是誰。喊他作什。我會在天上飛。多好玩。你跟我去好麼。浪生益發沒好氣答道。你會飛。有什希罕。我姑姑比你還會飛。劍光也比你長大得多。我不要你。再和我嘮叨。我就要抓你了。少年笑道。既這麼說。祇好先把你帶走。

等你姑姑。日後往銅椰島去要人吧。言還未了。宜從善會從魯清塵學會旁門中的五行陰雷。原爲祭神時。準備合力降妖之用。少年來時。本就存了戒心。一聽口風不對。惟恐浪生被人攝走。又見少年青光甚細。以爲僅能御空飛行。無什真實法力。一時情急。妄想驟出不意。用陰雷將少年打倒。擒回廟去。等二女來了。處制假裝拔鞋。就地抓起一把土。暗地施爲。一言不發。揚手一團黑氣。朝前打去。滿擬少年沒有防備。非倒不可。誰知少年肩上羽花。突閃出片青光。黑烟立即化爲烏有。知道弄巧成拙。心中大驚。忙拉浪生。急喊快跑。話才脫口。忽然一陣頭暈眼花。人便暈倒地上。耳聽少年喝道。旁門末技。也敢賣弄。姑念年幼無知。饒你一命。這小孩不應置身左道門下。我已帶去。三日之內。我在附近有事。你師長如問。可去沿江崖上尋我。過了後日。飛回銅椰島。如若不服。再往尋找好了。你現爲真磁之氣。滯住氣血。少時自會醒轉。不必害怕。說時。似聽浪生急喊。一會破空之聲。又起。向空飛逝。心中明白。浪生已被敵人攝走。無奈頭重身軟。不能出聲。起動。直到金百煉去。將他攆回廟內。過了一會。才漸醒轉。彩蓉一聽。大驚道。那道裝少年。竟是銅椰島來的嗎。我前在北邙山。會聽妖鬼徐完說起銅椰島。有一散仙天癡上人。道法高強。他用多年苦功。將地底元磁之氣。煉成一座磁峯。樹在島上。奧妙非常。祇是五金煉成的法寶飛劍。任多利害。都要被那磁峯吸去。全島無一寸鐵。門人所用飛劍。俱是東方乙木之精。和玉鱗石介等類煉成。師徒多人在島清修。本不甚過問外事。祇因那年。峨眉教祖。命衆門人。往海底紫雲宮。取天一眞水。與紫雲三女。

爭鬪起來。上人有一門徒。適在三女座上。爲易周二子所敗。追到島上。吃上人用磁峯。將二子所乘九天十地辟魔神梭攝去。連人擒住。正待吊走。不料神驅乙休趕到。施展神通。用調虎離山之計。假用南明真火。焚燒磁峯。將人救走。後來上人趕往白犀潭。尋找乙真人復仇。又爲乙真人仙妻韓仙子所敗。歸途氣忿不出。往玄龜殿。去尋易周晦氣。不料有人事先洩機。防備嚴密。祇困了一天。不但沒得佔得上風。反吃乙真人追來。受了一頓奚落。上人苦鬪不勝。說了幾句誘敵的話。便自遁走。乙真人明知磁峯利害。依舊輕敵自恃。隨後趕去。上人在島上。本沒有極惡毒的陣法。就這樣雙方仍又苦鬪數日。各損傷了好些法寶。最後把乙真人困住。乙真人也動了無明。剛準備運用玄功。由陣底攻穿地肺。發動真火。煮海燒山。將全島毀去。與他一拚。上人還不知道究竟。幸得妙一真人夫婦。同了嵩山白朱二老趕到。止住危機。與兩下言和修好。才未惹出大禍等情。看來人年貌行徑。定是上人門下。他說附近有事。必也爲了金船而來。照那口氣。浪生必被看中。帶回島去。不但沒有凶險。還是他的福緣。我們的事。却又添上一層阻力了。天癡上人。最是護犢好勝。如無真實法力。不會命他出外丟臉。所幸他見宜從善。祇會一點淺法。以爲廟中。祇是幾個旁門末學之士。無意中。洩露行藏。恰巧鄧八姑。又已來此。還可預爲商計。如是臨時發現。突來強敵。他師徒又非別的異派妖邪可比。不宜與之結怨。豈非難題。爲今之計。尋找浪生。到還在次。往告八姑。商量應付。才是要緊。靈姑前在元江。與武當七女相見。並未交談。意欲隨往。彩蓉說。七女後日黃昏。必

來相見。對你也頗心儀。相交日長。不必忙在一時。沈舟雖有仙法封禁。但是爲期祇剩一日。由今晚起。保不定當地。還有外人窺探。最好靈妹。用我隱身法。暗伏江崖之上。守伺動靜。不要去吧。靈姑應了。彩蓉因靈姑。祇有飛刀神斧。不會別的法術。長於攻敵。不長守護。行時叮囑。如遇敵人。祇不被他看出形跡。無可掩藏之時。不可上前交手。萬一不敵。可沿着對崖。往神女峯一面飛駛。相隔百餘里。便是武當七女的洞府。不消片刻。即可飛到。八姑法力高強。自能迎禦。千萬不可退守沈舟。以防禁法起閉之間。敵人運用玄功變化。緊隨身後。乘虛而入。說罷。二人分別起身。這兩日間。靈姑和浪生。相處時長。覺這幼嬰。聰慧絕倫。處處對人喜歡。不由愛極。滿心想將浪生。帶回苦竹庵。求師父開恩收錄。傳以道法劍術。不料被一外人擄去。雖然彩蓉說是浪生之福。並無妨害。心終眷眷不捨。算計道裝少年。必在左近江崖之上。浪生天性剛毅純厚。自從初遇。便死心地相從。對自己和彩蓉。信服已極。忽被外人擄去。一任說得多好。短時日內。決不信從。此子機智絕倫。一見倔強不得。必是假意應允。設計脫身。兩面江崖。壁立千百丈。險峻非常。他雖資稟過人。終是一個幼嬰。深夜逃竄。於危峯峭壁之間。下有洪濤駭浪之險。稍一失措。便即葬送。照彩蓉說。雖不便與那少年結怨。但人是他強擄去的。並非出自心願。理上先講不過去。難道法力道行高的人。就這樣恃強橫行。不通情理。本意尋去理論。又恐洩露取寶行藏。躊躇至再。祇得照彩蓉所傳。隱了身形。順歸途暗中仔細查訪浪生下落。因恐遺漏。相隔又不甚遠。一到江崖。便住了飛行。改用輕身功夫。

步行向前疾駛。先由左邊崖頂上馳。一直跑過泊舟之處十餘里。不見一絲朕兆。又飛向對崖。重往下流頭尋去。對面江崖。更是險巖。到處鳥道窟叢。灌木籐蔓。雜生其上。自來無人行走。這時天色已然黎明。晨曦欲起。曉霧溟濛。下面江峽之中。一片漆黑。祇聽濤聲聒耳。更無別的動靜。景物甚是幽寂。心想那道裝少年。既說在附近江崖之上相候。必無虛語。怎會尋他不到。正尋思間。忽見對岸江崖後。有一縷青烟升起。頗似有人在彼晨炊。因適才走的是沿江一面。炊烟起處。在危崖之後。不會走到。知那一帶山崖深險。向無人跡。炊烟起得古怪。再望下流頭。榛莽載途。亂峯雜沓。不似有人停留之處。於是重又飛回原行江崖。朝那有煙之處尋去。走不多遠。那烟竟越來越旺。渺渺望見火光。才知野火燒山。不是有人晨炊。雖覺失望。仍不死心。翻過崖去。又行五六里。快要到時。火勢更大。烈焰熊熊。上冲霄漢。崖這面多是童山秃石。祇發火處。地勢略窪。草木繁茂。也祇二三頃方圓地面。靈姑生性慈祥。不願毀傷生物。方想放出飛刀。將火撲滅。猛見一片青霞。自對面峯腰上發出。直飛火場。晃眼佈散開來。往下壓去。那火場也有十餘畝大小。燒的俱是灌木森樹。火頭已冒有十餘丈高下。急切間本難撲滅。不料青霞一蓋上去。當時火滅烟消。所燒草木。祇管焦黑。却是寸烟不起。青霞壓滅了火。依舊電掣飛回。端的迅速已極。靈姑心中一動。忙往峯腰注視。祇見一線青光。破空飛去。不見人影。因青光與宜從善所見一樣。斷定適飛走的。便是那道裝少年。浪生想必被人禁錮在彼。此時少年不在。正好乘虛而入。將人救轉。忙即趕去。到了一看。那青光起

處。山石平坦。雖可坐臥。但那一片。並無洞穴。可以存身。以爲浪生或許適才被人禁制在此。現已離去。自覺失望。不由噯了一聲。方欲起身。往別處跟蹤。忽聽浪生急喊二姑。靈姑大喜。忙問浪生。你在那裏。怎看不見。快說出來。我好救你回去。浪生道。二姑莫要近前。我就在你面前樹底下。石頭上坐着呢。靈姑因飛刀神斧。可破禁法。但恐誤傷了人。令浪生將所居地形。詳爲說出。欲用刀斧一試。浪生忙攔道。二姑快莫破法。我還有話說呢。靈姑聽他語氣。祇是親切。並無憤恨。停手問故。浪生遂道。我昨晚被九師哥景公望引來此地。承他接引。已向銅椰島師父天癡上人。傳聲遙拜。答應收到門下。做末一個徒弟。祇等江峽金船。填了江底靈泉水眼。便隨他同回銅椰島去了。景師兄因見我時。廟裏宜師兄。曾用邪法暗算。祇當廟裏的人。都是旁門左道。再問出我的出身。是廟裏留養的孤兒。他說廟中都不是好人。如非在撫養過我。來時銅椰島上師父。不許無故傷人的話。決不能容這等人在此盤踞。說什麼也不許再回廟去相見。我先怕景師兄。要取懷寶的事。並沒說出兩位姑姑。後來我話想好再說。他當是假的。反說了我幾句。一點不肯信。他和姑姑一樣愛我。昨晚半夜。爲逗我喜歡。還教了我兩樣仙法。快天亮前。說有要事走去。圍着這樹。畫了一個大圈子。又運來兩塊石頭。放樹底下。有他昨晚留的食物果子。叫我在圈子裏玩。外有仙法禁制。誰也走不進來。我能見人。人不能見我。他那仙法。甚是利害。據說能將飛刀飛劍禁住。昨晚他試給我。看一點不假。銅椰島師父。本事更大。我已願意拜門。祇捨不得兩位姑姑。和宜金兩師兄。想見一面。

祇不能走出去。我來時宜兄看見姑姑回廟。得信定來尋找。因景師兄仙法禁制。所以沒有尋到。景師兄傳我的是五行生滅禁制之法。能隨手發火。適才想得沒法。便在圈裏用那禁法放火。燒山前草樹。打算放起烟火。將姑姑們引來。後見姑姑仍未尋來。火已放大。好好的樹木。無故燒死。又覺可惜。剛把火熄滅。二姑就來了。先因景師兄走時。再三叮嚀。無論是誰到此。不許出聲答話。不聽他說。便不帶我見銅椰島師父去。好容易把二姑想來。又有點害怕。不敢出聲招呼。好生爲難。後見二姑要走。我才着了急。好在景師兄沒在。祇不破他法術。弄出事來。他不曉得的。靈姑聽出浪生。果如彩蓉所料。被來人引進到天癡上人門下。並還雙方心願。不是勉強。頗代浪生高興。也就不再打破法相見主意。祇是景公望。有金船填入泉眼之言。分明於取寶之事有關。心中疑慮。隨即細加盤問。浪生答說。自己先也疑心及此。曾經故作癡呆。向景公望探詢行徑。和金船細底。照所說口氣。他來專爲收取江心泉眼中千萬年來蘊藏着的一種至寶。取得以後。用那金船鎮壓水眼。奠定洪流。還有金船之中。也藏有幾件前古異寶。但多五金鍊成。銅椰全島不見寸鐵。同門師兄弟所用寶器。均爲乙未丙火精英所萃。取去無用。船中寶物。也各有主人。所以不要。並還說峨眉青城兩派教祖。均知此事。日前還奉師命。前往拜見。領了機宜才來等語。靈姑聞言。心才略放。事關重大。急於向彩蓉八姑報信商議。便對浪生說。少時得暇。再來看他。仍令向景公望。隨時探詢。暫時先不告以二女行藏說罷。逕回飛到了泊舟之處。見彩蓉未回。正要往上流神女峯一帶尋找。

還未飛起。忽聽上空破空之聲。由遠而近。甚是迅急。先疑是彩蓉回轉。抬頭一看。兩道青光。一前一後。正由前面雲空中飛過。其速如電。尤其前面一道更快。祇這仰面一瞬之間。已是橫空飛渡。恰值江峽上面。雲層甚密。青光飛得又高。似青蛇般。在密雲中。略爲掣動。便沒了影子。靈姑知各派劍仙。御空飛行時。不願驚駭俗人耳目。蹤跡極爲隱秘。崖頂雖極荒涼。但那劍光。沿着江崖急駛。下面便是川峽。上下舟船。往來如織。這兩道劍光。都非旁門左道之士。如無急事。怎會這樣顯露。念頭一動。忙卽飛起查看。剛到天空。忽見青光去向復轉。但祇剩了一道。適才前飛的一道。已然飛遠。不知去向。靈姑謹慎。飛得甚高。原意窺探對方行徑。是否有意來此。或是無心路過。見青光飛轉。正想將光華身形。一齊隱去。那青光忽朝自己飛來。光中現出一個素衣少女。老遠便喚呂姊。暫停雲馭。容小妹拜見。來勢迅急。靈姑聞聲注視。來人已飛近。正是前在元江所遇武當七女中的女崑崙石玉珠。好生欣喜。連忙應聲迎上。一同飛落。石玉珠先朝四外。仔細看了兩看。對靈姑道。現時強敵來了。好幾個。遲早要來窺伺。我們先找個地方。將身隱起。再行暢談如何。靈姑知他忝半顛老尼門下多年。法力劍術。俱頗高強。自己祇新近從彩蓉學會了兩種旁門中的隱形禁制之術。惟恐班門弄斧。貽笑大方。不願施展。又恐敵人來此暗伺。沒奈何祇得答道。妹子所駕木舟。現在水底。有家師靈符禁制。外人決難侵入。請到舟中敘談如何。石玉珠知他不願當客。賈弄。笑答道。聽八姑說。木舟不可妄登。蓉姊所傳禁法。雖出旁門。但極神妙。異教中人。極少能破。還是用他

法術隱形。就便守伺敵人。有無動作。較比妥當。你我神交已久。相聚日長。姊姊何必客氣呢。靈姑祇得應了。便擇一山石坐下。行法隱去身形。互坐敘談。各致傾慕。靈姑隨問彩蓉。八姑是否仍在七女那裏。石玉珠道。蓉姊爲八姑傳他防身妙法。我來時約已入定。須候入夜。始能來此。明夜受寶一節。聽八姑說。已有安排。仰慕靈姊。意欲攀交。已非朝夕。適才爲追一人。歸途瞥見銀虹滯空。知靈姊在此。故來相見。靈姊此時不便遠離。一人寂寞。小妹左就山居無事。正好奉陪。等到明夜取寶。大功告成。再請往荒山小住如何。靈姑又將浪生之言說了。石玉珠道。這個無須疑慮。我雖不知細底。聽八姑說。天癡上人。自和神駝乙真人鬪法。幾於兩敗。承峨眉掌教齊真人解圍之後。與各正派長老均成了莫逆。此來必無作阻之理。到是那番僧金獅神佛。赤隆兒派。須要留神。他先不知金船來歷。原是那日金船。自元江飛遁時。吃他中途遇見。當時便想攔截。不料金船上有廣成子仙法妙用。他如何能制得住。船未截成。人反受傷。當時只得退下。竟地將養。傷愈以後。斷定金船。是前古異寶。無主之物。心終不死。順着金船去路。追尋下落。日前尋到川峽。辨別寶氣。查出船沉江心。水眼以內。因上次吃過苦頭。知頗有仙法禁制。不是隨便可以收取。意欲將江神廟買去。設下法壇。用那惡毒的大力金剛神法。將船取走。不料被他師兄麻頭鬼王呼加圖。由晶球幻影中查出一些朕兆。這廝道行法力較高。知道此舉。凶多吉少。急磨所佩密音環告警。將他催逼回去。初意勸他師弟罷手。不令妄動。偏生到時。有一妖人在坐。聞說此事。極力慫恿。二番僧不久有一次魔

劫不能避免。祇金船上廣成子所遺靈丹。能助他肉身成道。無奈麻頭鬼王。近年行事慎重。見晶球朕兆不利。深知峨眉青城諸派利害。顧忌太多。雖不令師弟妄動。心中不無戀戀。金獅神佛狂妄驕悍。一聽船中靈丹。關係他年成敗。貪心愈熾。那還再計利害。便說自己煉會小諸天不壞身法。除却一兩件佛家降魔至寶。是個尅星。任何飛刀飛劍。俱不能傷。對方俱是道教。卽或不利。至多借此兵解。還免去應受的魔火之劫。也是佳事。萬一以人力心計。戰勝定數。將靈丹得到手中。免却一場大劫。豈非絕妙。力主前往。麻頭鬼王被他說動。二次查視晶球幻影。默算未來。居然體會出有兩分可乘之機。於是允諾。祇囑金獅神佛不可心貪。到時由他在江神廟設壇行法。命金獅神佛乘金船出水之際。用邪法化身隱形。專一盜取船中靈丹。得手便卽遁走。別的概不要。爲防萬一。並託那同道妖人在青海老巢。設一主壇。與此遙應。以便遇上危難。立可遁回。設備原極慎密。無如廣成子仙法微妙。細底難於推算。他用晶球視影時。一心專注金船出水時光影。好些遺漏。沒有看出。他所想的靈丹。已在元江出水時。爲令師取走。到時如若知難而退。還可無事。金獅神佛既貪且狠。必不如他所教。一見靈丹無着。勢必攘奪那兩件至寶。我們這裏早有防備。如何能夠得手。適才齊真人與八姑飛劍傳書。會示原委。飛書八姑未與我們觀看。聽那語氣。蓉姊或許有小災厄。大約不甚要緊。靈姑也有一個對頭。無心相值。但無妨害。番僧邪法陰毒。我們祇稍防他。在這附近江崖上做手脚。別的俱有化解。不足爲慮了。靈姑自是歡喜。二女越談越投機。重敘年庚。

訂爲姊妹。石玉珠也不再回山。逕陪靈姑一同守候。聚談到了午後。靈姑說起江神廟遇見頭陀。是爲一時口腹。想啖鄉味。去往廟前吃豆花飯而起。石玉珠笑道。同門師姊妹七人。祇我和二師姊妹綠葉。喜動不喜靜。常在紅塵之中走動。雖能吐納導引。服氣辟穀。烟火終未全斷。每值佳辰令節。或是七人生日。必在山中。備些酒食。縱飲取樂。因愚姊妹生長川中。大師妹張錦三。又是江南世家。俱能自製幾樣菜肴。林師姊更做得一手好福建菜。我們空中飛行。頃刻千里。多遠地方的東西。都能買到。每次聚飲。總在事前三日。將應用酒肴備妥。到日七姊妹。各製一兩樣新鮮肴菜。擇一勝地。同飲盡歡。似這樣一年中。總有十來次。在外買吃却少。靈妹現尙未斷烟火。此時想已腹飢。明夜便離此地。大可再嚙兩次故鄉風味。我在此等你好了。靈姑說。近來煉氣。已能數日不食。此時防敵正緊。連想看望浪生踐約。均未敢去。怎好爲了口腹之欲。擅離。石玉珠道。有我在此。代你守候。決無防礙。你此去就便。兼可查探頭陀歸未。廟中有無異狀。歸途順道再看浪生。打聽景公望蹤跡。正是一舉三得。如何不可。廟前人多。頭陀如回。必在廟中佈置。祇留點心。不會被他看破。歸途往尋浪生。景公望如在。可與相見。明說奉了師命。來此取寶。這樣還可與浪生對面談話。無須隱藏。頭陀的事。也可略提。看他知否。天癡上人師徒。極喜自謙。露出求助之意。各行其是好了。靈姑一想。頗是。便請石玉珠少候。自往江神廟探看。仍往廟側密林內飛落。隱身走出。到了廟前一看。半日未來。竟換了一付景象。所有商販俱已撤去。遊人香客。一個不見。正偏殿門緊閉。隱聞梵唱。

之聲。起自殿內。殿前石台上大鐵香爐。已被人撒開。却搭上一座三丈大小的六角法台。台上站着十八個壯漢。俱都赤着上下身。腰圍黃麻布短裙。各持幡幢。分六面呆立不動。一個龜鼻鵝眼。闊口橫腮。漢頭滿臉。密層層俱是豆大麻子矮胖的番僧。手捧金鉢。正在繞台急轉。向些壯漢身上。畫符念咒。不時手抓鉢盂中法水。向人身上洒去。轉了一陣。拔出肩插幡幢。朝那些壯漢挨個搖晃。便有一朵丈許大小青蓮湧起。晃眼隱沒全身。人便不見。一會全數隱去。靈姑看出番僧。是青海新來的麻頭鬼王。知道利害。先本不敢走近。嗣見番僧不會驚覺。心念下明德師弟兄三人。不知是否被逐。或是禁閉別處。欲往偏殿。隔門往裏窺探。剛試探着往前行進。番僧行法已完。好似知道有人隱伺在側。竟朝靈姑笑了一笑。番僧貌相本極穉惡醜怪。靈姑迭經彩蓉誥誡。原有戒心。見狀知被看破。暗道不好。方欲退避。番僧倏地手持幡幢。向上一揮。立時便有千百朵青蓮飛起。青芒萬丈。籠罩全台。靈姑疑將失陷。嚇得慌不迭。往外飛遁。百忙中凌空回顧。就這瞬息之間。那千萬青蓮碧光。連同番僧法台。俱都不知去向。石台上空無一物。殿內梵唱之聲也住。靜悄悄的。好似一座空廟。恐怕番僧故意誘敵。不敢留連。正打主意。探訪下明德下落。偶低頭往下一看。坡下不遠村落中。依舊商賈雲集。遊人往來。才知廟前市集。已然移向坡下。忙覓僻處降落。趕去。一到便見王老么飯攤。設在兩株大黃桶樹下。飯時已過。恰無顧客。知乃姪大毛。與番僧相識。正好打聽。便現身走過。王老么已經大毛歸說。二女不是常人。見靈姑走來。又驚又喜。表面仍做不知。慇懃讓

坐。靈姑便問會集還有兩天。忽然移到坡下。是何原故。王老么聽靈姑探詢。心有畏忌。遲疑了一陣。做個眼色答道。小姐來得不湊巧。火剛添上。豆花飯都涼了。我家還有熱東西吃。離這裏也不甚遠。要不請到我家去吃吧。靈姑本因坡下離廟甚近。恐二番僧尾隨了來。聞言知有話說。笑答甚好。當下由王妻收攬。王老么逕引靈姑。往家走去。王老么夫妻。終年勤謹。茅屋竹籬。收拾得甚是乾淨。靈姑急於打聽細底。見王老么。要往灶中添柴煮臘肉。忙攔道。我此時不餓。你說廟裏的事吧。王老么忽想起。還未向靈姑行禮。慌不迭跪下道。小人肉眼凡胎。不知仙姑下凡。千萬不要見怪。靈姑忙喚起道。你亂說了。我那是什神仙。快些起來說話。王老么自不肯信。依舊磕了幾個頭。才行起立。答道。仙姑不要瞞我。今早已聽人說了。靈姑料是大毛走口。便道。且不說這個。番和尚將廟佔去。卞明德他們。現在何處。你曉得麼。王老么道。我都曉得。仙姑請坐那椅子上。我一邊燒火。一邊說。說完。我屋頭人也到家。菜也熟了。正好吃呢。靈姑攔他不聽。祇得坐下。王老么即隨在灶後添火。述說經過。原來昨日靈姑白石坡走後。大毛守到半夜。二番僧同時飛到。初見牛帳蓬塌倒。禁法已破。甚是暴怒。幸而金獅神佛。認得大毛。才未動手傷人。大毛便說自己。因在江神廟。聽他到此。前來看望。不料來一女子。將法術破去。自稱成都辟邪村。玉清大師門下。奉命來此。著番僧到成都尋他。決一勝負等語。二番僧聞言大怒。金獅神佛。當時便要尋去。力說爲時尚早。去完成都。再回來設壇行法。決來得及。麻頭鬼王攔阻不聽。爭持結果。先令大毛往江神廟送信。令卞明德等。

將廟暫讓數日。廟前攤販遊人香客。一齊趕走。並代物色數十名壯漢。各給金銀。以備到時應用。隨同飛去。大毛如言辦理。卞明德已得彩蓉指教。知難與抗。得信後。立即應允。除魯清塵所居靜室。和師兄弟三人所居兩間偏廂外。一齊讓出。這時二女離廟不久。天色微明。因是會期。廟前衆商。已然起身。準備陳設。卞明德恐番僧回來得快。衆商客不知細底。不服驅遣。受了傷害。忙率全廟人衆出外。分頭招呼。說昨晚江神示兆。今日要在廟前降臨。因未明示早晚。江神說來就來。來時雷風暴雨。恐俗人無知。獨犯江神。惹出亂子。今日必須閉廟。不再接受香客供獻香火。並將會集。移向坡下。廟前不許一人停留。魯清塵師徒。人望極好。衆人知他素不招搖。這般惶急。必有原因。不由不信。那胆小一點的。因聽平日傳說。更連坡下生意。都不敢做。逕自避向遠處。地方不大。頃刻傳遍。香客和趕集來的遊人。也都裹足。不再往坡上走動。亂過一陣。商客散淨。待到午初。二番僧忽然怒冲冲回轉。大毛恰巧將壯漢找到。二番僧見一切都如心意齊備。以爲道士畏服。方始轉怒爲喜。在廟前石台上。用木材搭了一座法台。將大毛所尋壯漢。挑了十八名出來。每人給些旗幡。站在台上。幫做法事。下餘沒選上的。各給了些金銀。打發先走。祇不許對外張揚。定在半夜暴風雨時行法。那十八名壯漢。由此守立台上。不到事完。不能行動。王大毛派做護法。和番僧共過患難。甚得信賴。較可隨便。適才見番僧用番話爭論。面帶憂急之色。看神情似乎不妙。想起那年成都辟邪村。玉清觀闢法之事。自己受了番僧之愚。九死一生。幾乎送命。這次情形。更爲嚴重。知道番僧

除水怪是假話。實是與人鬪法。昨晚所遇女仙。必是他的對頭。那麼神奇的帳篷。應手立毀。可知利害。既恐所雇壯漢。因助番僧行法送命。吃官司。想討好靈姑。爲事敗時地步。更恐乃叔爲人喜事。夜來暗往窺探。致遭誤傷。特地抽空回來。令王老么小心。如若二女仙尋來。可相機告知。番僧這次設壇。與那年成都鬪法不同。聽番僧說。那十八名赤身壯漢。一經行法以後。便有天神一般法力。真實都是無知鄉民。務求仙姑破法時。大發慈悲。不要用那神光殺害自己。和那些人一樣。都是爲了衣食。想得點錢。養家活口。又爲番僧所迫。不敢違抗。并非有心。敢和仙姑爲敵等語。王老么得信以後。久盼二女不至。方在愁急。忽見靈姑尋來。驚喜交集。所以連生意都不顧得做了。番僧行法。共是九次。那十八人。始終站在台上。先現出身形。等番僧繞台行法完畢。千萬朵青蓮冒過。重又隱去。每行一次法。那十八人。便增長好些威力。等到九次過後。人無一毫知覺。本性全忘。番僧所煉神魔。俱已附體。即可驅策。任意行事。靈姑去時。正是第三次。卞明德等。俱被禁阻房內。不許出外。番僧邪法。甚是利害。人不能犯。稍爲近前。便被警覺。任何隱形妙法。俱吃窺破。本是大番僧麻頭鬼王。主持行法。道行較深。知道近年正教昌明。自身劫運將臨。此舉吉凶難料。上來行事。先求無過。專爲奪竊前古靈藥。自恃對方莫奈他何。反正於己無害。不願樹敵結怨。靈姑又預存有戒心。沒敢造次動手。稍覺難鬪。便自遁去。所以未爲所傷。否則祇略冒失上前。必被困住。難於脫身了。這裏靈姑聽完前事。王妻也將飯攤收回。夫妻二人。忙着端菜切肉。盛飯款待。靈姑不便拂他感

意匆匆吃完。囑付王老么今日之事。不許洩露。少時再見大毛。又令觀便傳告卞明德放心。至遲明早。事情必了。如能脫身。可去前說之地相候。至於大毛和行法人等。本是無辜。到時決不傷害。說完。令王老么把臘肉菜飯等。各包上些帶走。給了三四兩碎銀。王老么固辭不受。靈姑已然隱身飛去。歸途先往江崖後。尋找浪生。快要到達。微聞身後破空之聲追來。靈姑本是隱身飛駛。回顧天空雲淨。並無蹤影。方自奇怪。聲音已然追近。耳聽有人喚道。呂師妹暫止飛行。可去下面相見。愚姊鄧八姑有話奉商。靈姑大喜。忙卽降下。跟着眼前一晃。現出一個黑衣道姑。還隨着一個少年道士。正是卞明德。三人分別禮見之後。八姑首先說道。我適往江神廟。由廟後地底。穿行入內。本意窺探番僧動靜。正值卞道友。被番僧關閉室中。因恐誤了夜來機緣。正在惶急默禱。是我安排停當。傳了宜金二人機宜。帶了卞道友。仍由原路穿出。適在空中。看出有人在前飛行。是我輩一流。但有邪法隱身。蓉妹曾對我說。他傳過你隱身之法。細一注視。正是妖鬼徐完一派。料定是你。我來時先遇石玉珠。在江崖上守候。說你歸途。往尋浪生。

第四回 雷雨撼川峽三吸金船尋異寶 烟光耀巖谷同驅邪魅斬番僧

你去路又是江崖後面。故此將你喚住。那浪生天賦特厚。機智絕倫。初見景公望不久。便將本門兩樁求救脫險的法子。套問了去。適才景公望卽行回轉。看出有人來過。他始終當廟中道士。左道旁門。不是善

類。疑心浪生變志。勾引外敵。故意恫嚇。逼問真情。浪生害了怕。因拜師時。雖是傳聲遙拜。不會親見天癡上人。但對他十分鍾愛。心想師兄任怎分說不信。還不如尋師父去。一面拉着景公望的手。假意求告。乘其無備。竟將景公望法寶囊中所插的神木信符。偷取了一根。冷不妨縱出兩三丈。朝地一擲。那神木信符。天癡上人。近年煉成的異寶。專備門人出外。遇險求救之用。祇一如法施爲。朝地一擲。立時一幢青光。將人護住欲逃。便朝空飛起。否則守在當地待救。多利害的妖法。急切間也難奈他何。同時先天乙木。靈感相通。捷於雷電。上人那裏也接到警報。先用千里傳音。問明究理。指示機宜。再派得力門人。用本門乙木遁法。趕來應援。萬無一失。那信符形如一枝令箭。長約三寸。插在法寶囊內。有半截露出在外。應用極便。不是萬分緊急。決不輕用。外人也用他不來。更不畏人盜取。景公望本愛浪生。並非真要處治。又見是個嬰孩。一點也沒留神。及見神木信符。擲向地上。大吃一驚。想要攔阻。青光已是冒起。擁護着浪生。朝空飛去。晃眼沒入高雲之中。略閃即逝。知道難以追上。信符每一門人。祇得三根。原是人採用乙木精。煉成。禦敵脫身。雖有若干妙用。事後祇能飛回島上。由上人收入屯玉鼎內。重行祭煉。不能回復原形。上人也不再賜。既不捨再取用。又恐浪生年歲太小。在空中有什失閃。惶急萬分。正待駕本門乙木遁法。勉力追去。忽聽上人傳聲訓示。說浪生稍時便回銅椰島。不必掛念。仍令照前行事。我因玉珠說你出來時久。許在浪生那裏。便道往探。正趕他師徒傳音對答。如換旁人。休說上人。景公望的話。也難聽出一句。我

幸仗着師傅隱形之法。近身偷聽。才得聽知究竟。景道友煞也利害。我那麼蹤跡隱秘。仍被覺查。起了疑心。和乃師對答完後。始而用他本門真磁煉成的法寶。想收我身帶飛劍。繼又暗用乙木陣法。想將在側的人困住。逼令現形。那知我有靈魂珠在身。凡百無害。他驚疑了一陣。見無端倪。也無人出面爲難。知道遇見能手。打了兩句招呼。我沒理他。就往江神廟去了。浪生已不在彼。無須前往。彩蓉少時即回。我們可到崖上等他便了。靈姑聽浪生已往銅榔島。天癡上人對他甚是看重。頗代忻幸。當下隨了八姑。回到泊舟之處。石玉珠現身出見。略爲敘談。靈姑因時已下午。便請八姑主持全局。八姑笑道。今日之事。你是主體。餘人均是助手。爲時尙早。可同坐定。將身隱去。到時無論有什異狀。你照鄭師叔之言行事。決無他慮。有應援同道來此。也不必招呼禮見。祇守定木舟上面。指揮金蛛。以免分神。全船寶物。有兩件最爲重要。到手以後。大功告成。那船自有人來料理。沒你事了。說罷。四人同坐原處。由八姑行法。隱了身形。閑談相候。靈姑業已飽餐。爲時漸迫。夜來事完。便須離去。浪生已行。所帶食物。無人享用。竟欲拋入江內。八姑攔道。這些食物。我們雖不要他。別人許有用處。隨向靈姑手裏要過。交給卞明德。卞明德因師父占算。就是當日仙緣遇合。偏生所遇三人。俱是女子。所盼仙緣。連點影子都沒有。過了今夜。衆人全要飛去。時機稍縱即逝。知八姑道行法力最高。已然拜求兩次。八姑祇是笑答。令師占算。想必無差。時至自知。並未明示端倪。方自愁慮。忽見八姑。遞過一大包食物。不知何意。隨手接來。見有臘肉在內。油膩外映。恰巧身側崖

石上。有一尺許大小石穴。隨手放在裏面。漸漸日色偏西。忍不住又向八姑等。跪求援引。指示玄機。靈姑也代求說。八姑道。我今早已聽彩蓉說。你向道心誠。異日必有成就。但事在你自己。我却代謀不得。否則於你無益有損。少時彩蓉一到。我們便須離開此地。剩你一人在此。有無適合。我也難知。你祇守着令師所說好了。卞明德想八姑前後語氣。並非無望。祇得謝了。暗中留神不提。待不一會。彩蓉忽然飛到。八姑便說時候雖還未到。應該提前準備。令靈姑彩蓉。卽回沈舟。自和石玉珠。尙有他事。略去卽回。行時告知明德夜來這裏。便是戰場。迅雷風雨。甚是劇烈。你一人在此。憑你法力。連身也防不住。稍爲不慎。便遭波及。我這隱形之法。如不撤去。於你適合不便。撤了又有危險。現將你藏身所在隱去。地方不大。但又隨意行動進出。如有所遇。你見機行事便了。說罷。便令卞明德緊貼崖石坐下。在周圍劃了一個圈子。告以人在圈內。便可無害。又傳了撤禁之法。又着靈姑彩蓉。飛身入水。方知石玉珠隱形飛去。卞明德枯守崖下。到處觀聽。冀有所遇。暗看日色西沉。天將向暮。終無朕兆。正急盼間。忽見崖上飛落一人。定睛一看。乃是一個中年窮漢。生得身體瘦小。面容清瘦。穿着甚是破舊。乍看除身法輕健。武功頗有根底外。並不見有什么異處。卞明德成見在胸。自思荒崖斷岸。晚景蒼涼之際。怎會有人到此。必是異人無疑。心中一喜。方要現身出之相見。那窮漢四外望了望。隨在卞明德前面山石上坐下。連嘆了兩聲。卞明德見那窮漢滿臉俱是悲愁憤恨之容。若有心事在懷。心裏一遲疑。便把脚步止住。那窮漢在山石上。呆坐了一會。又從衣

兜內取了一塊鍋魁出來。待要啃吃。忽似聞見臘肉香味。仰面嗅了兩嗅。那放食物的石穴。就在窮漢身側。不在禁法隱蔽以內。一尋便被尋到。窮漢取在手內。打開一看。始而面現驚喜之色。剛取了一塊。想放入口。似覺食物。來得奇怪。重又放回原處。自將鍋魁三口兩口吃完。意猶未足。彷彿餓極神氣。時而望望野景。時而望望那包食物。頗有垂涎之狀。這時紅日西墜。山月已升。清光大來。正照崖上。窮漢低頭尋思了一陣。逕自伸手。將那包食物。重取到手。解開便吃。卞明德仔細觀查。不見來人有什異處。心中失望。出來時久。漸覺腹飢。又知今晚在此守候。難保不至天明。長夜漫漫。何處覓食。其勢又不能離開。這包食物。正好充饑。本想出聲攔阻。繼而一想。自己常年。都在飽食。這人吃得如此香甜。大約難得一飽。看他先見無主之物。祇管垂涎。並未隨便取食。可知人雖窮。性情必還耿介。二次取食。定是餓極。此時攔阻。彼此都不好意思。又是隱形在此。弄巧還生爭執。萬一因此糾葛。耽誤仙緣。更爲不值。爲了志誠求道。餓上一頓。算得什麼。何況東西本不是自己的。譬如呂仙姑不會帶來。仍是一樣。便沒出聲。心雖如此想法。終當食物甚多。也許能夠剩些。留備夜來之用。誰知窮漢。竟有兼人之量。一陣大嚼。全數精光。吃完想是口渴。立向崖邊。看了看。竟往下面縱去。卞明德起初祇顧和八姑等人相見。沒有看到崖下形勢。窮漢剛縱下去。忽然想起。這一帶江崖。以前會從師父魯清塵。來往過好幾次。記得除却上下游。兩個靠岸的埠頭外。全是危崖壁立。又高又陡。休說隨意下落。便攀援都沒個着手腳處。這人不比諸位仙姑。可以御遁飛行。適

見他從容縱落。這高江崖。怎可如此。先又那麼唉聲嘆氣。滿面愁容。莫非人窮志短。吃飽了跳崖。赴水尋死。這人武功甚好。必有難言隱痛。死了未免可惜。自己所習法術。別的不行。要救人却是曷事。見死不救。算什清修之士。念頭一轉。立即跑向崖邊。探頭往下一看。月光斜照。不能到達江面。崖上祇管風清月明。江峽中仍是一片烏黑。祇聽江波怒嘯。深險莫測。正待施展法術。引來月光。向下照看。微聞嘆息之聲。自離頂十餘丈的崖腰上。隱隱傳來。正是窮漢口音。下面藤蔓本多。疑心窮漢黑暗中投江。中途吃藤蔓縮住。上下不得。絕處逢生。變了初志。止在待人救援。心中一喜。忙朝下叫道。朋友你在那裏。先不要動。以免暗中失足。說完。正待飛身縱落。剛在行法施為。猛覺被人夾背一把抓緊。奇痛澈骨。不由大驚。想要掙扎。那裏能夠。竟連聲都難出。跟着便聽耳旁有人喝道。少時風雨一起。便有爭殺。憑你這點法力。還不是送死。你先在那裏。快藏回去。休要誤人誤己。我事完自會前來。大約還有用你之處。說話正是窮漢口音。心方一放。跟着背上一鬆。回頭看時。那有人影。知非常人。立即依言。奔回原處守候。正尋思窮漢是否自己。遇合窮漢。忽然縱上。由身旁布袋內。取出一把東西。挨次朝江峽上空拋去。動作甚是忙碌。祇沒看出所擲何物。擲完又縱向身後危崖之上。待有片刻縱落。仍回原石坐下。面上也轉了一點喜色。下明德有心出去相見。因查窮漢動作語氣。明與今晚之事有關。偏生對方行法隱秘。上下施為。俱無影跡。不似彩蓉靈姑。動有光華隨身。摸不清是何路數。與彩蓉等是敵是友。還在躊躇了一陣。默念時已不早。再有一兩

個時辰。風雨一起。便到時候。除這人外。別無朕兆。如有遇合。定應此人。心念一動。再也忍耐不住。隨即逡巡走出。因那窮漢。除適才見他上下懸崖。來去無蹤。如並未見什靈異之處。祇爲久候無信。聊作萬一之想。及至走向前去。兩下對面。這才看出窮漢貌相清奇。二目精芒炯炯。映月生輝。生平從未見過。心中一動。連忙屈膝拜倒。口稱弟子卞明德。守候仙師駕臨已久。望乞開思收錄。感激不盡。窮漢朝卞明德細看了看。笑道。那包吃食。是你放在那裏的麼。我祇顧在此想念亡友。還忘了你呢。你出身旁門。不會與正教中人交往。如有瓜葛。你早得他接引。怎會尋我。我已吃了你的東西。收你不難。你祇告訴我。誰叫你在此守候的。是不是一個姓鄧的道姑。要說實話。不可瞞我。卞明德一聽口氣。這人竟與八姑相識。可知也是正派中仙人無疑。心中一喜。福至心靈。想起適才再三求告。八姑始終不肯明說。且有說了無益有損。務要自打主意之言。又見窮漢。問到末兩句時。面上似有不快之色。心疑提起八姑。於已有礙。忙答道。弟子們隨師父姓魯名清塵。所習雖是旁門。但他終身不會爲惡。一意積修內外功。並在這裏防禦江中水怪。數十年來。不知救了多少人命。新近爲和水怪死關。受了重傷。恰值轉劫在卽。現在江神廟閉關虔修。靜俟解化。因他老人家。占算極靈。說弟子雖是薄質菲材。尚有一點頑福。并非不可造就。算出今夜子時。大雷風雨。有各派仙人。和兩番僧闢法。事前有一仙人來此。便是弟子未來師父。曠世仙緣。應於此時不可錯過。因此虔心齋沐。來此恭候。此外並無他人指點。今日來前弟子所掌江神廟。被二番僧佔去。他用重

價。雇了十八名壯漢。行使大力金剛神法。惟恐洩露機密。會將弟子師兄弟三人。禁閉室內。不許外出。弟子恐誤仙緣。正在着急默禱。多蒙今晚取寶的一位女仙。將弟子偷偷救出。方得來此。底下話還未說完。窮漢略一尋思。忽然喜道。那狗番僧的有相神魔。竟未煉成。仍須借用人力麼。今番除他。爲亡友報仇無疑的了。這兩句話。省我不少心力。現在允你做我徒弟。但我難期未滿。恩師嚴命。日限不至。不許辟穀導引。祇和常人一樣。積修外功。幸得神駝乙真人爲我講情。方始恩准。使用師傳法寶。常年都在窮苦中生活。既不願向人行乞。此時又不能回轉洞府。拜師之後。你須隨我度這年餘苦光陰。你能忍受麼。卞明德先在廟中。已聽彩蓉說起神駝乙休的威望。這人既與有交。自是真仙一流。不由喜出望外。立即諾諾連聲。隨又叩問仙師法諱。窮漢道。我名呂環。本門別有心傳。雖不能霞舉飛升。道成之後。一樣也能長生不老。身居海島仙府。永享仙福。你祇能耐勞苦。向道堅誠。日後自有成就。我與二番僧仇深似海。立誓除他。已非一日。因那麻頭的一個。長於晶球視影之法。一看動作。便被看破。爲此還往青螺峪馮真人那裏。討了一道靈符前來。所以耽誤些時。不及往他法台上探看。前聞人言。他那有相神魔。已將煉成。此信如真。今日除他。尙是難說。本想和他一拚。不料他竟是那廟中道士。他那有相神魔。仍還未到。免我耗費心神。實是快事。少時我便隱身等他。本意令你與我同立一處。但恐動手時。萬一照顧不到。於你有害。難得你已隱身有地。并且行法人道力頗高。連我俱未看破。先見食物新鮮。來得奇怪。四查又無人蹤。適有心事。

不及推想。誤認有人遊山路過。食剩之物。或是無心遺落。嗣想此地險阻。物主未必再來。時正腹飢。便即取食。誰知你竟有意爲此。今夜在場諸人。我已聽說。因我常居海外。除了各派中有根幾位長老。知者絕少。衆中祇女殃神鄧八姑。與邪舊交。又知我受責之事。疑他有心戲弄。誰知料錯。現在因你洩了番僧機密之功。就他引你來此。我也不怪了。卞明德見已應允收錄。所說尙還未完。惟恐日後見怪。又把前事敘說。祇把食物說是靈姑帶給浪生吃的。因人已走。無心給了自己。略過八姑轉遞一節。呂璟笑道。可見你與我有緣。否則事情那有如此巧法。時已不早。速回原處去吧。說罷一閃。便不見蹤跡。卞明德剛回轉原處。忽聽呼呼風響。林木蕭蕭。聲如潮湧。心想取寶應在子夜。這時天光不過亥初。還差着個把時辰。怎就刮起風來。仰視天空。大半輪明月。正掛中天。疎星朗秀。碧空澄潔。祇西北天邊。有小片浮雲。緩緩遊動。不似有雨情景。方自奇怪。猛瞥見下流頭。青熒熒一點豆大的光華。直射將來。落到地上。嗖的一聲。立即爆發。現出一個頭梳雙髻。粧束詭異的長大道童。一現身便向崖邊走去。先沿崖往江峽中窺探。見無動靜。隨又往下飛去。這時風勢越來越猛。走石飛沙。山崖都似在搖撼。風中隱聞番僧梵唱之聲。自江神廟一面。隱隱傳來。同時雙髻道童。也從峽底飛上。側耳細聽了聽。面上頓現驚異之色。倏地目閃兇光。兩道濃眉。往起緊簇。嚶笑一聲。將身一縱。仍化青光。往來路飛去。來去均甚匆遽。道童這裏才走。狂風忽止。面前一片五色烟光閃過。現出二番僧中的金獅神佛。已換了初見時裝束。周身穿着火也似紅。右手握着一

口戒刀。左手持着一面烈火幡幢。到後先向四外巡視一番。然後對着江峽。尋一平坦之處。口誦梵咒。手搖幡幢。用戒刀朝地面上亂劃。劃完。將戒刀插向腰間。手中掐訣。朝來路一揚。便見十八朵青蓮花。自空飛墜。花上各立着一個神將。俱都手持法器幡幢。身高丈六以上。卞明德在廟中。會偷覷過番僧法壇。認出是那十八壯漢幻化。本來十九相識。雖然貌相獐狲。身材高出了兩倍。本來面目。還可依稀辨出。神將到後。番僧手朝對崖。和左右面。各指了指。十八神將。立分三面佈開。番僧二次搖動幡幢。振臂一揮。神將脚底青蓮花。突然由下而上。包沒全身。青光閃處。忽然無蹤。番僧埋伏停當。就地盤膝坐定。又是一片五色烟光閃過。身便隱去。一會又聽天空爆聲隱隱。自遠而近。一連串五六點青光。恰似流星過渡般。電駛而來。晃眼臨近。相繼自空飛瀉。飛到地上。仍和先見青光一樣。到地爆散。各現一人。共是五個。先來道童也在其內。都是頭梳雙髻。同一裝束。個個相貌獐惡。醜怪異常。現身以後。爲首一個。向先來的道。三弟你說這裏有人。持誦梵咒和邪法。與那年你和五弟。在青海所遇二狗番僧一般路數。定和我們來意一樣。不可不防。爲此先期趕來。怎這裏如此清淨。先來的一個答道。我來時正起狂風。以爲事出偶然。未做理會。等我飛落峽中。查看那五隻木舟的動靜。忽聽狗番僧邪咒之聲。隨風吹到。我恐和上次一樣。中了道兒。大哥二哥。不會同來。無法抵禦。那聲音又若遠若近。頗似有心叫陣。祇得回洞送信。敵那兩個難娃。不難。如若二狗番僧在此。不先將他制住。到時定要作梗。我聽邪咒來路。就在下流頭崖後一面。二狗番僧。

定在那裏。設壇行法。難得大哥法寶。已然煉成。二哥又有防身之法。趁此時候。還有餘空。最好尋去。出其不意。用黑狗釘。先破了他的妖幡。五人合力。將他除去。以報前仇。豈非絕妙。即便他精於遁法。除他不了。也必將他驚走。免得臨期誤事。爲首一個道。你把事看得太容易了。這廝不比難娃易與。如真在此。不和他見個高下。也是不行。反正有我沒他。去是要去。只大家不可輕敵大意。須知我們。只仗黑狗釘。是他尅星。他那邪法。委實不弱呢。至於你說他設壇之處。離此甚近。却不一定。狗番僧來去神速。頃刻千里。今晚用意。如和我們一樣。必知細底。如設近處。不怕機密洩露嗎。來時我還防他先已到此。適才細查。尙還未到。我們飛行無聲。再將那點微光隱去。他決難以防範。速行爲是。說罷。各將身一縱。星光略一明滅。無影無蹤。適才番僧。隨即現身。手又掐訣。朝上揚了一揚。傾耳來路。似在諦聽。隔不一會。忽聽遠遠傳來。兩三聲炸音。番僧倏地面轉怒容。縱身一躍。化爲一股烈焰。其疾如電。破空飛去。緊跟着呂璟也現身出來。滿臉俱是喜容。走到卞明德身前立定。將手朝外一指。滿崖青蓮湧處。番僧所埋伏的十八名神將。全數出現。各自招展旛幢法器。烟光飛揚。趕將過來。呂璟暗中早有準備。左手揚處飛出一片五色烟幕。朝衆神將。當頭罩下。右手取出一面令牌。連連晃動。衆神將想似知道利害。急於脫逃。各自往上一躍。紛紛脫體而起。雙方動作都快。這些附身神魔。剛脫人體飛起。未及變化遁走。那面光網。早電捲一般。分佈開來。往下一罩。全數網去。呂璟再揚法牌。朝上連指。連光網帶神魔。一齊由大而小。晃眼縮成拳大一個五色絲

網落將下來。呂璟一手攔走。番僧附身神魔一收。那十八名壯漢也俱還了原形。如醉如癡。呆立當地。呂璟隨將卞明德喚出。說道。番僧吃我暗中行法調開。如今正和五妖人死關。少時必要一同走來。他邪法已破。那有相神魔。吃我收禁在此。急切間除他不了。這類魔鬼。通靈變幻。雖被禁住。仍要防他脫逃。我須對敵。無暇兼顧。現將他交你。懸空提在手內。不可使其沾土。另給你這面法牌。如覺此網。忽輕忽重。或是網中震動。把握不住時。可將此牌。在網外輕拍。便即安靜。千萬謹慎。以免逃走爲患。還有這十八人。尙且昏迷。此時救醒。愚人無知。諸多不便。你可提網。仍回原處。我將他們。藏向崖後僻處。即來。我有一生平至交。死在這二惡手內。今日如此得心應手。均出凌真人之賜。等藏完這些人回轉。再將凌真人所賜靈符化去。大功便告成了。卞明德見新拜門不久。師父便付以重任。又驚又喜。仔仔細細。將網牌接過。依言回坐。呂璟隨將十八名壯漢攝走。一會回轉。重向卞明德叮囑道。徒兒好生戒備。凌真人靈符。一經焚化。立生妙用。這裏外人便難存身。我二次隱身。非等二惡到來。任何緊要的事。我都不能出現了。說罷。由身畔取出一符。手彈處。飛起一點火星。射向上面。那符立即化爲千萬絲金光。佈滿崖上。略閃即滅。呂璟又復隱去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從呂璟到起。以及番僧和五妖人。先後行法佈置來去。共總不到一個時辰。卞明德一手緊握法牌。一手提着那收去番僧神魔的五色小絲囊。回到原處坐定。那五色絲囊。大才數寸。這時光煙已斂。直似一團輕雲軟霧。五色氤氳。變幻明滅。也看不出裏面所收神魔形影。祇是十幾點紅綠星。

光螢火蟲一般。在裏面閃爍飛舞。毫不停息。絲囊提在手內。本是輕若無物。看着看着。倏地重量驟增。往下一沈。如非卞明德事前小心戒備。囊上絡索。緊挽指上。一覺有異。慌不迭將法牌往上拍去。幾乎脫手墜落。就這樣手指還勒得生疼。身子也幾乎隨手歪倒。法牌拍後。囊才回了原樣。不多一會。又生變相。時而往上輕舉。似欲向空飛去。時而內中星火。突放光明。上下跳擲。似欲脫網而出。那囊也隨同暴漲。煙光煥發。似這樣發生了好幾次。俱經法牌一拍。便即寧息。最後卞明德在百忙中。瞥見適才所見那片輕雲。逐漸展開。佈滿了大半天。月光不時出沒。隱現於密雲之中。淡無光華。山風漸作。下面峽中。江濤澎湃。擊石有聲。估量時辰將至。神魔神通變化。伎倆百出。防不勝防。稍一戒備不周。定被遁走。初受師父重任。惟恐失誤。見神魔變相。任怎劇烈。法牌拍上去。囊內一陣火焰閃過。立即寧息。重回原狀。心想等他有了變相。再用法牌制他。萬一出什奇怪花樣。湊手不及。如何是好。爲求穩妥。便將法牌向囊中連拍了十幾下。跟着囊內火焰。便態態閃躍起來。那二三十點星光。先還在火焰圍繞中。跳擲逃竄。無如網中之魚。何處奔避。拍到十下以後。火焰越強。星光漸覺無力。最後直和死了一般。浮沉火焰之中。光色也極暗淡。小如半麻。不用目力細看。直看不出。迥非先前精光閃爍之狀。卞明德也想起。師父祇說有什變故。再用法牌制。未命連拍。這樣拍法。是否有礙。心中躊躇。便停了手。經此連拍。囊中魔光。更無動靜。卞明德料知神魔受了重創。不敢再舉。心中略放。耳聽風濤大作。覺着面前景色驟暗。抬頭一看天上。業已陰雲四合。不

見絲毫星月影子。祇有電閃似金蛇一般。在雲邊掣動。電光閃處。照得濃雲。山岳一般。密層層簇湧滿天。風是越來越大。上面拔木揚塵。下面洪濤怒湧。灘聲如雷。殘枝亂幹。舞空擦地。捲走不息。千里江峽。齊作回音。萬竅怒號。震撼峽壁。似欲崩頽。令人耳聾心悸。比起適才妖風來勢。又是不同。方幸身在法圈以內。風吹不到身上。倏地眼前金蛇亂竄。震天價一個大霹靂。打將下來。風便小了許多。跟着稀落落一叢雨點。打向地上。滴嗒嗒。響不片刻。由疏而密。雨點也越來越大。直似銀河決口。自空倒灌。嘩嘩刷刷。連同江聲灘聲。響成一片狂喧。那迅雷霹靂。更一個接一個。挾着電光雷火。打將下來。聲震天地。山勢陡峻。除臨江一面。有大片平地外。後面還有崖嶂矗立。水自崖頂。化爲大小瀑布。爭先噴墜。黑影裏看去。直似無數大小白龍。沿崖翔舞。地上石多土少。無什蓄水之處。雨只管大得出奇。水僅一二尺深。勢絕迅疾。再吃高處飛落下來的狂瀑一催。化爲驚湍急浪。挾着風雨吹折的沙石樹枝。齊向崖邊駛落。直墮江中。又添了無數威勢。有時電光閃過。照見滿地波光流走。疾如奔馬。眼神一花。彷彿連崖都要飛去。端的聲勢猛烈。從來未見。方自駭異。忽見前面暗影中。有一股金光霞彩。自江峽之下。透過兩面峽崖。朝空湧起。跟着便見兩道十來丈長的灰黃色光華。由對面危崖。朝那金霞起處。電射而下。方料靈姑等來了對頭。兩道青虹。已自峽中飛上。迎着那兩道灰黃色光華。就在兩岸空處。時上時下。時隱時現。往來馳逐糾結。爭鬪起來。正看得起勁。面前光華閃處。番僧金獅神佛。倏地出現。周身青紅光華圍繞。滿面俱是激忿之容。才一

現身。首將旛幢搖動。手握戒刀。口誦梵咒。正待行法施爲。烈火襲裝上。所佩金環。忽然發火。番僧似乎吃了一驚。略一尋思。面上又轉獐容。嘴皮微動。回手戒刀。朝環上擦了兩擦。隨聽遠遠嘆息了一聲。番僧越似情急。把牙一挫。旛幢搖處。旛頂上飛落一朵青蓮。番僧縱身躍上。青光幢處。包沒全身。一齊隱去。也沒見往下飛落。祇一晃眼功夫。忽見峽中銀光上映。跟着便見番僧。現了身形。周身仍是青紅光華圍繞。自峽底直飛上來。到了崖頂。手指下面。切齒怒罵。那銀光隨卽斂去。遙聞鄧八姑口音。在下喝道。無知妖番。你那有相神魔。早被對頭收去。眼看劫數臨頭。還敢猖狂。上面自有人來除你。我不趕盡殺絕。你有什么法力本領。祇管施爲罷了。番僧聞言。忙誦梵咒。手中掐訣。朝先前埋伏之處。連指幾指。並無動靜。知道不妙。不由急怒交加。不顧得再向下面還口。大喝何人在此。敢與佛爺作對。一面圓睜怪眼。四下查看。將手中旛幢。不住搖動。立有千百道青蓮火焰。四外射去。滿擬敵人卽便隱身在側。也藏不住。非出不可。誰知一任喝問施爲。終無回應。急得暴跳如雷。一面急誦梵咒。一面用戒刀向金環連擊。口氣雖仍凶橫。神情已現驚慌。同時上面江峽中。金霞越益濃盛。上燭霽漢。當頂天空中的黑雲。都被幻映成了烏金霞彩。加上十來道青黃紅白光華。在峽中飛舞盤旋。照耀崖岸。麗影揚輝。遙望對崖。常有人影出沒。這邊只番僧一人。在青紅光焰圍擁之下。獨立雨中。四顧張皇。光焰照處。纖微畢現。越顯得風狂雨驟。聲勢浩大。下明德手持絲囊。隱身圈內。囊中神魔。自經適才法牌連拍。微光呆滯。久已不見動靜。因見風雷暴作。暴雨排空。

奇光異彩。閃耀天地。驚心眩目。畢生未覩。未免看出了神。雖覺番僧利害。有相神魔。是他至寶。被人收去。必不干休。但幸八姑隱身法神妙。敵不能見。囊中神魔。又無異狀。便不怎在意。仍是向前注視。待不一會。番僧見峽中金霞越感。料知金船已被金蛛。吸出水面。下有強敵。不能前往。這裏更將有相神魔失去。可恨是一任施爲。敵人祇不見面。明知隱伏在側。連用惡毒禁制。施展法寶。全無效用。敵暗我明。不說受了暗算。還須行法護身。由不得手忙脚亂。焦急萬狀。心料敵人。早伏陷阱。此時不出。必是知道自己。精於小金剛不壞身法。除了兩件佛家異寶。祇有女殃神鄧八姑的雪魂珠。能以尅制。現時敵人異派仇敵。來了多人。須仗此珠防護。不能分身。欲俟取寶事完。再仗雪魂珠。合力來攻。再延下去。凶多吉少。其勢又不能將師兄弟二人多年心血煉就。關係成敗的有相神魔失去。這還幸是事前慎重。三十六相神魔。祇用了一半。否則神魔與元神息息相關。無殊身外化身。敵人既能收伏。必知禁制。如再用佛家真火一煉。此時已無幸理。這次失挫。竟連晶球視影。都未全現。可見利害已極。正急躁間。瞥見身佩金環。連閃光華。不禁把心一橫。立將舌尖咬破。張口噴出一片血光。往四面飛去。一閃不見。卞明德猛覺手中絲囊震盪起來。勢絕猛烈。嚇得把手一緊。慌不迭將法牌。照前連拍上去。勢雖大減。依然跳動不休。不似起初有什變動。一拍即止。卞明德不敢怠慢。一面將法牌向上連拍。一面定睛注視。祇見囊中魔光。齊都變成了血紅色。在火焰圍繞之下。凍蠅鑽窗紙一般。往來跳擲。急遽非常。法牌略爲停拍。手中分兩。立即驟增。手指已被

勒得紅紫漲痛，百忙中偷眼一看，番僧業已打坐在地，口誦梵咒，密如串珠，知出全力相抗，正就心囊中魔光，會不會被他脫去，倏地一道火焰，由暴雨狂風中，自空飛墮，落地現出大番僧麻頭鬼王，急匆匆四外，連看連查聽，在身旁轉了一轉，才對金獅神佛說道：師弟急速停手，不可冒失，我們有相神魔，已被敵人用昔年神尼優曇的青魚籃收去，並有一面文殊勅令，從旁剋制，敵人現將此網，交與一人看守，道行本極淺薄，無如他有峨眉派獨有的隱形護體之法防身，除非真個與他一拚，不能近側，想將神魔奪回，更是萬難，似你這樣強來，神魔反要因你受傷，想是劫數臨頭，晶球視影，竟會晚了半日，致被敵人用怪叫化凌渾的障形幻跡之法瞞過，好些先機，俱未看出，否則我已知道此事，凶多吉少，用金瓊傳音，將你強行催回，何以到頭，還是受人慫恿，遭此挫折，適才你和查山五鬼，互相拚鬥，我已疑心受人愚弄，偏生五鬼近來妖法大進，又有妖釘利害，我須主持行法，不暇分神查看，後來你追五鬼逃散，默運玄功，潛心觀查，才知中人暗算，你已回到此地，仍在妄想奪取金船中的靈藥異寶，當時本要趕來，繼一想，敵人對我深仇大恨，已非朝夕，此次用盡心機，羅網周密，如不將退路準備，冒然趕來，不特徒勞，輕則受傷，重則失陷，強敵環伺，事須機密，又不便顯露痕跡，所以你連用金瓊告急，我祇故作力窮智竭，一味戒你不可妄動，我已準備停當，法壇也已撤去，為今之計，祇有兩策可行，敵人現時乘我無備，佔了上風，轉敗為勝，已不可能，他和我們結仇，原為他那心愛女子花無邪，那年與我們爭鬪被殺，偏強固執，寧受磨折，不肯

獻出所得寶物禪經。致將他元神搶去。禁在我們後海泉眼之中而起。此時除了放出此女原神。他也放出神魔。與他講和。便是豁出我們損傷一些道力。多受數十年辛苦。捨了被陷神魔一走。日後再行報仇。此外更無善法。敵人隱身。就在近處。這些話。必被聽去。但是我們勝雖不可。退却容易。你看如何。卞明德方覺番僧當敵發話。毫不避諱。好似有心探詢對方意旨。金獅神佛。已暴怒道。花無邪那狗了頭。何等可惡。他無故和我們作對。不特將我們到手的至寶禪經。搶前盜去。並還用飛針傷人。本意將他形神。一齊消滅。偏他得過佛門真傳。有心借此兵解。元神堅定。更精諸般禪功。雖被禁制。急切間仍然傷他不了。如今被困後海泉眼之中。已十四年。再有四年。便將他形神化盡。受此大厄。仇恨越深。如何能放。敵人雖多。詭謀。料他也傷我不了。既拚數十年苦練之功。甘捨被陷神魔。也須和他分個高下。就此一走。那有如此便宜。麻頭鬼王。方自勸解。呂璟忽在暗中冷笑道。狗番僧。你們大劫臨頭。還搗什鬼。花道友元神。已有人往解救。少時卽至。我此時不出見你。便是爲了等他到此。親眼見你報應呢。說時。二番僧都在靜心諦聽。呂璟話還未完。麻頭鬼王。倏地手中掐訣。向前接連幾彈。立時便有無數電火烈焰。向前打去。所到之處。山石全部震碎。雹雨一般。四下紛飛。同時番僧右肩搖處。身後插的一面幡幢。凌空飛起。化爲數十丈高大一幢紫焰。朝那發話之處。急罩下去。這才看出番僧。果是誘敵之策。等呂璟一出聲。聽出隱身所在。立下毒手。正驚疑間。呂璟忽在臨江一塊突出的崖石上現身。戟指喝罵道。狗番僧你那魔火。祇能暗算別

的妖人。怎能傷我。這番心機。又白用了。金獅神佛聞言。首先大怒。手揚處。戒刀化爲一道血光。飛將出去。呂璟出時。早放起二片青白二色的光華。將身護住。一見血光飛出。正待用飛劍迎敵。麻頭鬼王大喝。師弟且慢。容我說完了話。再行動手不遲。隨說。一面止住飛刀前進。一面停法。將幡幢收回。笑對呂璟道。道友。你不過爲友義氣。適才我說的話。想已聽明。其實道友和令徒隱處。我一到本已看出。祇爲我師兄弟二人。成道在卽。不願仇怨糾纏。越結越深。永無了時。才未輕易冒犯。不料道友堅不出面。我們又急於解去這場冤孽。特請道友。出見一面。並非有心冒犯。你我以前素無仇怨。雙方現未動手。尙可從長計議。道友來意。和一切佈署。我已盡知。所借法寶靈符。固是利害。但終傷我弟兄不得。當初與令友花無邪結仇。實是他起意爲敵。並非無故相犯。後將他元神禁制。也因他當初出身芬陀門下。得有本門真傳。已成深仇大恨。如若放其轉世。異日必來報復。他又將禪經佛寶得去。轉劫以後。法力更大。昔年除他。已是艱難。怎肯縱虎貽害。迫不得已。暫將他禁閉後海以內。初意原想迫他講和。祇允日後不再爲仇。便卽放走。誰知他竟借此磨煉道力。始終自恃。精於前師所傳禪功。執意不肯應諾。以致延遲至今。道友適說。有人往救。當非虛語。可是我那後海。禁制嚴密。埋伏重重。道力稍差。近前便卽送命。并還與我心靈相通。稍有警兆。立卽知曉。這多年來。不能傷他。無非爲了當初舉棋不定。想迫他吐出所侵盜的禪經異寶。一時疏忽。緩了些日。致被他暗中做下手脚。我祇能給他苦受。如想消滅元神。泉眼和地肺。同時震破。發動地水火

風。周圍千百里。全化火海。不特要傷無限生靈。我們祖傳故居。也成灰燼。爲此奈何他不得。我想能破我法。救他脫身的。祇有限幾人。兩個業已成道證果。餘人都閉關。不再問事。手下門人。決無這樣高深法力。我此時一無警知。可覺甚難。現與道友商量。如肯放出神魔。我便將令友放出。將來報仇與否。任其自便。真要執意相拚。休說傷我不了。令友也脫出無望。即便佔得上風。或將被擒神魔傷害。我必豁出捨却故居。發動禁制。將令友元神消滅。這場大孽浩劫。豈非道友促成。可否還望三思。呂環見二番僧。一個怒目切齒。憤恨非常。一個口中婉言商說。目蘊凶光。雙手全在僧袍以內藏住。料是看出自己防護嚴密。復仇念決。借着說話閉空。暗中安排毒手。便能依他。放出神魔。仍是未必踐言。何況不允。明知利害。但自己擒到神魔。已出意外。憑道力和所借來的法寶。雖可佔得上風。要想除他。却是萬難。更恐花無邪。未出困以前。更恐他情急拚命。豁出兩敗俱傷。好在自己。也正在等候助手到來。樂得將機就計。故作不知。挨延時刻。便等他說完。冷笑答道。花道友能否出困。少時自知。休說你們番狗。素無信義。即便言而有信。你們以前仗着妖法。淫惡橫行。難道就無報應。還有花道友。被你殺死。算他劫數到來。應遭兵解。這多年元神。受你妖法禁制。受盡苦難。莫非罷了不成。閒話少說。你有妖法。祇管施爲好了。麻頭鬼王聞言。竊笑一聲。說道。呂道友。好說不聽。難道我弟兄二人。還怕你麼。隨說。雙手揚起。微微一振。僧衣忽似蟬蛻一般。全數委地。跟着脚底湧起一朵青蓮。身上突放出丈數長一團火焰。將身圍住。復又合掌一搓。朝前連揚。暗中

佈好的邪法。立即發動。平地飛起無數血光碧焰。潮水一般。四方八面。齊朝呂璟捲去。光焰中更雜着千百暗赤色的火球。疾如星飛。到了空中。便自爆散。飛蝗也似。化爲千萬條紫箭。攢射上去。爆音迅烈。密如貫珠。每爆散一個。呂璟便覺頭上。加了許多壓力。知是番僧所煉魔火。雖然事前準備。仗有法寶防身。暗中也頗驚心。口裏仍喝罵道。無知番狗。伏誅在即。還敢暗使毒計。賣弄伎倆。我已四佈羅網。少時花道友一來。你便知利害了。番僧雖見敵人。有寶護身。自恃所煉魔火。專破法寶飛劍。即便對方法力較高。能夠抵禦。也祇暫時。久了仍爲魔火煉化。決禁不住。今日之事。原知難於討好。滿心祇想迫着呂璟。獻出所禁神魔。便即退去。及見魔火發動以後。敵人護身光華。也隨着增強。看不出絲毫介意。尤怪是敵人祇守不攻。并不還手。口裏却說着大話。彷彿操着必勝之權。等花無邪一到。便即還手。一舉成功之狀。暗忖自己所煉小金剛不壞身法。除了兩三個佛門中的對頭。持有降制之寶。休說似敵人這等散仙一流人物。便各正派中長老。也未必能以奈何。還有後海水洞泉眼。因花無邪死時。元神已有功候。法力高強。不比常人魂魄。尤其遭劫被禁。先已算定。事出有心。一切均有佈置。稍一不慎。便被逃出。反受其害。關係太大。爲此設有三層惡毒禁制。按說外人。決難侵入。敵人却說得這麼十拿九穩。心中雖然驚疑。無如那手持法寶。看守神魔的。明知是個常人。偏會用盡方法。查看不出藏在何處。下手不得。又不甘心捨棄自損功行。幾番尋思。終覺後海禁制。心靈相通。微有動靜。立即感覺。此時毫無朕兆。敵人好似一面想頭。到是鄧

八姑的雪魂珠利害。專破魔火。自從拜在峨眉門下。重煉之後。越加神妙。與之爲敵。好些吃虧。少停取寶事完。必來助戰。怎麼好佔上風。事已至此。祇有乘其未到以前。用全付功力。將敵人制住。才可救回神魔。再如延挨。八姑一到。自己便須專敵雪魂珠。師弟一人。更難獲勝了。主意打定。把心一橫。隨即施爲起來。番僧所煉。先後天三十六相神魔。本有無窮變化。先那一半。功後稍差。又因要假借人力。附在那十八壯漢身上。受有禁制。番僧事前茫然。無人主持。不能完全發揮威力。呂璟得了怪叫化凌渾指教。深知降制之法。所以出手成擒。這時二番僧。全都在場。神魔可以隨心變化。靈效大增。呂璟便有法寶。也降制不了。何況不在手內。呂璟也知神魔。被番僧看見。稍有疏忽。即被收回。弄巧還連寶奪去。難得八姑隱身法奧妙。番僧不特難破。明明近在咫尺。竟看不出。神魔收了一半。先佔上風。正好等他時至伏誅。急於還敵則甚。便照預計。靜以觀變。一任番僧惡言好話。軟硬兼施。祇在寶光護身之下。不去答理。正相持間。忽見二番僧互看了一眼。各自掐訣一指。通體青紅光華。似電一般。亂閃了一陣。平空飛出十八朵斗大青蓮。緊跟着每朵蓮花中間。冒起一個猙獰惡鬼。也似石火電光。全身湧現。立即隱去。却有一片青紅色。薄薄一片。淡烟露般輕綃。飛到呂璟身前。當頭罩下。身外的魔火焰光突然暴盛。來勢迅急異常。呂璟猛覺護身寶光。受了重壓。似被一種大力。緊緊束住。重如山岳。動轉不得。身在光內。雖還無害。可是經此一來。護身寶光。漸漸減退。大有相形見絀之勢。時候久了。必定不支。有心施展。先前埋伏。又恐時還未至。萬一二惡。

逃走一個。貽患無窮。不敢造次。正自舉棋不定。二番僧見呂璟爲魔火血焰所困。並未有什么抵禦之策。神情也似先前那麼鎮定。料知本領止此。心中越放。一意加緊施爲。更不再計退路。這時迅雷風雨。仍未停歇。江峽中正邪雙方。各有多人。酣鬪正烈。番僧所放魔火。緊圍呂璟。又在繼長增高。上冲霄漢。與峽中的精光寶氣。交相掩映。滿空陰雲。都被幻成異彩。雨和銀箭也似。由陰雲中。斜射下來。奇光耀彩。麗影浮空。匯爲奇觀。卞明德隱身在側。將那法牌。緊壓在絲囊之上。目注前面。知番僧邪法利害。屏息靜立。連口大氣都沒敢喘。先聽呂璟語氣拿穩。心頗忻幸。及見番僧情急。放出神魔。反客爲主。敵勢驟強。不由大吃一驚。無奈法術淺薄。愛莫能助。萬分憂惶。無計可施。便在暗中默禱。祝告仙尊早臨。助師尅敵。猛見二番僧四手齊揚。咬破舌尖。張口一噴。又發出大片暗赤色的血光。飛向前去。呂璟好似知道難敵。手指處。護身寶光。剛將那百丈魔火。盪開了些。恰值番僧新噴出來的血光。奔濤電捲飛到。與原有血焰紫箭融會。狂壓下去。焰光又增強了兩倍。呂璟護身寶光。隨即大減。往下一沉。看去更爲縮小。僅剩薄薄一層。將身護住。神情直是狼狽。卞明德心料師父。危機瞬息。關心太過。由不得愛呀了一聲。自知失口。方恐不妙。番僧果然聞聲回顧。朝卞明德這面。看了一眼。手揚處。先是一片青紅色的雷火焰光。打將過來。絲囊也跟着有些震動。卞明德以爲非死不可。一時情急拚命。便將手中法牌。猛力朝絲囊。連打下去。才打一下。雷火已是飛近身前。落地爆散。聲如霹靂。勢頗驚人。祇爲仙法禁阻。燒不到卞明德的身上。二番僧俱都急於

收轉失陷神魔。心神一分。呂璟便稍鬆動。卞明德見狀大喜。心想反正行藏已被識破。怕也無用。好在仙法神妙。不能傷害。樂得就此罵幾句。分去他的心神。還可向師父略表心志。便高聲喝罵道。無知番狗。你上了我們當了。你自恃妖法高強。可知我們受了仙師指教。知你要強佔廟宇。利用愚民。行使邪法。早在你行法的石台之下。埋有一道靈符。那符乃峨眉齊真人所賜。專一迷亂妖人心智。當你上台行法之際。我雖被你禁閉室內。仍可知法施行。那符自在暗中變化。發生妙用。你們今日。正該遭劫。所以我師父那等說法。你仍執意在此等死。休說我師父。道妙通玄。法力無邊。使我這區區末學新進。現時正用法寶。除你那十八魔鬼。與你相隔。不過十丈。你可能侵害得分毫麼。二番僧先見雷火。朝發話之處。亂打了一陣。巖石地皮。祇管粉裂紛飛。敵人終不現形。看去那一帶。又都打到。怎會無功。因恐敵人有隔地傳聲之法。聽去在側。實則用以誘敵。人在遠處發話。欲下辣手。又恐徒勞分神。便宜呂璟。緩和危機。方在尋思。卞明德這一發話。正合心意。同聲怒喝道。你便是廟中小道士麼。我們當你好人。原來是仇敵黨羽。暗算我們。晶球爲你邪符所污。怪不得視影時。明晦無定。看不真切。今日佛爺不叫你身化灰煙。形神皆滅。惡氣難消。說罷。手搖幡幢。將手一揮。圍攻呂璟的血焰魔火。便分出一半。如潮水一般。湧將過來。卞明德聞言。以爲禁法可阻。任什妖火。不能傷害。正想還口喝罵。猛聽彩蓉在空中大喝。魔火難敵。快隨我走。跟著一道青光。自空飛落。直投圈內。挾起卞明德。破空飛起。番僧魔火。也是飛到。見狀大怒。一指魔火。往上追去。彩

磬原因番中事情將完。嘗見衛翊。正與一異派妖人苦鬪。恐他又來糾纏。意欲暫避。剛到上面。便見番僧。正朝下明德喝罵。知道魔火利害。下明德一個凡人。沾上必死。八姑隨身法。雖有防身禦邪之功。也禁不起魔火猛燒。救人心切。竟不顧及利害。猛的將遁光往下一沉。聲隨人起。挾了下明德。便往上飛。原意江峽咫尺。祇一逃到峽中木船之上。立可脫險。二番僧剛看出敵人藏處。因是佔地甚小。禁法神奇。表面似在雷火之下。其實並未擊中。事出意外。如非出聲答話。自投羅網。幾被瞞過。知道尋常法術。難以傷他。急於救回。被陷神魔。竟連呂璟都未暇顧及。忙將魔火移來。方擬手到成功。忽見青光飛落。將人救走。如何不急。尤其金獅神佛。昔年爲了彩蓉。與妖鬼徐完結仇。幾受重創。恨之刺骨。一見是他。分外眼紅。一聲怒吼。雙雙各催魔火。急追上去。彩蓉那知二惡多年魔火。神速如神。比遁光要快得多。身子飛起。猛覺暗赤光華。由後罩來。後心似有涼氣襲到。跟着一個冷戰。知道魔火已然沾身。轉眼神智昏迷。所有自己人均在下面江峽之中。不及應援。一面加急飛逃。暗忖我命休矣。這時人已飛抵峽邊。後面魔火。星馳雷掣而來。二番僧因隔江峽太近。遁光迅速。晃眼到達。惟恐彩蓉縱落。被八姑等人救去。再想奪回。所失神魔。更是艱難。一面催動魔火血焰。一面捨了呂璟。飛身追去。彩蓉已覺頭昏眼花。遁光失御。眼看危機瞬息。猛聽對面大喝。姊姊莫慌。待我敵這番狗。同時一道青光。比箭還急。逕由身側飛過。彩蓉知是衛翊。冒險來救自己。剛喊番狗利害。翊弟不可輕敵。倏地人一迷忽。連同下明德。齊往江中墜去。這裏二惡眼看追上。

正待用拿雲手法。連人攝走。忽見青虹電射而來。將魔火阻住。所追敵人也到了江峽上空。朝下飛墜。如何不恨。正待朝衛翊。施展毒手。又聽空中一聲清叱。滿天迅雷風雨中。忽然一幢金光。魔輪電射。直飛下來。一到便直朝那滿天魔火中飛去。衛翊本知魔火難敵。又關心彩蓉墜落。高喊一聲。多蒙道友相助。容圖後報。隨說撥轉青光。便往江峽中飛去。卞明德原被彩蓉挾持。當魔火追來時。心想手中法牌。既能降魔。也許能夠抵禦魔火。忙即回手。向後揮動。法牌遇上魔火。立發出一片灑灑的寒輝。將魔火擋住。因此未被魔火打中。祇惜稍緩一步。彩蓉業已沾了一點。人漸難支。卞明德原會旁門法術。一見彩蓉墜落。下面江峽中。光華如無數龍蛇。糾結亂竄。彩蓉的手。還緊抓自己的臂膀。知道利害。百忙中。猛生急智。一面甩脫彩蓉的手。一面回手。反抓彩蓉的肩膀。運用玄功。逕往斜刺裏飛去。方欲由劍光叢中乘隙穿過。飛到江心木船上去。與靈姑會合。女殃神鄧八姑。正和一個妖人惡鬪。剛剛得手。待向女崑崙石玉珠助戰。一眼瞥見彩蓉。去而復轉。同了卞明德由空下墜。這時各妖人。雖然死亡大半。還有幾個極強的。與武當七女。苦戰未退。恐有疎虞。一縱銀光。忙即趕上前去。衛翊已先飛到。一把由卞明德手裏。將彩蓉奪過。道聲諸位道友。行再相見。聲隨人起。破空飛去。八姑見是衛翊。早在意料之中。也就沒有攔阻。靈姑老遠望見。因要守護木船。不得分身。正乾看着發急。忽見金光耀空。自上直下。正是楊瑾。手執法華金輪。放出百丈金霞。魔輪電旋。所到之處。衆妖人紛紛驚竄。各收飛劍法寶。破空欲遁。鄧八姑見楊瑾一來。知衆妖人。

伏誅在卽。忙將身飛起。與雪魂珠合而爲一。化成一片銀色光幕。罩向峽頂。衆妖人去路。全被阻住。無法脫身。重又怒吼。返身拚鬥。那如何能是楊鄧二人對手。上有雪魂珠。下有法華金輪。更有武當七女。新自元江得來的彩霓鍊。和各人的飛劍法寶。四面合圍。上下一齊夾攻。不消頃刻。全數伏誅。一個也未逃脫。同時雷電暴雨。也漸停止。江中金船。因在元江兩次出水。被鄭顛仙將廣成子的禁法。破去十之八九。威力大遜。這次用的。雖是小的。一隻金蛛。比前兩次吸取。容易得多。經彩蓉靈姑二人。照着顛仙所傳。如法施爲。不多一會。便在暴雷雷雨中。浮上江面。當晚所來外敵。好些都是元江漏網的妖人。深知細底。祇爲設法將船吸起。知道顛仙命人來此。意欲等船出水。再行上前搶奪。湊個現成。以爲顛仙和各派長老。均在青城山金鞭崖。用九疑鼎煉寶。不能分身。所派門人。末學新進。能有多大法力。金船一現。各從隱處現身。紛紛上前劫奪。誰知對方早有埋伏準備。靈姑首用顛仙靈符。擲出萬道金霞。將衆妖人阻住。跟着女殃神鄧八姑。和武當七女。各自現身迎敵。衆妖人中。除了緬甸老鴉冲的女神巫任素蘿。祇有查山五鬼。和青海二番僧利害。偏生五鬼和二番僧。沒到時候。便吃呂璟。用怪叫化窮神凌渾所傳靈符仙法。引向遠處。爭殺了一陣。直到風雨大作。雙方才行警覺。恐誤劫寶之事。五鬼首先行法遁走。番僧也未窮追相繼趕來。可是雙方經此一來。各傷了好些法寶。查山五鬼。損失更大。減却不少伎倆。吃五當七女。分出五人。各敵一個。金獅神佛一到。便吃鄧八姑。用雪魂珠驚退。滿意誘敵上崖。行使先前埋伏。不料早爲呂

環破去。有相神魔。關係番僧成敗。急於奪回。就此被呂環絆住。不能再顧劫船之事。下餘還有七八個妖人。法力俱都有限。石氏雙珠。足可應付。最利害的女神巫任素蘿。又吃八姑敵住。於是一個也上前不得。靈姑便遵師命。由彩蓉守護金蛛。用靈符護身。自上金船。從容將寶物。取到手內。這兩件餘寶。俱各藏在一個形式奇古。滿刻符篆的玉匣以內。通體渾成。並無縫隙。靈姑知難開視。瞥見船中玉案上。還有一件似鐵非鐵。入手發沈的寸大圓球。心想師父前次上船兩次。雖未提說有一此物。但是前古真仙所遺。就非至寶也。非常物。隨手揣向法寶囊內。還在觀望留連。船頭金霞。忽似風捲殘雲一般。分散開來。隨見一條青濛濛的光氣。穿霞而入。船雖出水。通體仍有金光霞彩。層層圍繞。更有顛仙太乙神火阻隔。靈姑因有靈符護身。才得出入。知道自己人。不會走進來的。又是一條從未見過的青氣。料是外敵侵入。匆迫中。沒等來人現身。便一指飛刀。化爲銀虹。飛上前去。滿擬飛刀仙傳神物。百邪不侵。敵人縱不立斃。也必可以敵任。誰知銀光才閃得一閃。便被青氣裹去。心方驚惶。青氣斂處。來人已是現身。說道。我非敵人。道友不必動手。免傷和氣。靈姑定睛一看。正是在江神廟攝走浪生的少年。銅榔島天癡上人。第九弟子景公。望。知他爲了金船之事而來。爲了浪生被攝。本就有些不快。再加年青好勝。初次失挫。一照面。便被人將與身相合的飛刀失去。好生難過。暗忖這人太不通情理。既非外人。何必如此賣弄。給我難堪。寶物取得大功已成。深悔不該留連。遭此挫辱。正要答話。一眼瞥見。那口飛刀。已回原形。化爲一柄小匕首。精光湛

湛。托在景公望的手上。越發有氣。心想等他反還。更是沒臉。急忙答道。我不知是景道友。致有冒犯。道友元磁真氣端的神妙。師命已完。此船任憑道友處置。恕不奉陪了。說罷。不俟答言。暗運玄功。將手一抬。飛刀立時脫手飛回。與身相合。化爲一道銀虹。在彩光圍擁之下。盪開船頭金霞。番掣飛出。景公望見靈姑。面有愠色。知是收他飛刀引起。暗忖你那飛刀。何等利害。才一照面。便下毒手。我如非事前戒備。將刀收去。焉有命在。這也怪人。無如師父曾有嚴命。不許與各正派門下結嫌。意欲喚住。解說明白。

